

#10

+2522

# 辯證法的邏輯

德國狄任著  
柯柏年翻譯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 辯證法的邏輯

德國狄任原著  
柯柏年翻譯



上 海  
南 強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1929 6 1 付排

1929 7 3 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實價七角

## 譯者序言

本書原著者狄任 (Josef Dietzgen) 是一個製革工人出身的哲學家。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九號生於德國之勃蘭肯堡 (Blankenberg)，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七號卒於美國之芝加哥。他底哲學的著作，在今日已成為辯證法的唯物哲學之古典的名著了。

在一八八〇年，因經濟的壓迫，他就把他底長子佑仁 (Eugen Dietzgen) 送往美國去謀生計。他每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寫一封信給佑仁。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之間，他寫有兩組論邏輯的

信給他，一是論哲學的，一是論經濟學的。此書就是集他底論哲學的信而成的。

本書原名爲“論邏輯書”(Letters on Logic)，副題爲“特別地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Especially Democratic Proletarian Logic)。因爲牠底正名不能表達此書底精義，而副題則嫌太長，故我把牠改爲“辯證法的邏輯”。

我是從英譯重譯出來的。所根據的英譯本是：Dietzgen's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Revised Translation by W. W. Craik, Centenary Edition, 1928, Charles H. Kerr & Co. 誤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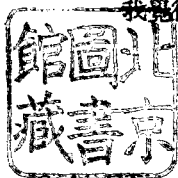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號譯畢後自序

# 1

親愛的佑仁！

你現在已達學生進入大學的年齡了。他們在大學，不管所擇取的職業是法律，醫學，或神學，都照例先選讀邏輯。他們謂邏輯是一切學問之基本科學。現在你就可知道他們是把學校與生活看做二種分離的東西。我欲你注意牠們底關聯。我們在學校中也生活着，而我們也從生活學習着。我欲把你底橫渡大西洋之旅行，當爲你底初進生活底高等學校之冒險，而我現在就做你底邏輯教授。

我覺得很勝任這種職務。我雖不很懂拉丁文



和希臘文，我依然覺得有能力好引導你達邏輯科學底深處，比一個依照最受人稱讚的模型養成和任職之德國教授還要勝任。你會承認這類的事是可能的。因為一個懂得一點的人，解說他所懂得的一點，也許比一個腦子裏擠滿着官家的學識（Official Wisdom）底規定的貨物之人，還要省力些和有效些。

你很幸而在德國的中學校讀有七年書。既然你底教員在你離國的時候給你一張最優的文憑，我就很可以視你不僅有資格好進入美國的生活底高等學校，但也有資格好來理智地聽我底邏輯的演講了。

但為欲使我底具有良好的訓練的學生不輕視他底自學的教師，我就指出這點事實：連一個受過廣博的教育之人，他對於某些專門的學問，也一定還是個門外漢；在別一方面，一個對於好多事情完全不懂之人，他對於某一專門的學問，也可能懂得比以前的科學所理會的還要多。現在我在這裏就

說我所具有的關於邏輯的智識，是多於從這一部門的專門文獻所能找到的。我底親愛的佑仁，我具着一切應有的謙卑而說出這話，並不是爲欲誇耀我自己，但是爲欲使我底爲師的職務具有相當的威權並欲鼓起我底學生之信任心。

是的，我重視信任心。你雖知道我是一個絲毫不顧威權的民主黨人，但你也將知道我是一個辯證法之畢業生，他可讓浴盆中的水流盡，但還緊握他底兒子，不讓他給水帶流出去。對於兒童以及在兒童時代的國家，不能沒有威權，而對於教員，不管他是教兒童或教國家，則不能沒有適度的鼓勵信任的空氣。學生一定要先相信他底教師底學識，使他注意教師所講的東西並且願意去學。到後來，學生已理解了該種學問，一切的威權就用不着了。這種受人何等頌揚的威權，是受時間底破壞的潮流 (The destructive stream of time) 所支配，受歷史的行程 (historical process) 所支配。

從前的人類，常被預先存有的觀念引誘去崇



拜暫時的東西。這種企圖，被利用去保護一般的威權，以及某一王位或某一教壇，使牠們不受時間底攻擊。會滅亡的東西與不會滅亡的東西之間的關係，常很爲人所誤解。現在，邏輯既然是一種以糾正理智爲目的之科學，我們就將屢屢涉及一般人對於時間(Time)和永生(Eternity)之錯解。

最有名的邏輯學者，被人家責罵他們底體裁太繁難而解說又很不清楚。連語言學者我也聽見他們怨言邏輯之使用難解的外國的名辭。這種非難，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底對象物之過於隱秘，幾千年來的邏輯學家都亟力想把牠弄明白，但都沒有成功；有許多可歸咎於邏輯學者之好用學院的術語之惡習。但最大的錯處，還是學生之情用心。沒有什麼東西是不用心力所能學到的。假如你計及你底將來的發展，你就會認識出基督教對於工作之咒詛〔譯者按：聖經謂因亞當違背上帝之命令吃智慧果，上帝就把他逐出樂園，罰他自己勞作。故基督教以爲工作是犯罪之責罰。〕是不真確的。工

作不能生自罪惡，因為牠是一種惠賜。你會個人地經驗到當體力的或心力的工作做成功之後感覺到何等昂然自得。

我們若不肯用腦力，那末，從科學所得的只是些通常的瑣碎的東西。

假定你是很願意做着必要的心智的勞動的，我答應你我將盡力使這功課容易。我很情願這樣做，因為，我坦然自認，這些信札，不僅是寫給你，還要把牠們發表於報紙，使較多的讀者能夠讀到。

在結束之前，讓我說一說這本書之副名——特殊地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搭利亞的邏輯。你將想道或說道：邏輯是一種具有科學價值的學問，但一種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搭利亞的特別的邏輯。定然不過是一種黨的東西。可是，正如在某門學問中的特殊的成就，同時是學問底一般的增進，正如在某一國的特殊的前進同時是文明底進步，故普羅列搭利亞的邏輯底觀念，並不是黨的觀念，而是一般的邏輯底結果。你會回答道：就使一個支那人

或特殊的思想是很前後一致的和合乎邏輯的，我們還是不稱牠做中國的邏輯。那雖是很真確的，然並沒有針對所爭論的要點。

普羅列塔利亞的諸要求，是依據於‘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的’這個觀念；而這個最終的普羅列塔利亞的觀念，假如我可這樣稱牠，是由這對於邏輯底極綜錯的問題之洞悉所充分地扶助着的。現在，這一個觀念既然統治着人類，牠就定然比中國人的觀念有更多的權利可成爲一種特別的邏輯。而且，產業的發展已使一切的社會關係均齊，簡單，和明顯，我們一天比一天容易以清醒的眼光去洞察邏輯底秘密。最後，邏輯也應得牠底普羅列塔利亞的資格，因爲欲理解邏輯，須戰勝那些維繫資本主義世界之一切成見。

人民底主張，(The people's cause) 並不是一個黨的主張，(A party cause) 而是一切科學底一般的最終的對象。

人民底主張是最終的對象，而邏輯是最基本

的和最抽象的科學，是最終的科學；邏輯學與人民底主張之關係之密切，是和植物學之於植物，法理學之於法律一樣的。德謨克拉西底利益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利益也是聯繫得很密切的。此種聯繫，在美國不很爲人所認識；這是美國底幸運的情形之兆徵，而不是牠底德謨克拉西底科學的智識之兆徵。美國有廣闊的原始時代的森林和草原，可供許多窮人生住，掩蔽了資本與工資勞働之間的敵對，掩蔽了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與普羅列塔利亞的德謨克拉西之間——“德謨克拉西”與德謨克拉西之間——的敵對。但你還缺乏普羅列塔利亞的經濟學底智識，這種智識使你能夠明確地認識出資本主義確正是在這美國底共和的土地上迅速地發展的，並且把牠底兩重的任務——先使人民做奴隸，以爲將來解放他們之預備——一天比一天清楚地露示出來。



## 2

親愛的佑仁!

我寫了第一封信做爲導言，現在將逐漸談及我底題目。

邏輯底目的，是使人類的心智知道牠自己之路途和工作；使心智對牠自己有一種正確的意識。邏輯的研究底對象是思想，是思想底性質和牠底適當的次序。

人類的頭腦之執行思維底職務，與肺之執行呼吸底職務，同樣是不知不覺的。然而，我們能夠用我們底意志使呼吸停止一刻，和使呼吸的動作

加快或漸緩。同樣地，意志能夠操縱思想。我們可擇取任何對象做爲我們底思想底題材，然而我們可迅速地使我們自己相信謂意志底能力與心智底自由，並不比肺當呼吸時的自由，較大或較廣。

邏輯雖負責指定我們底頭腦底適當的地位，然必須記住謂自然經已指定牠底地位了。

邏輯和別的科學一樣，都從平易的經驗底神祕的源泉取得牠們底智慧。例如，農學之目的在於教農人怎樣耕種土地；但在任何農科大學開始牠底演講之前，老早就有人耕種田園了。同樣地，人類沒有聽見邏輯時就已有思維。但他們由於練習去增進牠們思考底先天的能力，(Innate faculty of thought) 他們進步着並逐漸學知怎樣去善用牠。最後，正如農人達到農學，思維者就達到邏輯，明悉思考力之內容，並敏熟思維術之運用。

我說這話時有二個目的：第一，使你不可對這科學太奢望，因爲你不能以任何邏輯來糾正倒亂的頭腦；第二，使你不可太輕視牠，以爲邏輯不過

是學院的字句之賣弄和無用的毫忽之區辨。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在一切的科學中，我們從沒有不藉思考之助而動作的，因我們必藉思考之助，故思考底歷程底性質之理解是極有價值的。

邏輯和別的科學一樣，有牠底歷史。亞里斯多德——馬克斯稱他爲“希臘的大思想家”——是被大家承認爲邏輯底始創者。

古代底古典文化沉沒於野蠻主義以後，近代底初葉時有第一流的哲學家培根(Bacon of Verulam)出現。他底最著名的著作是新工具(Novum Organum)。他以爲新工具是一種新的研究法，牠不應該依據於從前流行的純粹的內省法 (Purely retrospective method)，而應該依據於經驗。在他之後，笛卡爾(Descartes)，或加德秀(Cartesius)——這是笛卡爾在著作中自稱之名——寫他底更加有名的著作，論方法(A Discourse on Method)。我再進而提及康德(Immanuel Kant)底純粹理性底評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和菲虛台(J.



G. Fichte) 底科學底原理 (Theory of Science), 最後地提及黑格爾——他底傳記的作者, 謂黑格爾在科學界的名聲, 是和拿破崙在政治界的名聲一樣卓著。

黑格爾 (Hegel) 稱他底主要的著作爲邏輯, 並且把他底整個的系統建築於“辯證法”之上。你只要看這些哲學的名著底書名, 就很易認識出牠們都是討論着我們所研究的題目, 卽研究心智闡明智識。各時代底大哲學家, 都從事尋求真確的方法, 真理底方法, 都從事研究怎樣使理解和理性成爲科學。

我只欲指示出邏輯是有光耀的歷史的, 並不欲詳細敘述牠底歷史。我不提及宗教的狂熱所發動的壓制和迫害。我也不列舉那些使智識天天擴大之個人的智識的貢獻。我們若企圖追溯牠底歷史, 就一定要討論許許多多辯難的問題和錯誤; 而這不過使初學的人更加不易研究而已。

假如一個工學底教員, 當教及汽機時, 他先

向你解釋這一類底最初的不完善的發明，然後追溯牠底後來的歷史的發展，一直達到現在牠底完善的地步；這是一種教授法，但是是一種可厭的方法。我將試於開始時就以各時代各人民對邏輯所貢獻的最新的智識來討論我底題目。假如我此舉做成功了，那麼，將來當閱讀任何作家底著作時，就很易區別麥和稗了。

我當證實我底主張和示明牠是社會文化底實證的產物時，我能夠不徵引名家底話和不依據什麼權威，因為我們所研究的，是最普遍的無處不有的對象——牠以自身來釋明每一句說的或寫的話。如若我們說及古代或說及奇怪的事，就必須引他人底話來做證。現在，我所欲說的話，有許多也許聽起來是很奇怪的，因為牠是與通常的偏見相衝突的。但欲證實我底話是真確的，所需要的證據，僅是我底學生底坦白，只要他心中沒有什麼成見地研究他自己的經驗，以尋求證據。

邏輯底對象，雖這樣近，然我們並沒有老早就

理解牠，經了幾千年的研究之後，牠還有許多地方爲人所不明白；你看見這種情形，立即就會希奇起來。但你也知道：正如小的事物，常時是大的，而大的事物，常時是小的；故最近的事物，常時是隱秘的，而隱秘的事物，常時是最近的。

親愛的佑仁，我在這封信底開頭答應你謂我將從導言說及本題。但我既然不進入牠底中心，而在牠底外圍兜圈子，你也許會不耐煩起來，故我須證明出我這方法是適當的。使我受這種攻擊的，是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底一種特性。思想有一種特性，即，牠永不是單獨存在的，而總是旁入於別的事物。我所應執住的論點，是思想，但思想之性質使人不能夠執住牠。思維是一件充滿着矛盾之東西，一個辯證法的秘密。

現在我知道我在這裡說了一些你很難立刻就懂的話。但，這不是很常的嗎？當你在第六級開始學拉丁文的時候，你不能立即就會悟字變（Declension）底全部意義。你知道你是在做什麼事，但

你不管全然理解牠。只等到你研究拉丁文底構造較深時，你才明瞭在開始時所學的字變底意義和目的。同樣地，你現在一定要盡你底能力來消化我所說的話，等到你研究邏輯較深之時，你就會從頭到尾地完全理解我底話。我閱讀關於我所不懂的題目之書籍時，所用的方法，是先求得該題目底膚表的見解，先瀏覽許多頁和好多章，然後才從頭重新讀起，以求獲精密的智識。我們對該題目越熟悉，理解底能力就越增加，讀到該書底終末，就懂得牠底起首。這是我所能介紹給你之唯一的正確的方法。

在結束這封信時，我順便說道：研究邏輯之正確的方法之介紹，並不僅只是導言，但，我已說過，也是邏輯科學底題材。



### 3

親愛的佑仁！

我底教授邏輯之任務，需要着二重資格：邏輯家與教師。

教師之職分，使我須把邏輯講得會引動人。所以，許我把教授的體裁與講述故事的體裁聯合在一氣，而在這里就講普德列斯(Gustav zu Putlitz)底一本小說底故事，來做穿插。

某一鄉村底鋼琴家臥於他底臨死的床上。在前一天，他當彈一首讚美歌時把他底最後的精力耗費去了，他彈好了歌就於不省人事的狀態中被

人抬出禮拜堂。他彈了他底傑作，但同時是他底最後的一歌。一個被人蔑視的女伶，用她底鶯似的聲音來和他底鋼琴。但不論是她或他，都不能賺得蠢笨的鄉民之稱讚。

這老人望他底臥室之四面，他底眼睛最先釘視着他底忠心的鋼琴，他底終生的朋友和伴侶。他伸出他底手，但因無力而垂下。他並沒有想欲去觸動鋼琴。他伸出他底手，是好像伸手給一個遠離的朋友。他隨後望着窗外，好像是在追想起現在是什麼時候。他看後就轉向跪於他底脚前之女人。

“可憐的孩子”，他開始說道，“你昨天很失望。當我知道你失望的時候，覺得很痛苦，但我在整夜所聽見的和現在我還聽見的音樂中，我明白了——一切的事。我底女孩，被辱也要喜樂，因為是爲着那神聖的音樂而被辱的，牠所報給與牠底殉道者的，是一種喜樂，一個惠賜，這種喜樂超於所有的痛苦。我終生不嘗遭逢任何較好的運氣，和假如我感謝上帝一直到現在所給我的恩賜，我最先和最熱

誠地感謝他所給與世界的音樂之賞賜，並且他在  
我底最痛苦的時間所很神奇地默示我的。

“我畢生爲音樂而飢寒而受苦，而我爲這可憐  
的會滅亡的火烙之故所得的是美妙的，我底酬報  
是天上的。

“我底父親，是東佛里西亞 (Eastern Frisia) 底  
一個小市鎮之琴師。他底父親曾在同一教堂中任  
同一的職務，和，我想，他底父親底父親也是以音  
樂爲業。音樂是我們底家庭底好幾代的傳家物。真  
的，牠不僅是傳家物，但我畢生撫育牠，高舉牠底  
旗幟。當上帝召我去的時候，我只留下那舊鋼琴和  
我自己所製的樂譜，因爲在一切其他的方面，我總  
是貧的。我可以不這樣做，而我妻也常常責罵我  
這樣做，但她並不理解音樂底惠賜。我並不譴責  
她，因爲上帝之關閉她底靈魂之音樂的耳朵，和上  
帝之關閉我底靈魂之許多其他的耳朵一樣，並不  
是她底過失。可憐的人們，當音樂不在他們底路徑  
上散布美花並以光明來洗滌他們底頭腦時，他們



底生活是何等地孤寂無味呵。但將來必定有一個時候，他們底耳朵會張開來，而上帝將在天上補償他們在地上所失去的東西。

“我們愛好音樂的人，在這里地上就嘗了永久的惠賜底一部，因為那融化一切神經之和諧是永生的生活，而牠底兩翼在這塵世的生活巾扇動着我們——

“你知道嗎，我很知道，而且只有我知道，當靈魂準備離開這會滅亡的軀體而進入這穹蒼底歌中之時候，我知道牠是怎樣的——

“你不理解我，我底女孩，但勿憂愁，你將來也會理解。我將僅只告訴你這麼多的話，而當世人以後苛待你之時，這些話會做你之慰藉。我們，不管是富或貧，不管是倚臥於柔輓的絲墊或倚臥於堅硬的乾草，跑進生活時心中都具着天上的旋律 (Melodies)。我們一朝有氣息，拍子就一朝隨着我們。牠是我們胸中的心底拍子。我們當拍子給我們底感情所擾亂時，好像是失去了旋律，但在愉快的

時候，我們就得回了旋律，然後我們在生命底路途上覺得很安適。”

這老琴師把他底音樂當做偶像。

但對於人心有這麼大的能力的，並不僅止是音樂底和諧。色彩底和諧，以及各種藝術和科學，都具有同樣的能力。連最普通的工藝，最無味的散文，對於金錢之追求，都可占據一個人底靈魂而使他俯伏於牠底偶像之前。誠然不是人人都這樣偏於感情的，並且連富於感情的人也僅只在特殊地感情的頃刻間才如此。還有，我們不能否認那些藝術家，發明家，和探險家所崇拜的對象，是最有價值的和最可崇拜的東西。而且我承認一個人若沒有把他底整個的精神置諸於某一件特殊的事物之中，他就不能有什麼大成就。

然而，你應知道凡能占據一個人底精神的東西，都與一切別的東西同樣宏大，因此，牠同時也是一個普通的對象。我們底意識若沒有經過這種辯證法的濾清，一切的崇拜都是拜物式的崇拜。

那麼，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都可爲崇拜之物這實在的經驗，就應該使你確信除‘萬有’(all)之外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的神，是真理和生命。

現在，這是邏輯呢抑是神學呢？

這是邏輯，也是神學。你若較精細地研究，就會看出：所有的大邏輯家，都很注意神祇(Gods)和神德(Divinity)，而所有的忠實的神學家，都試謀把他們底主張安放於或種邏輯的程序之上。邏輯，照牠底整個的性質說，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編者按：形而上的(Metaphysical)在這里的意思，是包括着心的和物的世界(Mental and physical world)，或包括萬有(All-embracing)。〕

有一羣邏輯學家企圖否認神的境域(Celestial region)與理的境域(Rational region)之間的不能免的關係。他們有一些是因過於着重宗教的感情而這樣做，使高貴的宗教不被批評所分解。有一些是因討厭宗教的罪過，不情願再聽見關於宗

教的話。這兩種人都是所謂“形式邏輯”(Formal logic)底信徒。

這些信奉形式邏輯之人，好比是一個陶匠，他只顧及盤子，壺子，和瓶子底樣式，而不顧及原料。可是，當他塑形的時候，他顯然是不得不把原料塑為形。這些事只在言語上可以分開，在事實上是分不開的。本體(Body)與形式(Form)，有限(Finite)與無限(Infinite)或所謂神界(Celestial Spheres)，物質的(Physical)與形而上的，都同是不能分開的。

邏輯解析思想。但牠所解析的思想，是在現實中的思想，故牠不能不尋求真理。而這真理是在天上呢，抑在地下呢，抑無所不在呢；這個問題就使邏輯家不得不與神學家相接觸。若由於同情或厭惡之故而想避免這樣的一種接觸，都是全然不顧及科學的。

形而上的邏輯，牠底目的在於擴大牠底領域至於永生之界，連天上的邏輯程序牠都要尋求，連

所謂“一切智識底最後的問題”牠都謀求解決。這種形而上的邏輯與形式的邏輯是不同的。形式的邏輯擇定一個有限的區域為牠底研究之範圍，而囿於探求物質的世界底邏輯的程序。這點區別是值得你特別注意的，因為我們底全部的通信之核心，是藏於牠底裏面。

我們研究時，先定下研究之範圍，使不會茫然不知從何著手，不會從事於那些做不成功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實際的方法。但你必須記住實際上的界限並不是學理上的界限，牠們並不是純粹的和簡單的界限，也不是他人的界限。雖然你不能飛入天空，並且可因實際的理由而捨棄去飛機之觀念，但你不能否認人在學理研究上有無限的自由，連在航空之事情上也有這樣的學理的自由，而且你也不會卑小到捨棄去我們人類是具有形而上的——即無盡的——發展之能力之觀念。

## 4

親愛的佑仁！

我在第一封信中，說出我底目的；在第二封信中，顯示牠底珍奇；在第三封信中，指出牠不得不帶著宗教的色彩。現在，我再繼續推論下去。

人民底偉大的主張，以前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爲極少數的人而勞作。這在古代底奴隸國家——在埃及，希臘，羅馬——中最爲顯明。在中古底封建的和基爾特的制度中，大多數人民之被壓迫，也很顯明。現在，這種情況，在東歐，在俄羅斯，土耳其，布加里亞，匈牙利，東普魯士等地

方，比在西方底工業國，較顯著些。在美國最晦，故那里的人民很難認識出他們底被奴隸的狀況。在美國，許多上流階級的富翁，是從平民升上去的，而美國的工業領袖，以勤作來奠定他們底繁富底基礎的，也比歐洲多。故此，眼光短小的觀察者，很易因同情他們在開始時之勤勞，而忘記了他們在終末時之苛酷的行爲，並空想每一個工人都能夠以勤勉和機巧使他成爲富豪。

你或者會問道：那事與邏輯或思維術有什麼關係呢？耐心着！你會承認人類的心智所奮圖之最高的目的，是欲使各國能夠擺脫苦役，災害，和痛苦。你也不會否認思想是達到這高尚的目的之最重要的工具。思想底成就，是可以在文明底結果看出來的。現代底普羅列塔利亞特，連俄羅斯，土耳其，東普魯士底普羅列塔利亞特都在內，享受著這些思想底成。他們之享受，不僅是他們底頭腦受著較好的教育和文化，但他們底衣，食，住也都因智識的進步而較前高尚。

那麼，你就可以看出人民底主張與思想底能力是聯繫得很密切的，而思想底能力底性質，可以用文明底發展底實例來示明牠，正如一隻表的輪機，可以示明那在言語上稱為精神，智慧，知識力，理性……之一種神祕的東西底性質。不過我們必須記住：這種神祕的東西，並不能單純以牠自己來顯示牠，而是僅只與別的東西——不管是文明底歷史，抑是一隻表——聯在一氣時才能把牠顯示出來。那麼，心智的生活，從文明史底鐘表機所顯示出來的，比較從思想底任何產物所顯示出來的，更加有力而且宏大；這是沒有什麼矛盾的了。

我們之探求萬物底聯繫，大都是謀求認識出這聯繫是怎能的，什麼樣式的，和什麼程度的。但在這裡，我們現在暫時不計及這世界底萬物怎樣互相聯繫和怎樣與思想聯繫，而僅只說及思維與物體之有機的聯繫，自然與心智之有機的聯繫。萬物底普遍的相互聯繫，是與一種無識的偏見相矛盾的。這無識的偏見，培養一種謂地球，地上的樹



木，空中的雲和日，是分離的東西之幻想。但欲理解出地球，樹木，雲，和日僅只在這普遍的互相聯繫中才能為那個樣子的牠們，我們須具有一個受過訓練的思考方式，我們必須有邏輯。我記得在一本德國學校課本中，有一篇非虛台底論文，很顯明地指示出：在思維底歷程中，一個無關緊要的對象底紊亂，會致起我們底思想中的世界底全部歷史完全紊亂。我們都很知道一個不熟悉經濟學之人，會把商人不僅為著他們自己私人的利益而單獨地做他們底生意但也是相互聯繫的社會生產底歷程底成員之事實忽視過去。一切的勞働，除了是私人的活動之外，同時也是共同勞働底一有機的部分；這事實是被人所忽視了。正如不懂經濟學之人忽視經濟的相互聯繫，故不懂邏輯之人會忽視宇宙的相互聯繫。

有一滴水。我們看看牠因牠所關聯的事物之不同而大異。沒有某種溫度，牠不能夠為那樣的牠。溫度一變動，牠就將變為冰或變為汽。牠在油

中，依然保存牠底原樣。在鹽中，牠就無窮地分裂。牠常是從上流下，但在糖塊中卻從下流上。依照著牠所接觸之某種液體底比重 (Specific Gravity)，牠或者浮在表面，或者沈在底下。若沒有聯繫著地球，沒有聯繫著牠底溫度和地心吸力，這一滴水以及所有的水就定然消滅於無底的深潭而沒有存在了。這樣地，萬物底形式是照牠們底聯繫而變更，而且牠們僅只為這整個的存在 (Entire existence) 底諸部分時，才是那樣的牠們。

一滴水是如此，一切的東西，一切的力量和物質，都是如此，而我們底思想也是如此。人類的心智僅只與其他的物質的宇宙相聯繫時才生存着和工作着——而這萬物底有機的單一體 (Organic unity) 之認識，是我底邏輯底樞紐。

舊時的形而上的邏輯，極盡惑於牠底對象，以為從普遍的世上的事物生出來的東西，和牠同類的東西，以及和牠有關係的東西，對於精美的精神是太粗俗了。以為邏輯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al)。

故牠所研究的對象，也必定與超越的世界聯繫的。牠之視上帝呵氣造最初之人之故事爲荒唐的話，雖是很科學的，然牠很偏執地維護着心智底非常的性質，不肯捨棄去數千年來的想欲在心智中找出超越的事物之啓示之本源這種希望。形式邏輯現在雖全然不期望欲找尋出一個空幻的世界；但牠誤解心與普通的世界之間的自然的關係。牠把思想底工具與別的東西隔開，而沒有決定這工具是有一種自然的聯繫呢，抑有一種超越的聯繫呢，抑毫無聯繫呢。現實是邏輯的，正如邏輯是現實的；牠把這一點忽視去了。牠又看不到那由信仰底路通達至非邏輯的天堂之後門，是應得科學底擯斥的。

思想，心智，是實在存在的，而牠底存在，是宇宙的存在底一個齊一的部分。這是清醒的邏輯底主要的論點。

加德秀說：“我想，故我在”（Cogits, ergo sum）。這句名言，已示明出思想是與宇宙底別部分

同樣的世上的物質，牠們是通常的自然底諸部分，而並不是一種超越的本質。

這哲學家說，我底思維之事實，證實我之存在。爲欲確切地知道真理和錯誤，他先懷疑，懷疑一切的事物。而隨後他說，他不能懷疑他底思想底存在。他這樣地把精神安放於肉體生活底基礎上，擺脫了牠底超越主義 (Transcendentalism)。他底不滅的功績就在於此。

然而，思維與物體之間的不能分開的聯繫，不僅加德秀會證明牠，就是你自己的經驗也證明牠。你底思想豈不是隨時隨地都與某種世上的或實在的東西聯繫着嗎？假如你爲欲熟思之故而企圖把思想與別的東西隔開，你之能夠這樣做，不過是因爲你業已經驗了那個思想；所以，牠總是聯繫於某種世上的東西的。誠然：你嘗想及希臘的神，棕妖，和人魚。但你，一個繪畫的愛好者，很熟悉那一部分被稱爲想像的心，一定會承認連這一部分的心，並不僅是在現實之中動作，和因而是存在於現實

之中，但牠底一切的產物都是得自現實，所以，連牠底最奇異的綺飾和餘物，還是現實的照片，是現實底照片。

我爲什麼要用這樣多的話來三番四次地說思想是有存在及是整個的存在底同質的一部分呢？這不過是因爲邏輯學很早就極混亂，一面把人類的精神高舉上天，而同時牠底思想又以爲沒有什麼東西是現實的，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確的。爲什麼呢？因爲普通把實在的東西與想像的東西劃分得很分明，而且這種區別被誇張到好像那些存在於腦中之觀念，是全然沒有現實的存在。

爲欲使你理解宇宙的相互聯繫，我一定要警告你不可犯上面所說的誇張病，並向你證明出心智是有現實的存在，而且是與整體 (Entirety) 或實在 (Actuality) 聯繫着的。植物學，牠是專研究植物的，不僅教我們怎樣把植物分爲級，等，和族，但牠也進而告訴我們：植物界在整個的自然國中佔什麼地位，植物怎樣異於無機的礦物及有機的動

物。形式邏輯單把精神剖分為各部分，區別概念，觀念，判斷，和結論，並詳細分割牠們，分概念為若干種，區別抽象的與具體的觀念，知道許多判斷底種類，和記下三四種——或再多——結論式。但，同時，這形式邏輯不敢談及集合的心（Collective mind）是怎樣關係着宇宙，牠是怎樣聯繫着整個的存在，牠是自然底一部呢抑是超越的精神（Transcendental Extraction）底一部呢這些問題。然這是最有趣味的部分，是心智及心智底學說與其他一切事物及其學說發生邏輯的聯繫之部分。

邏輯一定要教我們怎樣去區別。然並不是去區別金和鐵，獵犬與猴面犬之問題，因為這是由專門的智識去做的。邏輯所應該教我們的是一切學問所共同需要的區別力，即，怎樣認識真理和錯誤，現實和想像。欲達到這個目的，我覺得不得不勸告你不可忽視這事實：連錯誤和想像也是屬於這一個無限的和絕對地聯結的現實。欲區別真正的幻想與實在的現實，必須記住：正如小麥麵包與

乳酪餅是同屬於“麵包店底生產物”底總目之下，故想像與真理，思想與現實，是兩種具有同一性質而又不同的東西。

把這信底內容總括起來：牠開始時示出心智與人民底發展之關係，而牠底結論則證出心智與整個的存在之聯繫。

## 5

一個人底思想，若無經過邏輯的訓練，就會因沒有具有單元的思考法（A Monistic Method of Thought）而蒙受種種阻礙。單元的這個形容辭，與統系的，邏輯的，或齊一的，這幾個形容辭是意義相同的。

假如我們稱乳酪餅為珍品和小麥麵包為食品時沒有記住每樣食品是珍品和每樣珍品是食品，假如我們不知道牠們雖有差異，然是屬於同一範疇，故牠們是相聯的——那麼，我們就缺少了邏輯。一切東西，沒有例外，都是世界底物質，力量，



或品性，是同一整塊底碎片，是無限底有限的部分，而無限是唯一的真理和現實；我們不論何時，若不知道這事實，就缺少了邏輯。

昆蟲，魚族，飛禽，和哺乳動物，構成做一個共同的動物國；這是邏輯的本能很早就縫成的一件舊衣。達爾文不僅增加了自然科學底智識，他對於邏輯也有極大的貢獻。他當證明兩棲動物（Amphibia）怎樣發展為鳥類之際，就鑽穿一穴進入於那一直到現在是固定的分類程序。他帶動作，生命，精神入於動物的沼澤。

我恐怕你對於達爾文底著作還沒有熟悉到夠理解我底引喻，故用多幾句話來說得稍詳細些。以前的動物學者都很知道一切種類的動物是屬於動物國；但他們之動物的分類，是很機械的。現在，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證明動物的分類不是固定的但是變動的，牠略述從某種動物變化為另一種動物之實在的行程，同時顯示出一切動物的種類之列為一國並不僅只是邏輯的機械，但是

實在的存在底事實。這種一切動物——在同一國中的從最小的到最大的之動物——之分類，在達爾文之前，好像單是思想所製成的程序，在他之後，大家就知道牠是自然底程序。

動物學者對動物界所做的事，邏輯家對一般的存在，對宇宙，也一定要那樣做。一定要指出：整個的世界，牠底存在底一切樣式，——精神也被包括在內——是邏輯地或單元地聯繫着，關係着，密接着的。

或種偏狹的唯物論，以為只要把思想與頭腦之間的相互關係指示出來就夠了。我們依藉解剖刀，顯微鏡，和實驗，還可以再發見許許多多東西；但這並沒有使邏輯底職務變為不緊要的。誠然，思想與頭腦是聯繫着的，其關係之密切，正如頭腦之與血液，血液之與養氣一樣，但思想與一切其他事物之關係，也正如一切其他事物之相互關係那樣地密切。

樹上的蘋果，是不僅依賴於那使牠附於樹身

之枝幹，但也依賴於日光和雨水，而這些東西都不是單面地聯繫着的而是普遍地聯繫着的；這就是邏輯所要特別教你的；關於心智關於思想底多方面的聯繫。

如若一個到非洲去旅行的人，要報告一種新的動物，他用不着特別說及牠底存在之事實，因為那是顯然的。就使他所說的是最變態的動物，我們依然應該知道這種變態是僅只程度上的離異而並沒有跨越過存在底一般的定型。但人類的心智，是比非洲內部所有的最奇怪的動物還要奇怪的。

你認識我底很聰敏的朋友英格蘭達（Englander）。當我告訴他，說我方從事寫一篇論及人類思想之文章時，他勸我勿用頭腦去白想牠。他說這是一個沒有人稍微懂得之題目。而博學的衡若先生（Mr. Hinze），你也識他，當他欲證明宗教的信仰之不可缺而一切的科學之不充足時，常問這令人傷心的問題：“什麼是意識？”而且他說這話時的神氣，總好像是進呈一本蓋有七個圖章的書一樣。

現在我不欲把邏輯教授們視為是和這類的人一樣的。但確實有許許多人——在他們之中很多是博學的人——不知道這真理：蔚藍的天底存在，碧綠的樹底存在，以及我們底心智底存在，不過是同一物底不同的小片。

因為這個緣故，必須特別證出心智有和一切別的東西同樣的存在。因為牠不僅被那些以為心是有一種較高尙的存在的之人所否認和誤解，但也被那些承認思想底實在的內容是有存在的然思想本身是沒有存在的之人所否認和誤解。簡言之，這事情極隱晦，我覺得你一定還疑惑着思想內容是否有二種，一是真地現實的 (Truly real)，一是現實地假的 (Really untrue)。

邏輯在二千年前就已奠下這命題：思想是必然具有現實的內容的。真的思想“必須與現實相吻合”。在這句話之中，誠然是有一點意義底胚胎，但是被人誤解了。邏輯底樞紐是被人所忽視了。每一個思想，不僅必須具有現實的內容，但也必須

認識出思想——就使牠包含着最奇特的幻想和錯誤，——不論在什麼時候和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現實和真理底一部分，然後才能區別思想或見解之真假。

正如貓與豹是貓底不同的物種然是同屬於貓類，故真的與偽的思想，雖有許多差異，是屬於同一類的。因為真理非常偉大的，萬物都被牠包括進去。真理，現實，世界，一切，無限，和絕對，是同義的名辭。欲理解邏輯，不能不明瞭真理。且，當我把邏輯底精髓，牠底支點，基點，靜點，或特點安放於世界的密合的精神之上或安放於世界底單元觀，真理，或現實之上時，也不過是運用不同的字句來說明同一的東西而已。在這里，我不能比徵引勒信（Lessing）底名言更能使你對真理有一種明白的見解。勒信說：如若上帝左手拿着不斷尋求真理的動力而右手拿着真理來給我，我一定謙卑地握着他底左手而說道：父呵，把動力給我，真理之本身給你自已吧。這句話有點高妙的和神祕的，

而且勒信底思想無疑地是有些兒被神祕的思維所困。然在這句話中，還有一種很明顯的和很恰切的清醒的意思。

“真理之本身”是一切，無限，無盡。牠底每一部分，是無限底一有限的部分，故同時是有限的而又無窮的，是會滅亡的而又是不滅亡的。每一部分，是一分離的部分，而又與整體不能分離地聯繫在一氣。人類的心智，也是這樣的一部分。

普遍的存在或真理，是人類的心智底對象，是人類的心智底無盡的對象。當研究邏輯之際，人類的心智就把牠自身做爲研究底對象。主象和對象，是和一切別的東西一樣的，都是真理底一部分，是自然的存在 (Natural existence) 底一部分。

“真理之本身”並不全部跑進人類的頭腦，而僅只部分地。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所具有的，不過是不斷尋求真理的動力；因爲這個緣故，概念或智識，永遠不能全然與現實相吻合，而總不過是現實底一小片。

現在讓我說幾句不是高深的邏輯的但是日常生活的話。如若你想及一個現實的對象，不論是教堂底屋尖或是鐵環，這一個對象就存在兩次，即，存在於現實中和存在於概念中。在另一方面，不論什麼幻想的東西，牠僅有簡單的幻想的存在。這樣的通常的想法，顯然是對的。存在底一切樣式，都屬於同一類的，這正如貓與豹是屬於同類一樣。所以，在我們底思想中的某一物底物體，與在思想以外——在天上，在地上，在任何地方——的物體，雖有許多差異的地方，然是同物。僅只在這個時候，牠才有邏輯的意義。但常人的思想，並沒有知道到這事實，所以是錯誤的。一種存在，若沒有具着整個的存在底一般的性質，就一定是不合邏輯的荒謬的存在。

現在，當我說思想的教堂底屋尖，與實在的教堂底屋尖，並不是兩個教堂底屋尖，但思想與實在是同一存在底兩種樣式之時，你對於我這句話底意義，我想總大略會理解。

舊的邏輯之紀念碑，上面刻道：思想必須與現實相吻合。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塊紀念碑底反面刻道：(一)思想之自身是現實底一小片，(二)思想以外的現實是太廣大了，連牠底最微細的小片，也不能跑進思想。舊的銘言，在這些場合之下，是沒有什麼用的，尤其是因為牠完全沒有教我們怎樣會使思想與現實相吻合，也沒有教我們怎樣會知道和量度牠們之吻合。

假如，我底親愛的佑仁，你聽了這些話之後，不會明白，而反弄不清楚，那麼，你就應有耐心並想到邏輯所要解釋的東西在初始的時候總是很隱晦的。假如我僅使你懷疑通常的說法，並使你確信這個謂思想須與現實相吻合的觀念雖很動聽然是極混亂的和很不充足的，那麼，我相信就為你効勞過了。

誠然，思想應和圖畫一樣，與牠底對象相吻合。但叫一個畫師特別注意這一點，對他有什麼用處呢？



你嘗看見過一張像片或一張仿畫，牠不於某一方面，酷肖原物嗎？我確信你沒有看見過，正如你沒有看見過一張像片全然肖牠底對象。你底經驗已夠使你知道在這裡不過是一個肖多或肖少之問題。一切的平等 (Equality)，類同 (Similarity)，和一致 (Agreement)，都是相對的。你對於這一點，應細細思想。極大多數的人，對於這點事實都完全沒有想到的。頭腦沒有受過邏輯訓練的人，很難會悟出兩滴水或兩個孿生的人，其相似與相異，是不過或多點或少點，正如男人之與女人，或黑種人之與白種人之相似或相異一樣；他們也很難會悟出一切的存在，其相似是正如其相異一樣。

畫師是這樣，思想家也是這樣。他們都尋求現實和真理底像片。在繪畫中，有佳的畫，有壞的畫；在思想中也是這樣，有佳的也有壞的。我們可以區分真的思想與偽的思想，但你也應知道就使是不好的肖像也有一點與牠底對象相似，而最肖的肖像也離與牠底對象完全一致很遠。

現實，真理，普遍的自然，站在講壇上說道：“我是主，你底神。你不能塑造任何偶像並去崇拜牠。”你切勿以為畫師或思想家能夠把真理畫在圖畫裏，不管那張圖畫畫得何等酷肖；你一定要把真理想得高些。

總而言之，假如我們認識出人類的心智是現實的真理(Real true)和真正的現實(True reality)底一部分，那麼，同時就看出這不能剖分的整個的現實，這一切的存在底總和，是無所不包的絕對的真理。真確的思想和謬誤的思想，好人和惡人，天堂和地獄，以及一切別的東西，都不過是這無所不包的宇宙底諸部分——是同一平面底諸小塊，是同一口徑的諸礮彈。



## 6

我底親愛的兒子！

第三封信告訴你邏輯底題目是帶有宗教色彩，隨後的二封信，努力示明邏輯的題目是與世界底普遍的存在互相聯繫的，思考力是實在的真理底不可分開的一部分。用神學底術語來說，我最近的兩封信，說明出人類的心智是活的真的上帝 (Living true God) 底一部分。

基督教謂：上帝是神靈，誰要崇拜上帝，一定要在精神中和在真理中去崇拜他。

邏輯則謂：神靈是普遍的存在底一小片。誰崇

拜神靈，他就是一個偶像崇拜者，因為他崇拜真理底一小片而誤解了整個的真理。真理之自身，是與普遍的存在，世界，相吻合的，萬物都不過是真理底形式 (Forms)，現象 (Phenomena)，賓辭 (Predicates)，品性 (Attributes)，或暫態 (Transients)。我們可以視這普遍的存在為神聖的 (Divine)，因為牠是無限的，是全能的，牠包括萬物，而萬物不過是特殊的真理。心智也是神聖的真理所包括的這樣的一部分，而我們可平平易易地稱這神聖的真理為世界。

無疑地，每種科學，每種職業和工藝，都能夠說牠底對象是真理底一部分。蔚藍的天和碧綠的樹，是神聖的。一切的東西是互相關係和聯繫的。假如因為萬物是互相聯繫的，故不再把萬物區分得詳細些，那麼，每一種類將成為一條很巨大的繡虫。

然，邏輯所專門研究的，是一切的真理底宇宙的總和，因為邏輯底目的，是在於一般地闡明人類

的心智。其他的智識底集積，並沒有和真理底一般的智識一樣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

邏輯，牠爲欲使思維成爲科學的，故想法使心智明白一切，牠並不把真正的概念當做是真理底一般的絕對的概念，而真正的概念是緊緊於一般的對象，緊緊於存在底無限的整體。

如若你欲思維成爲科學的，就必先把觀念弄明確。就使你對於日常的事物都很清楚了，你依然不能一般地理解萬物。單僅集積專門的智識，也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爲就使你底智慧終你一生天天增加，智慧底井——宇宙——是不會竭盡的，而你底頭腦，在或種程度中，還是和從前一樣地不瞭解和不清楚。不錯，連世界底最小的部分，也是那裏無窮盡的，連最聰明的人，也永遠不能獲得欲完全理解一個最微小的對象所必具的一切的智識。最強的顯微鏡並不能看見一滴水中的一切，而最聰明的人也不得盡學知製鞋中的一切道理。

你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知道集積專門的智識，只

使我們在該專門領域中運用心智會技術地正確。所以，邏輯家若僅告訴我們謂在我們底心智中包含有若干種概念，判斷，和結論，是不夠的。這些事情是邏輯底特殊的細小節目。但學習邏輯之人們所最需要的，是真理底一般的概念之闡明，而不是真確的概念之集積。

特殊的智識可以啓牖我們底心智。但我們若知道一切的專門是連合成爲一個原子或單位，那末，這種智識就是真理，牠使我們對於整個的宇宙有或種一般的瞭解，牠雖一定不能代替精細的研究，但可以爲一切的研究底基礎，所以，我們可以稱牠爲基本的智識。

我順便地說：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對於一切的名辭和概念，都照牠們底偏狹的慣習的意義理解牠們，但是，邏輯底題材却把我們不斷地領導進最廣的範圍，所以，他們很難理解邏輯科學。

當我說世界底諸部分時，你切不可爲不過是地域上的諸部分，但你必須想遠些，想得遠到你

洞悉星和磚，物和力，簡言之，世界底所有的諸部分，都是世界底部分。

邏輯的困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不熟悉那些最廣博的範疇。你必須明瞭：思維和物體，現象和真理，等等，都是範圍較廣大的概念。所以，你對於真理底概念 (Concept of True) 與真確的概念 (True Concepts) 之區別，也許有點困難。然這恰是和區別‘草底總類’與‘各種的草’一樣。只要與真理，存在，宇宙，這一類廣博的概念相交接，就已很可以啓牖你底心智了。

或者你會反對邏輯之離開牠底對象——思考力——而旁涉及其他的事物——如存在或真理。但，僅只以分析思考力為務的邏輯，一比着以表述思考力底活動為務的邏輯，就一定是成爲一種褊狹的邏輯了。假如眼學僅只研究眼睛底各部分，而不注意及那些與眼睛底功用有關連的眼睛以外的東西，——如光線，對象，簡言之，眼睛底視力——那末，這樣的科學是眼睛底解剖學，而不是眼睛底



一般的科學。總而言之，那不惟以研究視覺底主觀的能力爲務，但也研究及眼睛底活動——視覺底客觀的境界，與主觀的能力，是不能分離的——的科學，所教訓我們的是比較廣博，而對於人類的心智之啓牖也比較高些。

我以爲邏輯所應詳細研究的，不是心智的主體，而是思考力底目的和對象，而牠底修練，並不是心智自身所能完成的，但是要與真理底世界相聯繫，與普遍的存在互相聯繫才能夠完成的。

邏輯若僅把思想區分爲分析的和綜合的思想，僅說及歸納的智識和十幾種別種的智識，但是並不論及思想和智識對於真理之關係，不論及神是什麼和在哪裏和我們怎樣可以達到牠，等等問題——那末，這樣的邏輯，能有什麼成就呢？！

披勒特 (Pilate) ——典型的懷疑主義者——聳着他底兩肩；教士把牠作爲一種神祕；自然科學只顧及真確的概念，但並不顧及真理底概念；而專以研究概念爲務的形式邏輯，則想法把牠底任務

委之於哲學或世界智慧 (World wisdom)。

我經已指出主要的哲學著作底書名，表示出整個的世界智慧之中心問題是：怎樣啓牖我們底頭腦，並我們底頭腦怎樣能得到真理？自然科學家謂專門的智識能夠完成這種任務，他們時常反對哲學的研究——哲學的研究是以一般的真理爲其主要的對象——並且輕蔑牠。當你想到一個整個的機器或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並不僅是牠底諸部分的總和時，你就立即會看出自然科學家的答案是錯誤的。

不管你對每一個單獨的部分知道得如何詳盡，你僅藉這種方法還是不能理解整個的機器或整個的有機體。宇宙並不是一堆無組織的碎片，而是一個活潑潑的歷程 (A Living process)；我們不能僅從牠底諸部分去理解牠，但也應從牠底整體去理解牠。我們對於星之是否起於銀河 (Milky way)，星之是否會變成和我們底地球一樣的星球，牠底上面是否也有樹也有動物也有理性的動物，

這一類的問題，可以暫時不去深究牠們。可是有一點是很顯明的，即，一般都是發展的，一切的自然都是演進的，宇宙是一個無終的整體，是由無數的小片所構成的，是自由行動的，是永遠的推變，總是與牠自己相吻合且總是同一個世界。至於假如沒有我們底眼睛和耳朵以及運用眼睛和耳朵之心智，這一切將變成爲什麼樣的，和世界之“自身”究竟是什麼——這種冥想，是斷然無意義的和超越的。

邏輯科學一定要僅只研究事實上的世界 (Factual world)，而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底思想，是與這事實上的世界 (Factual world) 不能分離地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所生住的世界，我們所聽見，看見，和嗅着的世界，是真理底世界或真確的世界。那是一件事實。我還用得着去證明牠嗎？一件事實要怎樣證明呢？我們怎樣證明一顆桃是一顆味道很好的菓子呢？我們吃牠就知道的。同樣地，你現在可以去

合理地享受生活，而我確信你自己之對於生活之愛好會向你證明出世界是一個真理，是一個真的世界。

但，就使在這個實在的世界之中，也有一個混亂的原素，即具着一種顛倒的邏輯之人類。人類因為境遇不佳，而污壞世界底寶貴的真理，並欲在哲學的形而上學或宗教的幻景——牠們是同樣質色的——中找出一超越的真理來。我們對於這些悲觀的哲學家——他們把真理底世界當做是空虛的陰影和悲慘的淚谷——還必須以邏輯來證明出活的世界 (Living world) 是唯一的真的世界。

此舉並不甚繁難。但在這裏却很易陷於循環的謬誤，好像蛇咬牠自己的尾巴一樣。我必先邏輯地證明出世界與真理是同一的東西，然後我們對於什麼是邏輯的真理或真確的邏輯才能有一致的見解。可是，大自然幫助我們。自然的邏輯，就是真的邏輯；我們得牠之助，就很易有一致的意見。所需要的，不過是一個稍有訓練的頭腦。

例如，兩個人對於真理之見解有所爭辯。甲謂真理是這件東西，乙謂真理是另一件東西。他們爭辯哪一件東西是真理。所以，當我們爭辯那遙遠的星雲 (Nebula) 是一塊磚抑是一顆星，是男性的抑是女性的之時，總還是爭辯存在底形式。一切的爭辯都是以存在底形式爲中心問題，至於存在之自身，是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

現在我還應證明一切的物體是屬於一範疇的嗎？世上有任何一塊石不屬於石底範疇，或有任何一段柴是一塊鐵嗎？假如連這一類的事情還應考慮，理性和語言是應該變成什麼樣的東西呢？可是，奇怪的思想還有許許多多呢。

我到現在雖經已使你相信宇宙是真理，然還剩有一個特殊的問題：我們把奇怪的觀念，錯誤，和假偽指歸於什麼地方呢？如若宇宙是真理，那麼，一切的東西就都應該是真的，所以，在真理或世界之中有錯誤和假偽，就好像是矛盾的了。關於這一點，後面有詳細的討論。我只順便地指出：莖

之屬於草，是沒有什麼矛盾的。

末了，你應該注意着真理的學說底顯著地普羅列塔利亞的性質。牠使人民有一種邏輯上的根據，好去否認一切的教士主義 (Clericalism) 和神祕主義 (Mysticism)，並在這神聖的真理所居住的同一個世界之中謀求他們底解放。



## 7

語言學家很小心地區別語言科學 (A Science of Language) 與方言科學 (A Science of Languages)。方言科學教我們說埃及，亞西利亞，希伯來，希臘，拉丁，英，法等國底語言，而語言科學則研究一切方言所共同具有的一般的特質，研究一般的語言。

哲學的邏輯與其他的科學之關係也是如此。其他的科學使我們熟悉特殊的真理，而邏輯却研究一般的真理。有些過於聰明的人，謂真理不過是許多真理底集合名辭，他們是不會從森林去看樹。



黑德 (Herder), 胡波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繆勒 (Max Müller), 斯泰達 (Steinthal), 這些語言學之威權者, 關於語言科學有許多道理好講, 而懂得許多方言之方言家, 對於那些道理却連想到都沒有。

語言科學, 不僅有許多效用, 牠還研究着一個困難的問題, 牠若沒有藉邏輯之助, 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是: 啾啾啾啾與有意義的言語之分支點是在哪裏? 人類的言語, 也常時犯無意義底毛病。然, 每一言語都有一個意義, 連動物底呼叫, 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的。麻雀會聚談, 雄雞會喊集牠底同羣, 狗看見一個陌生的人跑進主人底屋裏時牠會知道怎樣告訴牠底主人。不僅是滑稽家, 但是莊重的研究家, 也會說動物的語言, 會說表徵的語言 (Sign language), 並主張謂言語並不僅是由字句構成的, 而也由糊混的聲音以及態度構成的。詩人甚至說潮, 雷, 風會說話。我們欲把這種混亂的情況弄清楚, 並欲確知言語是什麼和是

從什麼地方起始的。大家都知道言語是起於巴柏爾塔 (Tower of Babel), 但我們欲接近語言, 就一定要在上帝或在邏輯之中找出萬物底起首。

你知道這個老問題: 是卵先呢抑是雞先呢? 但僅只那些心思輕浮之人, 才會忽視這個問題底嚴重的方面, 而把牠當做不過是一句笑談。始和終之問題, 顯然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而對於這問題之明確的解答, 不僅會增進我們對於語言的智識, 但也會增進我們的頭腦對於一般事物的智識。

所以, 我們再把“語言底起源”這個問題再研究一下。我們底祖宗當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以為語言是神所賜給人類的, 或者是幾個有天才的人所發明出來的。他們以為語言是在某一個時候開始的。近代的思想家則想得較深刻些。他們知道語言不是完成的固定的, 而是流動的, 起首時很粗陋, 緩緩才升達到輝耀的高點。我們只能回看牠底過去來尋牠底暫時的起點, 和前望牠底未來來預定牠底終點一樣。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就不再

去尋求牠底暫時的起點，而去尋求牠底意識的起點 (Ideological beginning)。(參看斯泰達底著作)。我們欲有一個固定的標界，使我們可以說：飛禽走獸的呼叫，以及糊混的聲音，其與語言相類似是到這一點為止，而堪稱為“說話”之清晰的聲音就是從這一點開始。

但現在另外有一個因素使這問題更加複雜。這裏說：構成語言的，並不僅是聲音和辭字，但是連接的句子；牠必須具有意義和理性。而這道理對於說的人和聽的人都可應用。語言預先假定理性。

那麼，心智不是一種固定的東西，而是一種流動的歷程，牠是於言語，從言語，和隨言語而發展的。在一方面，好像是心智產生言語，而在另一方面，好像是言語產生心智，產生理性。那麼，始和終是在哪裏呢，怎樣在相互聯繫中找出程序來呢？

我們是研究心智而不是研究語言，對於語言可定下一個結論，謂：不僅是辭字，但聲音，語調，態度，等等，都有一個意義和表示一個意思。我們

深思時就找得心智。而不僅語言與心智，與思想，互相聯繫，但世界也與心智，與思想互相聯繫。可是，語言與心智之相互聯繫，可以為例，用這個示例，就可以證明世界底心智上的相互聯繫，並啓牖人類的頭腦。

連在這個清醒的世紀，語言也分享着心智之爲人所頌揚之榮耀——假如不被人頌揚得高入天雲，至少也比普通的事物底地位高出許多。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在這語言底事例之中，和從前在心智底事例之中一樣，必須注重：牠是存在的，牠具有普遍的無限的存在底性質。在這一點上，我欲指出：一個名稱就已夠表示一切的事物。這個明顯的事實，就會使你知萬物是合一的。誠然，言語運用許多名稱來指示這個世界單位；但這是一種浪費。心智之用一個名稱來指示一切的事物，是合乎邏輯的或是必要的；因爲萬物不僅是無限地多樣的，但也是無限地合一的或單元的。

水定然是有許多種類，但一切的水都必定有

一種一般的水性 (Water-nature)。不具這種水性的，就不是水，也就不能稱牠爲水。同樣地，油是有許多種類的；橄欖油，煤油，蓖麻油，等等，而每一種油又可再分爲許多種類。但，凡有同一個名稱的東西，是一個單位。

現在，請你留意：萬物底名稱構成一個圓圈，和石子投進池中而池水就起了一個圓的波紋一樣。油底名稱，和水底名稱一樣，表示一個圓圈。那麼，流質底名稱，就做爲一個更廣大的圓圈，因爲牠包括油和水。物質底名稱，就做爲一個更加廣大的圓圈，因爲物質包括流質和固體。一直到最後，物體 (Being) 或一切 (All) 把心和物，所有的物質和力量，以及天堂和地獄，都包括在一個圓圈之內，在一個單位之中。

在這個普通的單位之基礎的上面——這個普遍的單位，示明出：高的和低的，固定的和流動的，簡言之，整個的宇宙，其本質是同一的——任何空幻的思想家，都能夠證明人類的語言和動物的語

言是一體，因為，若不是一體，我們就不能說牠們都是語言。他就可以謂言語既然有聲，故是聲音，所以，言語與聲音是一體。言語發聲，而聲音說話。這樣，言語就沒有起首，也沒有終末。言語一定與萬物合一，而萬物也與牠合一。於是，整個的宇宙，就一定變為語言底食料，而這種食料是難解釋的，難瞭解的，和難表出的。

然而，人類若對於某一物之內容知道得多一點，他就把該事誇大起來。他越把該物誇大，該物底界限就越顯明。語言確需要以一個名稱來稱呼萬物，但也需要無數的名稱來詳分萬物。語言既然不過是存在底一部分，這一部分就應該有界限。在這裏，你須特別注意：人們之劃分這類的界限，是何等地自由。辭字並不僅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宇宙的諸部分底名稱，宇宙的諸波圈底名稱。語言——或不如說是與語言相聯繫着的心智——欲以語言來劃定那些無界限的東西底界限。語言底自然的通俗的用法，其執行這種任務，是很隨便的。有意識的

科學，則執行得很精確。在熱度之領域中，我們決定什麼是熱和什麼是溫。同樣地，我們在聲音之領域中，可以自由決定語言底名稱是起於何處和止於何處。所以，關於語言之討論之結果是：我們已規定馬力 (Horse-power) 底意義，但還沒有規定語言底概念底意義；語言底概念，雖由普通的使用稍稍規定牠們底意義，但很不充分。所以，這樁故事底寓意是：這個世界底萬物——連心智和語言也在內——是一條河流底聯接的和交雜的水波，牠沒有始，也沒有終。

讓我再明白直說多一次：我所教你之邏輯以及牠底對象——思想，都是世界底諸部分，無限底諸部分，而每一部分既然是無限底一小片，故也是無限的小片。每一小片都具有整個底無限的性質。所以，你勿以為我會窮竭我底無窮的題目。我只研究“宇宙與萬物”底邏輯。我不過是欲說明：存在底各樣形式都屬於同一性質，而這同一性質又分開為許多形式，是沒有什麼矛盾的。世界是互相聯繫的，

而這個互相聯繫又分開爲許多部分。我們對於語言，對於心智，對於宇宙底一切的部分，若認識出牠們是相合而又相分的，那末，我們底頭腦對於一般的智識就一定大增進了。

我重複說道：沒有聽過我底邏輯演講之人，他底思想也許會合乎邏輯，正如一個沒有農學智識之人也會種薯一樣。沒有研究過辨別力之人，也能發明寒暑表，也能識別聲音和色彩，也能做許許多多其他的事。但是，最抽象的區別——如：始與終，辭與義，肉與靈，物與力，人類與動物，真理與錯誤，等等——我們若欲闡明牠們，就一定先要邏輯地闡明我們底心智底相互聯繫。





## 8

親愛的佑仁！

邏輯蒙受着和經濟學所受過的同樣的經驗。資本主義時代底經濟學者，他們只談論增進利潤和剩餘價值之手段和方法。但利潤和剩餘價值之自身，牠們底起源和演進，是不討論的。他們對於利潤是由於報償工人一日的工作少於他一日的工作所產生的價值而從勞働力榨取出來的之事實，不聲不響地忽略過去。大人先生們只談“國家底財富”，但不談牠們底貧乏。在起始的時候，雖是由於不識，但後來却成爲故意閃避的詭計了。

形式邏輯家，當他們力持依照自昔相沿的體例來討論心智或思想，把牠當做是一件孤獨的東西，而不顧及邏輯底對象與經驗底世界之必然的聯繫時，不僅是無識，而且是詐說。邏輯底對象與經驗底世界之必然的聯繫，使我們能夠說明真理與錯誤，意義與謬妄，真神與偶像；但這對教授們是很不利便的。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就把這難辦的事情諉之於神秘的專家，諉之於形而上學和宗教，使這些官式的智慧底尊嚴的柱石們，可以繼續為統治階級効勞。

我在第一封信中經已告訴過你，我底論題底核心，是在於形式邏輯與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之間的區別。形式邏輯家把心智當為單獨的東西而研究牠，但我却用各樣方法來表明出心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與萬物與宇宙互相聯繫着的。

心智確有一種很充富的氣質，有時想欲把音樂，有時想欲把語言，有時想欲把牠自身，有時想欲把其他的崇拜物，劃出於普遍的互相關係之外。但

以研究心智底活動爲務的科學，却告訴我們：具有識別力的頭腦，經驗出一切的肯定與否定，確證與矛盾，都是屬於一個全能的世界機體(One omnipotent world mechanism)，這機體把牠們都包括進去，而且牠確是真理和生命。人類的頭腦，既與這自治的普遍的物體是同一性質的，而且是與牠互相聯繫着的，那麼，邏輯同時就是宗教，形而上學，和世界智慧。〔編者註：這是謂邏輯必須研究與宗教和形而上學所研究的相同的對象——即普遍的存在。就狄任看起來，邏輯同時也是反宗教的和反形而上學的，因爲牠排斥宗教和形而上學對於這對象之解釋。〕

形式邏輯說：我們底心智，必須辨別萬物，並不可混雜牠們。牠在這一點是對的。然牠失去了明確的世界觀底目標，因爲牠讓這充富的氣質去誇張差異和辨別底重要性。牠忽視了萬物底奇妙的或辨證的性質(Paradoxical or dialectical nature)，即，萬物並不僅是分開的，但也是聯合的。我們所

應理解的，是：宇宙底分類，大概說起來，不過是一種形式。我們誠然可以辨別上和下，左和右，始和終，金和鐵，好和壞，但我們也必須知道繁複是一個單位，是變動的固定，是固定的變動。形式邏輯之名稱是錯誤的。牠並不是形式的，而是超越的。牠也具有普通的偏見，謂宇宙上有‘矛盾的東西’或矛盾——即，沒有相互聯繫的沒有橋梁可渡的沒有互相往來的根本差異。牠謂矛盾不能存在，但又相信有不能調和的矛盾，致陷自己於矛盾之中。牠告訴我們：與牠自己相矛盾的物，是不能想像的，是非真的。這樣地，顯示出形式邏輯並不明悉矛盾底形式，並不明悉矛盾底真的調和，也不明悉普遍的真理。金不是鐵，那是極真確的。誰說金的鐵或鐵的金，他自己就是相矛盾的。在實在的世界中，金和鐵是分離的。然牠們並沒有離開到不具有一種共同的金屬的性質。金與鐵是不同的金屬，然具有金屬的相像性。相像的東西是相異的，而相異的東西是相像的；不論在什麼地方，牠不過是異同底

程度之問題，不過是形式的差異之問題。這點事實，被“形式”邏輯所忽視了，被那些不於一個不能分開的宇宙底永久的全能的存在之中找求真理而於任何邏輯的圖表或崇拜物之中找求真理之人所忽視了。

我們底邏輯所研究的，是真理或宇宙，而宇宙或真理是包括着最高尙的神和最卑下的鬼，換言之，牠包括萬物。世界真理 (World truth) 包含着錯誤，假冒，謊言，正如死亡包含着‘生命’一樣。換言之，錯誤，假冒，謊言，死亡，都不過是形式的和暫時的；牠們一與‘萬物底物’ (The thing of all things) ——牠是起始，真理，和生命——相關聯，就不成爲東西。

這一個活的世界真理，因爲包含着矛盾，使我們很難理解牠。例如，這件物底終止的地方，有另一件物就從那裏起始。這件物底終止是那件物底起始。每一個始點，同時是一個終點。始包含着終，終也包含着始；然在我們底心中，始與終是分開

的。我們隨處(Everywhere) 和無處(Nowhere)都看見始和終。精細地研究空間。你並不看見任何界限，然你底視力只看到某種速度。你底視力是有界限的，然界限並看不見。或者，研究生命。人不久就會死，然考察得再精密些，死並不是死，而是“從廢墟生出新的生命”。世界顯示出牠自己是永生，不知有死。我們若說死是生的，這是一句矛盾的話，但這矛盾是可解決的。生與死之間的差異，不管何等巨大，不過是形式上的差異，這差異也和一切別的差異一樣，被無限的宇宙的生命縮減至不過是相對的或瑣細的差異。我們以這種智識，就可以解決“死是生的”之矛盾。

還有一個蔓延更廣的學派——假如這個名辭可適用於無團結成爲一派的人們——宣傳道：我們對於我們底思想底統系化，或對於我們底心智底啓牖，都要有耐心等着。這個學派雖不再希望一種神祕的默示，然把牠底希望寄之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既已說明了許多事物，故期望牠最後也闡

明“一切智識底最後的問題”。但我却能很易使你相信：北極的探險可以發見許多新的國家，植物，動物，和愛斯基摩人；安迪生在電學方面可有許多發明；將來的天文學家關於日，月，和彗星可以有許多經驗——這些發見和發明，雖對於科學和生活有很寶貴的貢獻，然對於我們底心智底正確的一般的運用，或對於人類的頭腦底普遍的啓牖，却很少貢獻。在另一方面，對於矛盾底性質和意義之闡明，會照耀到想像底最遠的地方，會照耀到天堂和來世，會照耀整個底生存，照耀萬物底一致和差異。

真理與假偽之對照，是矛盾底正確的意義之最有效的和或者最有教訓的示例。真理與假偽之隔離，或者比南極與北極之隔離還要遠。然牠們之關聯也和南北極之關聯一樣地密切。粗俗的邏輯，牠對於我們之證明真和偽這樣顯然是極反對的東西底合一是不很願聽的。所以，假如我先以另一個舉例來示明這舉例時，請你原諒我。假如你欲，就



以日和夜之對比爲例。假定日夜都各十二小時。日與夜是反對的。日不能爲夜，夜也不能爲日，然日和夜構成一具有二十四小時底一日，在這一日中，日和夜和諧地同住着。真和僞也是如此。世界是真理。而錯誤，假冒，和謊言，是被牠包含在裏面，是實在的世界底諸部分，正和夜是日底一部一樣，並不混亂及邏輯。我們可以誠實地說眞正的假冒 (Genuine Pretense) 和眞實的謊言 (True lies)，而不陷於矛盾。正如無理 (Unreason) 還是有理，故假僞還一定是在真理之內，因爲真理是宇宙，是無所不包的。

“矛盾不能存在。”但充滿着矛盾之混亂的頭腦却依然實在地存在着。刀沒有刀柄和刀身，兩山之間沒這谷，以及別的謬妄的事，存在於言辭之中。矛盾有兩種：一是無意義的矛盾，一是極有意義的矛盾。不錯，整個的世界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矛盾，牠包含着無數的最有意義的“正的命題” (Thesis) 和“反的命題” (Antithesis)，牠們永遠沒有

消滅，然可以藉時間和理性來和諧地解決牠們。

因此，大家所說的‘真理底形式的標準’——思想與思想底對象之一致，一切矛盾之不存在——完全沒有批評，也沒有釋明，或只是無識地和詐騙地批評和釋明。

自從先知但尼爾 (Prophet Daniel) 撒灰於廟中並揭露巴耳底教士 (Priests of Baal) 之真面目以後，其他的偶像底擁護者繼續鼓舞人民去獻祭，使他們在夜間好去竊盜祭品。這種繼續的卑劣的行為和屢次的揭發，減少了人民服事真理之心，故有許多人變成爲輕浮的和淡漠的。這種卑劣的邏輯——沒有單純思想底問題——鼓勵輕浮的和淡漠的人們不相信神，因而離開真理。牠穿着科學底外衣，站在講壇之上，宣傳謂對於真理之研究，是空虛的，是不充足的。牠並不把這話當做教義去宣傳，但當做邏輯科學去宣傳。牠欲藉心智來證實出心智是太有限的，不夠領悟真理和證實真理。可是，他們因此而陷於無意義的矛盾。

邏輯的研究，在牠底歷史的行程中，確有一個時候，出乎至誠地求得到這樣的結論。這是見於康德底傑作理性底評判。這本書因為牠對於世界上的真理之闡釋有極大的貢獻，故很有名聲。現在，我們底慧黠的黑暗朋友們，想欲利用這本書底名聲，以牠底力量，來阻止智識底進步，使智識勿越過康德底立點。

康德很詳細地證出：一般的真理，與我們用以尋求真理之頭腦，都是經驗。他示明出我們底耳目，確實是與我們底心，與整個的宇宙的真理，不能分離地聯繫着的。但超越主義底頑固的精神。或超越思想之傳統的信仰，——這兩者是同一物的——使他承認在人類的心智之傍邊或在人類的心智之上，在宇宙的真理之傍邊或在宇宙的真理之上，有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異的心智和有一個奇妙的超越的真理，神祕地存在着。

康德底理性評判，沒有瞭解真理底普遍性。牠還是主張有兩個世界，並且謂這兩個世界並沒有

什麼一致性。正如對於罪惡之咒詛生出更大的罪惡，故對於理性之評判創化出兩種心智來：(1) 人類底可憐的渺小的卑屈的理解，(2) “主” (Lord) 底莫大的和異常的神靈。康德假定這神靈會瞭解那些不能瞭解的事物，又會擊碎那些最無意義的矛盾如擊碎許多榛子一樣。

真理——牠是宇宙，宇宙的或普遍的真理——會使你認識出兩心論 (Dualistic Doctrine of the two minds) 之過於卑屈之謬妄。哲學家康德底智慧，自然是大於簡單的西門 (Simple Simon)。但，一切的心智，都具有一種共通的心智的性質，並且，沒有心智能越過於或低過於這種共通的性質而不失去其心智之名稱及不失去意義和理性的。我們不能說及另一種比經驗上所知道的人類的能力更高的思想力，而不會從邏輯墜陷於荒謬。動物也具有類乎心智的東西；這是無疑的。動物的心智可以用特別的名辭——如“本能”這一類的名辭——來把牠與人類的心智區分開來；這也是無疑的。我們

底理性是由教化一代一代地提高的；這也是無疑的。但若謂不論何地何時都有一種站於宇宙的互相關聯之外的思想力；這是一個實證地謬妄的概念，也是一件毫無意義的東西。正如一切的水之必須具有濕性，故每一智慧和每一思想都必須具有思想底一般的性質，及必須邏輯地為唯一的普遍的經驗的世界底一個明確的部分。

## 9

我底親愛的佑仁，重複是學習底母親。

邏輯會教你如何運用心智——不僅是在這一領域或那一領域中如何運用，但是在真理底一般的領域中如何運用的。牠底結果是下面這條定律：研究一切的事物，必須計及整個的相互關係。

爲欲稍稍示明這條定律，讓我指出謂在煩瑣哲學底時代 (The period of Scholasticism) 思想是不計及牠與世界底其他部分之互相聯繫的，這卽是說，是由於冥想 (Brown study) 的。現在的自然科學時代，已養成有一種較善的方法。但自然科

學底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法律，道德，政治，心理，和哲學。這是因為對於不可分開的世界真理底一般的互相關係，缺乏邏輯的明顯；因為真理底概念，是包藏於黑暗之中；因為黑暗之維持，對於特權階級，是有很大的利益的。

因為這個緣故，真確的思考法，還需要人去闡明牠。例如，社會主義者被人攻擊謂他們鼓動人民，謂他們所應答人家的事情是超過他們所能展行的，謂他們在人民底心裏散下了爭鬥之種子。那些照慣常的意義來這樣攻擊社會主義者的人們，把和平與爭鬥這兩件事，硬拉出於牠們底應有的關係之外。但在事實上，和平與爭鬥，是必須住在一氣的。一個民族，假如牠底和平沒有與某種爭鬥交雜着，牠一定是一個懶惰的民族。人民底胸中有爭鬥，國家然後會進步和活潑。動作(motion)是世界底精髓，但，若沒有人們底爭鬥，就不能有國家的動作。為發展之故和為文化之故，國家必須常時想望過於他們所能夠立即達到的。在別一方面，慾

望是不夠的。人一定不要要求多過於他所能夠得到的，也不可答應多過於他所能夠履行的。因為這個緣故，邏輯的社會主義者，也必須知道就是在將來的社會中，樹木也不會長大到高入天雲，而我們所希望的和所以爭求的和平，也總是與爭鬥相混合着的。現在底音樂，還是永久有不和諧。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因為僅只整個的宇宙是完美的，因為僅只宇宙是完美之自身。

假如我們把和平過於誇張，並且把牠與爭鬥分開，那麼，永久的和平，誠如戰士所說，是空幻的。但，空幻的，如若不會再壞，也是那欲斃聲和刀聲永久繼續之戰神（Mars）底兒子。僅只和平中的戰爭及戰爭中的和平，是永久的——舊派的邏輯家把這一點視為極無意義的。這樣地，連這不能避免的戰爭，將來也會變成爲更和平的和更仁慈的。野蠻式的戰爭，並不是永久存在的，除非我們是說那傳道者底非邏輯的永生；傳道者是由於離開暫時的世界而打開永生底門的。如若我擁護社會的



鬥爭，你切不可以為戰爭與和平這一類的概念或事情，是有一條萬里長城，隔在中間的。

萬物是互相聯繫和互相依倚的。誠然，貪慾和憎惡，既可以被人誇大，和平也就可以被人誇大。但對於這貪慾，憎惡，和平之任何非難，只是非難這誇大。應受譴責的，並不是憎惡，而是過度的憎惡。我們若認識和平與爭鬥之間是有邏輯的相互聯繫的，就可以把諸政黨之爭鬥弄得較清楚些。那麼，貪慾與知足之間的廣大的深坑，就不成問題，而成爲問題的，是牠們之間可能有多少相同的地方。

正如戰爭與和平交雜於人類底心胸之中，故所有的各式各樣的事物，都交雜於宇宙的單位之中。在伊伯爾斯(Ebers)所著的我是人(Homo Sum)之小說中，修道士巴魯斯(Monk Paulus)，當他鞭打他底身體時，預嘗着天堂的幸福，說道：“我真心地相信謂：在地球上，欲找到沒有快樂的痛苦，是和欲找到沒有痛苦的快樂一樣地困難的。”而諾爾

友能斯比格 (Till Eulenspiegel)——一種惡作劇的人——說：我們上山若感覺困苦時，只要想到從山那方面落下去是容易得多的，困苦就可以減少了。這顯示出他是懂得辯證法的。邏輯之謂萬物——連最相反的東西——是同一本質的，是和謂夜是屬於日，莠是屬於草，一樣有理的。

爲欲使這些示例不會混亂思想，我們必須記住這些示例底主要點是在於闡釋心與身，思維與物體之間的大矛盾——一切的小矛盾都包括在這大矛盾之裏面。

你欲思想合乎邏輯，就一定不可把一件物當做獨立的東西，而應該把萬物當做爲一個本質——牠是萬物底物，是世界，是真理，是生命——底流動的微片。

所以，我們底邏輯，是真理底定理。真理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地下，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耶里柯 (Jericho)，不是在靈，也不是在肉，而是無所不在。

我們底邏輯，是智識底定理，牠教你謂不該由毀打你底頭腦來求智識，但僅只從經驗，僅只在萬物底整個的相互關係中，來尋求智識。

人在他底經驗之中，既然也經驗了錯誤，故科學千百年來的主要的問題，是：真理和經驗，是否是兩件不同的事物；我們所有的經驗，是否是我們底意識底幻想。加德秀回答道：不，我們相信有一全善的和最真的神，就不能有這樣的幻想。假如我們現在以真理底概念來代替神底概念，那麼，我們就又再確知經驗底世界並不是一個影子，而是最實在的現實。

後來，偉大的康德，稱世界真理為現象，因為他底思想不能擺脫去超越的信仰，還相信有一個超越的真理。雖是如此，我們現在還是明確地知道：過去一切<sup>3</sup>的區別，不過稍微蔽着普遍的世界單位。正如各式各樣的麵包店一定僅只生產麵包類的物品；故天與地，以及與天地相關聯着的萬物，都是真理底諸部分；而這真理是不能分開的，是被

人稱爲自然，宇宙，天神，和經驗的。語言給牠所鍾愛的真理許多不同的偏名，正如一個快樂的母親以無數的親愛的名稱來呼她底心愛的寶寶一樣。

佛爾巴黑 (Feuerbach) 這樣推論：“假如上帝不是一個異於自然和人類之特殊的人物，則他是一個全然多餘的物。……上帝這個名辭之運用，常時聯着一個特殊的另外的事物之概念，是一個擾亂的和混雜的惡習。你既然是一個自然主義者，爲什麼又欲爲一個有神主義者，而既然是一個有神主義者，爲什麼同時又欲爲一個自然主義者。離開這矛盾吧！上帝若與自然相吻合及混合，或自然與上帝吻合及混合，就不是上帝也不是自然，而是一個神祕的兩棲的兩性物。”

佛爾巴黑所說的話是對的。上帝之名辭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但真理也是被否定和輕浮所褻瀆。上帝，真理，和自然，不過是同一物底不同的名稱；這種清醒的智識，使我們能夠玩弄名稱而不陷於事物之錯誤。真地，這種名字底玩弄，使事物

明晰起來。

但邏輯要求我們應把真理認為絕對，認為權力，能力，和榮耀，牠包括一切的邏輯的和非邏輯的區別，與被區別的事物，以及辨別底能力之自身。

這樣的絕對底智識，這樣的世界智慧，不會使你想入非非，因為你具有這樣的智識，還知道你底理解已會悟：天上的真理，同時是地上的真理，不過很空泛地。我並不否認定義是有價值的和有教訓的，但我要叫你想：當你知道天文學是諸星底科學之時，你對天文學所具的智識，是何等的微小。所以，不管我把真理底意義定得何等清楚，我們還一定要完全理解牠底一切的細目，一切科學底細目之全部。而這種工作，對於我，對於你，和對於任何個人，都是太過繁重的。

（正如我們底視覺不能看盡所有看得見的東西，但因為眼睛當觀看一個對象時並沒有看透牠，故心智永遠不能盡知或盡悟這絕對的一切，上帝

底真理。但我們能夠知道或會悟個別的真理，普遍的真理底諸小片。理解力所瞭悟的，雖不是真理之自身，然牠還是真確的理解。



## 10

親愛的佑仁！

我以前的幾次演講所教你的，是一極平凡的事實，即：思想是世界底一部分。我好像是從河口而邏輯地向河源前進一樣，從部分談到全體。宇宙是心智底物質的母胎，正如牠是萬物底物質的母胎一樣。

我以爲你，或別的讀者，會責我底信札缺乏邏輯。這些信好像沒有照嚴格地系統的樣式來論述題材。請你原諒，這種缺點底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爲採用信札底樣式。這種信札式，不僅需要把全部



的內容，邏輯地排列起來，但也要使每一部分，都在每一封信中談完。這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底題目，並不是完成了的，並不是別人已做好而遺留下來給我的。我在這裏不僅是一個展示者，也是一個探險者——在一個雖經過許多人之研究然還是很黑暗的領域中探險。

我底上一封信底結論，解釋出用‘上帝’這個名辭來稱呼宇宙，贊成方面和反對方面都很有理由。但，具有絕對的品性之宇宙，顯然是極近似於布梅（Jakob Böhme）——高里而（Gorlitz）底著名的製鞋出身的哲學家——所說的‘無限的物體’（Infinite being）他說：“他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他不是愛也不是怒；但是永生的一體（Eternal one）。……所以，一切的力量，不過是一個惟一的力量。”

宇宙之外，就沒有東西存在；所有的現實的和想像的物體，都包含於‘一切’之中；‘一切’是萬物，牠不是甜也不是苦，不是大也不是小，但又是甜

和苦和大和小——這個命題是與那常用的老早就有的“同一律”(Law of identity)——即：甲等於甲——一樣地顯明。

‘一切’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會的。這最末的賓辭，或者會引人懷疑，因為宇宙並不是一個頭很巨和腦很大的人。因為這一個緣故，用‘上帝’這名辭來稱呼宇宙，是不適當的，因那個名辭常常使人以為牠是一個人物。‘一切’僅只藉人類的頭腦而思維，因此，全知 (Ommiscience) 也不過是普通的人類的智識。你，我，以及每一個別人，所具有的智識，自然是很有限的。但我們很可以希望我們所不知道的，別人家會知道，或者後人會發見；所以，人類的心智知道一切可以知道的東西。我們不能看見一切可以看見的東西；有些動物底視覺勝於人類底視覺。但，既然連最聰慧的動物，也沒有最高級的知慧，也沒有理性和科學，故除人類之外，就沒有什麼東西會知道什麼的。人類是無所不知的。但，牠底一切的科學，既然僅只從世界

推求得來的，故人類不過是形式的挑運者，牠所挑運的事物，都是屬於萬物底泉源的，都是屬於永存的自然的。我們底智慧，是自然底智慧，是世界智慧。假如，在月球上或在別的星球上，也有人類，他們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但，第一，這是一個沒有多大價值的空想，第二，宇宙的全知或全知的宇宙，絲毫不會受此事實之影響。照語言底合理的運用，人類的智慧是唯一的和全知的智慧，正如一切自然地濕的水是稱爲純粹的和簡單的水。我承認普洛拓哥拉斯 (Protagoras) 底格言：“人是萬物底尺度”。不論是誰如若他用別種尺度，他就是用超人的超越的尺度。

所以，假如我說這一切的存在底宇宙的總和是全能的，你勿以爲是一個鑄造無刀柄刀身的刀之無意義的魔力，也勿以爲我用‘全知’這個名辭是有任何超越的意思。

‘全知’顯然屬於邏輯底項目下，因爲智識和智慧底器官是邏輯底研究對象。而且，現在必須說明

白：人類的心智，雖遠勝於動物的心智，然也不過是一切的心智底一種。可是，你要記住：人類的心智，僅只當牠與神聖的宇宙 (Divine universe) —— 也可以稱為世上的神聖 (Worldly divinity) —— 聯繫着的時候，才能夠為牠那麼樣的。這個名稱很合適，因為從牠就可以理解出：第一，並沒有怪異的心智統治世界；第二，自然的宇宙並不僅是萬物底總和，但也是真理和生命。

自然地，宇宙之與撒巴斯底宗教的天主 (Religious Lord of Sabaoth) 相吻合，不過是一種比喻，而這比喻是跛行的。我們還可以用一盞不息的燈來比喻日，或用一支蠟燭來比喻月，或用一個伙食司務來比喻德意志底大臣。

邏輯將教你：我們雖可以用理解力來區別萬物，然萬物是同一種類的；除了這超乎萬物之整個的宇宙之外，一切的東西，不論是貧賤的人和短尾的獸，都是通常的東西。所以，僅有輕浮的無神主義，如自由思想家所供給的，是不夠足的。單僅否

認上帝，常時會造出別的偶像來。我們欲剖盡一切的偶像崇拜，就必須積極地理解神聖的世界真理。

邏輯一定要以‘最高的’，‘無窮的’或‘絕對的’為起點。一切的邏輯，即前後一致的或互相聯繫的思維，必須以牠為出發點。研究有限的因素，研究孵出雞來的雞卵，研究生出雞卵的母雞，研究按照達爾文所說的自然淘汰和適應而進化為母雞之同類的有機體——這些所謂科學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我們若沒有此類科學的研究，就不能理解世界歷程。但，這一類的智識，一定不會使富於思想的人滿足。邏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去尋求這‘至高的’，尋求一切因素底因素。不論是誰若覺得有使他底意識具有邏輯的程序之必要，他就一定要知道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特殊的真理與一般的真理，都是互相包含着的。

科學所要求之邏輯的思想，不過是謂我們應知道這最終的因素，一切思想底絕對的基礎。這種

基礎，就是宇宙；而外界的和內在的人類的頭腦，就是牠底一種品質。唯物主義者與唯心主義者數千年來所爭辯的問題，變成爲“心是世界的抑世界是心的”之問題。我們底答語，是平易而且明顯的：牠們屬於同一類的，牠們聯合構成一物，萬物底物。‘心’與‘物質的自然’是同一本質底兩種品性。牠們可以比喻做魚與肉，據該格爾 (Lazar geiger) 所說，有些非洲的土人很恰當地稱魚爲“水肉”。這樣地，‘心’之與‘物質的自然’，是好像‘魚’之與‘肉’，雖是差異的，然是屬於同一種類。

我記得在一份滑稽報上閱見這個問題：“什麼是貴人 (Gentleman)? 答案：貴人是有錢的流氓 (Loafer)，而流氓是無錢的貴人。”正如這兩種人在本質上是相同的而僅在金錢這種小微末節上是差異的，故你應該記住：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差異，所有的差異，都不過是一個絕對的世界本質底諸品性和諸屬。邏輯所要教我們的，是如何才會精通辨別術。從聯繫的立點去辨別萬物，是一種功

能，而知覺，明悉，理解，和通曉，都不過是牠底不同的名稱。當你以為這種功能是附屬於人，而人及其理解力是附屬於自然時，你就認識出：一切的區別以及一切被區別的對象都是附屬於無區別的整体，是附屬於絕對；而萬物一比着這整體或絕對，就不過是相對的東西，換言之，不過是附庸的東西。

我努力示明出：我們欲懂邏輯的辨別術，就必須意識到一種至高的一般的性質。而且，你切不可用在達爾文以前的人們對於動物界的見解一樣機械地蠢笨地思考這個一切的存在底總和，但你應該把世界當做是一個活的有機的單位，而理解力也和一切的其他事物一樣，是從牠發生出來的。在思想褊狹的人們底邏輯中，各種動物是離得很開的，是沒有什麼活的聯繫的，但達爾文却科學地證出動物界是有一種統一的統治力量，各式各樣的生物之生活是交雜的。這個著名的動物學家所發見之物種底交流（Interflow），可以做為邏輯的

世界潮流 (Logical world-stream) 之示例；在這邏輯的世界潮流中，一切的差別都不過是活潑潑的波動。這個不分的整體，必定總是我們底一切區分或分類之基礎。

我們已示明出心智區分這個最高的一般的性質，把牠分爲若干類，或把牠分析起來；而且我們已知道這個一般的性質，宇宙，並不僅爲心智底工作之原料，但牠也把心智的歷程包含於牠底總歷程之內，而心智的活動是自然的活動底一種特殊的功能。

世界不僅是智識底對象，但也是智識底主體；牠明識着，牠藉人類的心智而解剖牠自己的繁複。我們底智慧，在兩種意義上，是世界智慧：世界是被明識的，被區別的，被分析的；而同時，世界是藉我們底心智來明識，來區別，來……。當我稱人類的心智爲世界心智，爲上帝底心智時，我希望人家理解牠並沒有什麼神祕，我不過欲示明出思想或心智是僅只在世界的相互聯繫之中才能夠發生



作用；這並不是一種變常的和超越的事情，而是一件和一切其他的事物一樣的事物。

你切不可以為心智是真理底產生者，是一位小的神；但應以為心智不過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神聖，神聖的真理，以我們底心智做牠底賓語 (Predicate)。我們底心智並沒有產生什麼真理，但不過是真理底智識，牠僅產生真理底像片，而其所產生的像片，有的很肖，有的不甚肖。我們所產生的真理底像片之是否精確和真實，自然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但在現在和在這裡對於我們還是一件次要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要知道：真理，自然的真理或自然底真理，雖是高於一切的像片萬萬，然還是由諸部分，諸形式，構合而成的，而這些部分，形式，合起來就構成絕對。

## 11

親愛的佑仁！

斯傑爾（Johannes Scherr）在登於花園報（Gartenlaube）——一份德國的家庭刊物——的一篇題目為謨罕密德及其事業（Mahomet and His Work）的論文中，謂癡狂的空論家是在找尋着不相信宗教的人民。他說，這並沒有成功，雖然宗教的感情底火花在那些瀕近於動物的水平線之人民中是薄暗的。他接讀說，但這些宗教的感情底表現，是人類與動物之分界綫。正如在文明底較高的階段中，宗教是有限的整體對於無限之感覺，故在

文明較低的和最低的階段中，有一種空泛的衝動，使人類去把他底特殊的性質與宇宙的性質聯繫起來，並使牠們和諧。這是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的要求。所以，各時代和各地方的人民，常時於宗教中找得他們底唯心的渴望之滿足。“但，”這乖點的觀察家再說道，“我一定要聲明出：當我說‘人民’的時候，並不是指那些所謂浮動的人們（So-called Floating Population），他們，說起來很悲傷，已與自然的情況毫沒有聯繫了。我是指‘安定的’（Settled），永久的，真正的人民”。

上面所徵引的一段話，示明出一個“真正的人民”底戰士怎樣反對真正的邏輯。我們當把人民分為浮動的和安定的之時，應該邏輯地保留這個意識為基礎：各階級的人民都是包含於一個階級之中；推而言之，人類，猿猴，螞蟻和其他的生物，是一個家族底諸分子；推到終末，人類與動物，現實的與想像的，以及所有信神的與不信神的，聚合做世界單位，而且永遠不能“與自然的情況絲毫沒有

聯繫。”

一切的區別，都必須邏輯地根據於絕對的宇宙的單位之意識，萬物底互相聯繫之意識。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相信萬物皆生於神，動於神，和成於神之信神的人們，比那些思想彼此沒有聯絡如斯傑爾之流的自由思想家們，還要合乎邏輯些。信神的人們，其思想比那些輕浮的人們底思想更合乎邏輯，因為他們以神為起點和終點。但，連他們底思維還是不能極合邏輯，因為他們不能把他們底永生的全善的天主與罪惡，與魔鬼，疾病，悲苦，罪過，簡言之，與地上一切痛苦和過失，邏輯地聯繫起來。

單一的自然，無限，是邏輯底精髓。不論是自然科學(狹義的)，或形而上學，或形式邏輯，都不能使我們對於這‘萬物底物’底性質有點頭緒。僅只那認識出心與物質的自然，和一切的反對與矛盾，都是宇宙底形式，之思想定理，才能夠使我們得到那種線索。一個人，假如他沒有與浮動的極大多數

的人民相接觸，怎樣會覺出他是與宇宙有關繫的一個人呢？不論是誰，若他把某一特殊的階級當做真正的人民，他就沒有普通人民底概念或絕對的普遍性底概念。

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並不僅教我們謂一切的人類是平等的，但也教我們宇宙的平等。且，留心，這種宇宙的平等，並不與參差 (Variety) 相衝突，正如壺瓶底參差並不與器皿底一致相衝突，或正如餅乾和餅條之形式繁多並不與餅食底一致相衝突。

德謨克拉西的發展之敵人，他們當攻擊自由和平等底概念之際，就指出：自然是形式繁多的，人類各個人之間是有差異的，弱者與強者之間是有區別的，賢者與愚者之間是有區別的，男人與婦女之間是有區別的，若要把自然所造其不同的東西弄平等，是很專斷的。他們不能夠理解出類似的東西是差異的而差異的東西是類似的。他們囿於他們底階級的邏輯；其階級邏輯只看見差異，但看不

見一致，看不見一切階級底互相混合。

階級的邏輯謂：矛盾的事物，是不能存在的。照牠底見解，一樣東西不能同時是真的而又偽的。這種階級的邏輯對於存在之概念是很褊狹的。牠只看見在自然中有許多事物，但忽視了這許多事物也有一樣共通的性質。我們，却認識出每一事物，每一個人，是無限的世界底一小片，而且都具有牠底一般的性質，是永生的而又會滅亡的，是真的而又假的，是大的而又小的，是並不僅單方面的但也是多方面的，故是矛盾的。

在蘇格拉底以前和以後，哲學及宗教搜求真正的‘真’‘美’‘善’和‘是’，但得不到和諧的結果。然我們不能否認這個問題在幾千年底行程中一代比一代清楚。關台哥拉斯 (Pythagoras)，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培根，加德秀，斯拔諾利，(Spinoza)，萊伯尼志 (Leibniz)，康德，黑格爾，……這些偉大的人名，是這個歷程底大路之哩數標石。發展是很顯明的，但心智的發展與物質的發

展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心智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很被人所忽視的。心與身之間的渡橋，尙未被人找出，而哲學的發展，一直到我們底時候，是被人視做是一二十個著名的思想家所連接成的純心智的歷程。我現在欲指出給你看，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是從前的對於‘純’，‘真’，‘美’，和‘善’之研究底連續。牠現在教我們如何去邏輯地思維這些理想，而這種定理並不是從任何一個富有天資的頭腦創化出來的，而是從整個的宇宙的發展獲得來的。世界底物質的發展，激刺哲學家去開展思想底邏輯的定理；僅只在這個限度內，我們可以說思想底邏輯的定理是哲學家所使其發展的。你應該把人類的頭腦視為不過是無限的一般的槓杆底次要的槓杆，而這無限的一般的槓杆，不僅是純的，真的，美的，和善的，但也是真美善之自身，是世界或絕對。

絕對——牠被人稱為“善的天主”，後來被人稱為“無神的世界”，換言之，自足的宇宙（Self-

sufficient Cosmos) ——底理解，近代的教授們的智慧欲把牠逐出邏輯而降為一種以“形而上學”為名的特殊的部門。這種分工，並不是欲使增進研究底效果，但是欲使這種研究掩覆於神祕之中。那些對青年學生演講形式邏輯之教授們，把古代對於真美善之研究放在一旁，而想法使科學底光明不照耀及這些理想，使他們能夠把牠們保留於信仰底聖殿中而不變。

我們這樣地攻擊他們，看起來好像是不公道的，因為這些有學問的先生們是把真美善之研究留給形而上學的。但他們這種行為，是聯有一條故事的。尤其是偉大的康德，他最先在文字上提出這個問題：“形而上學有可能為一種科學嗎？”答案：否！形而上學所尋求的超越的真理——在基督教的言辭中稱為上帝，自由，和永生——是任何理性所不能找到的。但，這大哲學家既然是他那一個時代底兒子，故對於超越的真理作小小的讓步。

他說：超越的真理雖不能科學地確定 然相



信有超越的真理之宗教的信仰是有益於人類的。我們，在我們底時代，對於這拯救論 (Theory of Salvation) 思維得比較清醒一點，很願一切的超越主義逐出科學之外。“真正的人民”底代言者，欲把這爲人所頌揚的真理，自由，和永生隱藏於聖殿底幔後；然我們却把物質世界底絕對的真美善拉入於邏輯底廣大的日光之中。

邏輯既然是正確的思想底定理，就不能囿於任何一對象；牠也不能排除任何對象——不管是天上的東西或地上的東西——出牠底領域。現代的學問底巨大的光明，一定會使心智成爲邏輯底對象，絕對的真理成爲形而上學底對象，而且這兩部門是並駕齊進的，並不是這一部門從屬於那一部門的。

但兩種同等的東西，不從屬於一個較高的第三種東西，就缺乏邏輯，而那對於此種情形覺得滿足之頭腦是混亂的。邏輯的真理，不管牠願意與否，必定要爲絕對底一小片，必定要爲一般的真理底

一小片，而我們底任務，就在於把這一般的真理，移出於形而上學，移出於超越主義底領域，把牠移至這與人類的心智構合成爲一個不可分開的單位之清醒的世界。

真美善之研究，在蘇格拉底之前和之後，是哲學的研究底對象；而普羅列塔利亞特要求繼續這種研究。可是，我們經已說過，牠既然不過是一個真正地真美善之問題，故在一般的真理中，就可獲得一切真理的細目。倫理地善，美學地美，和絕對地真之問題，必然包含於一般的真理之問題底裏面，正如紅藍青諸色之必然包含於虹底裏面，可是，僅只抽象地。

我們底邏輯，以真理，普遍的真理，做牠底對象，是一種宇宙底邏輯，或世界觀底邏輯。牠教我們萬物底相互關係，是真理和生命，是真，美，善，是。一切高尚的，一切提高人底心的，一切甜密地攪動他底心懷的，都是普遍的自然，或宇宙。但這難於解決的問題，依然是沒有解決：否定的，醜惡

的，和罪惡的，我們要怎樣處置他們呢；錯誤，假冒，停滯，疾病，死亡，和魔鬼，我們要怎樣處置牠們呢？

誠然，世界是不穩定的，罪惡的，悲慘的。但這些都不過是偶然的表現，不過是世界底外形和邊緣。牠底永生，真，美，和善，是本質的，存在的，和積極的。牠底消極的，是黑暗，是來使光明更加明亮，所以，牠戰勝黑暗，並更光輝地照耀着。

統治階級底代言者並不能接受這樣的高尙的樂觀主義，因為他們已有永續的窮困和苦役底悲觀的職務。

## 12

邏輯，正確的思想底科學，第一要求真正的思想，換言之，合理的思想。邏輯是研究理性和真理的。

這兩種東西，雖顯然屬於整個的宇宙和屬於牠底真確的性質，但人們把一種神祕的性質給與牠們。理性和真理並不是從別的事物隔離開出來的，牠們不是單獨的東西。單獨的東西是沒有的。那些掩住他們底眼睛而靠內省要在人類的頭腦底深處找尋出真理和理性來的哲學家是跑錯路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與通常的邏輯之差異，就在

於牠不在聖殿底幔後找尋理性和真理，也不在博學的人底頭腦中找尋牠們，但要在世界底活的實在的和互聯繫中發見牠們。

教士，教授，法官，和政客，是“哥丹底賢人”（The wise men of Gotham）之主要人物，而我們既然是在他們底影響下長大的，故很難擺脫他們底破碎的邏輯。

我們對於宇宙之所以較洞悉，是大大地歸功於那些大哲學家。那些大哲學家雖有許多偏見，但就大體而論，他們是明理的人，都以爲官能是不可靠的，而相信着那被掩蔽的真理和理性，不過他們這樣的信仰，在理論上是多於在實際上的。在實際上，他們是張開着眼睛和耳朵而治事的。這樣地，正確的邏輯，雖與偽的觀念混雜着，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給我們。教士，教們，法官，和政客堅執住那些混亂的觀念，但我們却排除去牠們。

現在，我們認識出：理性和真理，不僅與世界聯繫在一起，但整個的世界，是最高的理性和真

理，或，是宗教和哲學所找尋很久的‘最完善的物體’，柏拉圖稱之為真美善，康德稱之為上帝，自由，和永生，黑格爾稱之為絕對。

假如主張在任何個體中不能找得完善的，是個無神主義者，那末，我就是一個無神主義者。假如相信這“最完善的物體”——不僅是神學者致全力去研究牠，但加德秀和斯披諾利也很致力去研究牠——的，是一個有神主義者，那末，我也是上帝底真正的兒女之一。

優越的感情和高尙的觀念，因為被人所濫用了，故有許多人很憎惡牠們，不欲再聽那些熱心的講道。他們對於單純的宗教底氣味很討厭。可是，我要使你確信：在未明確地認識神，理性，或真理底真正的性質之前，我們永不能擺脫去偶像崇拜。

“明識”是一個神祕的字。明瞭着智識底神祕——即是，智識底明顯的定理——是與邏輯——思維術底定理——相吻合的。

容許我用照相機來比喻智識底能力，你藉智識底能力而得到了一張宇宙的真理底照片。那麼，你從那比喻立刻就知我們只能得着這對象底極糊混的照片。這對象是太無涯的，太無限地偉大的和高尚的了，我們不能夠摹擬牠。然而，我們能夠接近牠。我們雖不能夠得一張真理底明顯的像片，但我們能夠把世界真理底照片弄顯明，換言之，我們能夠分次地攝取這無限底照片。你借助你底心智，能夠藉着限制底手段去會悟這無限。

絕對的真理，是呈現於相對的現象。完善的物體，是由不完善的諸部分構成的。一個“哥丹底賢人”也許把這話當做無意義的矛盾。但我們能夠把手，足，頭，和身分開來，而這樣分開來的手足頭身等，不過是一個屍骸底諸部分；若聯合起來，則牠們就一定具有活力（Vitality）。活的東西是由死的東西構成的，最完善的物體是由不完善的諸部分所合成的。普遍的真理包括萬物。完全的物體，包括整個的存在之全部，連不完全的東西也被包括

在內。偽的，醜的，罪的，恨的，是包含於真的，美的，善的之中。全個的存在是絕對的真理，而整體是由相對，由小片，由現象或外形所構成的。我們底理解力或我們底思考工具，也是這完善的物體底不完善的部分。我們底心智只能使我們得到絕對底不完全的糊塗的照片，但使我們得到絕對底諸部分底極佳的照片，可是，不過是照片而已。

思想和智識有好的也有壞的，有適合的也有不適合的，有真確的也有錯誤的。但，沒有絕對適合的思想。所有我們底概念和觀念是最完善的物體底不完善的照片；而這最完善的物體，不論在大的事物中或在小的事物中，不論在牠底整個或諸部分中，都是無窮的。自然底每一小片，是無限底——自然的小片。

我重複說道：這個世界底所有的各個部分或各種事物，除了具有牠們底不完善的部分性質（Their imperfect part-nature）之外，也具有絕對的物體底世界性質（The world-nature of the



absolute being)。牠們是不完善的完善(Imperfect perfections)。我們底心智，也是如此。人類的心智，不過是以理智爲名之心智，而且是可能存在的最完善的理智。同樣地，地上的水不過一切的水底一種。相信另外有一種不同的心智，相信有一怪異的心智；這種信仰，是和相信有一種天上的水，牠不具水的性質，而流繞賽安城（Castle of Sion，意即天國）一樣，是屬於同一個超越的範疇。連最完善的心智，也不過是——並且不能不只是——絕對的世界體（Absolute world-being）底一個不完美的部分。

研究思維術之人所應先學習的，是辨別真的思想與錯的思想，而欲辨別思想之真偽，一定不要誇大這些區別。一切的差異，都只能夠爲相對的。壞的和好的照片是屬於同一族的，而所有的諸族，最後是屬於絕對，是‘萬一’（All-one）底諸個體。

欲區別真確的思想與錯誤的思想，必須記住真確的思想不過是真理底一小片，而這一小片並

不誇大牠底自己的重要性，但牠自己附屬於絕對。

下面這個示例，可以說明上段所說的話。當天文學告訴我們謂地球每日繞牠底地軸而轉動，同時又繞太陽而轉動，並謂太陽是站定不動的之時候，牠知道太陽之站立不動，是不過一個相對的真理，故從一較高底觀點看起來，太陽是偕地球而轉動的。僅只我們意識到牠底相對的妥當性時，‘太陽是站立不動的’這句話才是真確的。反之，當農夫看見地球是站立不動的而太陽是每天東起西落之時候，他之錯誤，也僅只是在於他把他底眼睛所見的當為整個的真理，是在於他以農人的觀點去看絕對。僅這絕對底智識能夠使你決辨真理與錯誤。不論是誰，若他以爲太陽是繞地球而轉動的，而同時他又知道這種轉動不過是部分的真理，那麼，他並沒有什麼錯誤，但他所見是很真確的。絕對的真理底智識，使我們明瞭出錯誤的和正確的思考方法。正確的思考方法使我們當判斷時會敏捷，謙卑，和寬容。

“世上最聰明的人”〔譯者按：這是指蘇格拉底〕很自豪於他底謙卑，知道他是不懂什麼的。他底榜樣，在現在的時候，還是很可以介紹人家去學他的。自從蘇格拉底以降，我們雖學知多了許多，但比着這一切的智慧底無窮的泉源——好的母親似的自然——我們所知道的，是極少的了。我們天天學習，但我們永遠不能學到盡知一切。蘇格拉底堅決地信仰真理，確信真理之存在，相信而且確信人類的心智底職務就是研究真理；他之所以偉大，就在於此。

在另一方面，詭辯家 (Sophists) 則對於萬物都爭論着和辯難着。他們很輕浮地輕侮一切的真理和研究。現在，這種同樣的輕浮性憑藉於康德；他被他那個時代底偏見所束縛，把真理移於超越的世界，而稱我們底實在的世界為“現象底世界” (World of phenomena)。我們底邏輯，則與他相反，主張謂：世上的現象， (Worldly Phenomena) 都是——沒有例外——一個真實的真理底諸小

片，而零碎的研究，是真確的求智術。

詭辯家謂萬物都可以加以否認和辯難；這種詭辯學說，與我們底學說，有一點相似，因為我們底學說主張謂：宇宙是真理，而宇宙底一切的諸部分，是真正的諸小片；所以，煙與霧，理性與想像，夢想與現實，主體與對象，是世界底真正的分類——雖不是真理，然是真的。因為這個緣故，你值得注意詭辯的思考法與邏輯的思考法之間的區別。與蘇格拉底同時代的人們，到現在還是活着。他們藉上帝之名來教人，而又不信仰什麼，但我們却以為真理——日常的赤裸裸的和平淡的真理——是神聖的。



## 13

亞里斯多德在他底靈魂論 (Three Books on The Soul)中很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人類的靈魂是有五種或再多的官能呢抑僅有一種官能呢？評註者，啓斯曼 (J. H. von Kirchman)，哲學叢書 (Philosophical Library) 底編輯者，在脚註中（第一七二）說人有六種官能。他把感覺分爲純粹的感覺 (Pure feeling) 與活動的感覺 (Active feeling)。按照這種說法，舊時的關於五官的名辭，與陳腐的四原素是屬於同一範疇。現在，我，你，以及任何讀者，都用不着再深究這個問題：一切的感覺是可以

概括爲一種感官呢？抑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是有五官呢，抑如啓斯曼所說是有六官呢，抑或甚至有第七官能——這第七官能能感覺那不可思議的東西，有一些樂觀主義者希望這第七官能會跟人類底逐漸完善而逐漸發展——呢？我們只要顧及牠與邏輯的，基本的問題有關連的地方，即，整個的世界是僅只一物呢，抑是無限地許多的物底混合呢；所謂物是獨立的主體和對象呢，抑牠們不過是一個世界主體底諸賓辭 (Predicates of one world-subject) 呢？

我望出窗外，看見河，街，橋，屋，和樹。每一件物都是獨立的，然都與一切其他的物不可分地聯繫着。心智視世界底諸品質爲主體；但這心智的主體也應該知道牠底活動，牠底辨別，和牠底理解，都是形式，都是絕對——牠雖分爲許多類，然還是不分的整體——底形式的分析。

你欲精通這種思考術，須先知道：萬物不過是在名稱上稱爲物，在實質上是世界品質 (World-

attributes)，這即是說，是相對的物（Relative things）或絕對底賓辭（Predicates of the absolute）。隨後，你就會理解出我們底思維和說話有權利可以把一隻椅子當做是一件物，也可以把牠當做六件物——牠底背，牠底坐位，及牠底四足。你就會認識出亞里斯多德之五官並不是一種永久的真理，但是一種分類，這分類是永久地變動着的。辨別就是分類。

我很知道我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勇敢的主張，也知道這主張是很不容易詳細證實的。因為這個緣故，你切勿希望我能夠立刻用幾句話來說明白我底意思。不僅是有一般的偏見——這種偏見把心智的職能（辨別，明識，理解，思料）弄成爲世界上最神祕的和奇異的東西——之妨礙，而且牠在事實上就使是跟時間之推移而逐漸明顯，還是極隱晦的。

關於這一點，自由教會（Free Church）底教士希輅尼米（Hironymi）寫道：“現代底最著名的自



然科學家，如杜伯斯勒茂德 (Dubois-Reymond)，他們同時是思想家，經已承認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感覺，生命，和意識，也不知道牠們是怎樣發生的，而這種智識底缺乏，對於真理和宗教，比任何確實的智識都有價值得多。所以，我們繼續信仰，我們對於宇宙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理解牠，但驚異地欽羨牠。較高的存在，意識，是非我們所能解釋的，所以，牠還是一種奇蹟，是唯一的永存的絕獨的奇蹟。”

教士們不知道牠在本性上是什麼，而唯以欽羨和驚異是務。然，我們所欲的，是理解和明識。我們欲精通神祕，故我還可以寫多幾封論邏輯之信札，而你也可以再研究下去。

我將試用一個平常的事例，來示明出理解或辨別之依據於區分 (Division) 或分類 (Classification) 是到怎樣的程度。

假定，你在天才亮的時候就醒來，看見臥室底一隅有件奇異的東西蠕蠕而動，但不能辨別出那

蠕蠕而動的東西是什麼。知道牠有外形，是不夠的；因為“外形”這個概念，可以應用於萬物，於一切的自然和非自然的物，於一切好的和壞的神靈。就使你知道那件東西只能是自然的物，這話所解釋的還是很少；因為“自然”這個名辭，也不過是之另一個名稱。但當你確定那奇異的物的是生的萬物抑是死的，是帷幕抑是衣服，是人抑是動物之時候，你就理解或認識得較多些。你就知這種心智的啓牖，不過是分類而已，不過是決定這個神祕的事物應歸於哪一個項目之下而已。把真理和生命底現象或外形，分類起來，這就是明識，就是運用心智，也就是啓牖頭腦。

但，現在還要考慮：我們應分類到怎樣的程度，才能找到一種綱目，牠使我們會有完全的明悉和精確的智識呢？假定，在上面所舉的事例中，你已確定那移動是歸因於一貓，解釋底審究的能力還沒有達到牠底線索底末端。下一個問題是：這隻貓是自家的貓呢抑是他家的貓呢，是黑色的呢抑

是白色的呢抑是灰色的呢，是小的呢抑是老的呢。當你最終認識牠是大雄貓彼得時，須記住：知悉的主體與被知悉的對象都是絕對底一部分，而且也是絕對地和無限地微小的部分，我們永遠不能夠盡悉牠。

請記住我們在這裏說及奇異的東西，我們所注意的，不是彼得或達比，而是心智；心智是我們所欲知道的，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運用牠。我之所以視牠為奇異的，不過是因為牠很難知道。我在上一封信中，把牠比喻做攝影機。現在，我說牠是一種工具，藉分類來辨別事物。你勿因此就弄不清楚。分類是產生心智的照片之不可少的助力。在這場合，我再著力地說：智識底能力，和別的東西一樣，不是單獨存在的也不是為牠自己而存在的東西，但僅僅在這宇宙的相互聯繫之中才能夠有所成就。上面所說的現象，你知道牠是屬於大雄貓龐德時，和屬於彼得底綱目，假若你從前對於貓族和所說的個別的物種不熟悉，那麼，你所知道的，就完

至不成爲什麼智識。你理解出這隻大雄貓與這個奇異的動作，是同一性質，或者說，是屬於同一範疇；但你這種理解一定要與你底以前的經驗聯絡起來，才是真實的啓牖，智識和理解。

佛爾巴黑 (Ludwig Feuerbach) 說：一個聰明的著作家之所以成名，是因爲他假定讀者也有智慧，不把他底主題，像迂腐的教師似地咀嚼爲許多微細的部分。在別一方面，我却以爲假定讀者之智慧也許假定得太多，故我在這裏是採用教師的方法，因爲這個題目對於你是新的，而且有許許多多可供你思忖的地方。

我欲用一個通俗的事例，來示明：洞悉或理解是什麼，怎樣藉洞悉或理解來明識和熟悉那些不知的或陌生的事物。誠然，心智的光明是以前智識所照耀出來的，但你所求的，是新的智識。你要知道光是怎樣起的，因爲你藉藉牠來求得更多的光，新的光。現在，所有的異物，都具有物體底辨證的品質，同時，又是陳舊的東西。僅只藉助於舊的智

識才能夠求獲新的智識。換言之，舊的和新的，以及我在這裏所解釋爲分類底能力之智識，牠們僅只在全個的存在底體系之中才存在。

舊時有一種偏見，以爲智識是和蓄錢一樣地集成的；你一定要把這舊偏見掃除去。那種譬喻，雖也可以助人瞭解，但不適爲邏輯的思維之用。一種智識是屬於另一種智識，而一切的智識以及整個的存在是同屬於一類。這樣，你就會明白：在你少年底起首的時候，你底智識並不是在同一時候開始的，而是於不知不覺之間發生出來的。你是這樣，整個的人類也是這樣。牠在少時，是沒有智識的。誠然，牠有智識底胚胎。但獸，蟲，和含羞草，也不是有這種胚胎嗎？簡言之，知覺和理解之光，照其極端的字義來說，是並沒有什麼新的，但是與舊的聯繫着的，與世界之一切聯繫着的，並且是同一類的。我們所有的智識，必須合併在一起，構成爲一個智識，一個系統，一個領域，而這就是現實底領域，真理底領域，和生命底領域。

系統的分類，是邏輯或思考術底任務。這種思考術底第一條要件，就是意識到這個不分的整體，以及牠底普遍的單一性。換言之，是意識到：一切的科學的分類，都只有形式上的意義。

宇宙底單一，是真確的，而且是一個唯一的真理。這一個唯一的世界真理，是充滿着差異，是絕對地類同而確又是絕對地互異；然這並不與合理的單一和平等相矛盾，正如各種的鼻有各種不同的面孔然還是具有同一的鼻面。

亞里斯多德把官能分爲五部，人類學家把人面分爲五種，而物理學者把空間分爲三度（Dimensions）。現在我所要指示給你看的，是：這樣的區分，雖是真的和對的，然決不是真理和正確，但不過是分類。邏輯底根本的要求，是：按照心智的作用去規定科學的分類。心智底職務，就是去分類。這是牠底特具的品質；而且是與這個不分的真理並沒有絲毫的矛盾。

舊時的自以爲聰明的人，主張謂：一個有理性

的人，切不可與他自己相矛盾。這個教訓是很聰明的，然是極稀狹的。黑格爾主張謂：一切都是合理的，故矛盾也是合理的。在這個保守的外貌之下隱藏有極革命的智識；而“破壞的”思想者就利用這革命的智識，來斷然地反對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們及其固定的，死的，和紊亂的程序，因為牠不能容受任何的矛盾。

理性以在普遍的相互聯繫中之邏輯的分類來把一切的矛盾和反對溶化爲和諧。“萬物各有牠底時間和空間。”假如牠不願被稱爲非理，理性就一定要理解到牠底反對，聖經的“組織”，不過是形式上的反對。必須知道上帝與世界，點魂與肉體，生活與死亡，動作與靜止，以及兩元論者 (Dualists) 所稱呼牠的什麼名稱，都是兩而又是一。那麼，保守者顯然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們糊塗地信奉着“好的舊制度”，追普羅列塔里亞特陷於絕望之境，使牠不得不起來推翻那種制度。在另一方面，懷惡意的革命家是真正的保守者，因為他們把他們自己

降低至爲世界底動力——這動力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永生的——底卑賤的奴隸。

這些信札之主要點，就是：思考底工具，是和一切普通的東西一樣的，是宇宙底一部分或一品性。她，第一，屬於物體底一般的範疇。而又是一種藉範疇的分類或區別來產生人類的經驗底精細的像片之工具。我們若欲正確地運用這種工具，就必須明確地認識出：世界單位是多形的，而所有的各式各樣的東西是一個單位。

古代的伊勒德哲學 (Eleatic Philosophy) 底謎就是：‘一’怎樣能包含於‘多’之中，而‘多’怎樣能包含於‘一’之中呢？





## 14

製鞋和種菜，其為科學，是和物理學，化學，及天文學一樣的。寫，讀，和算曾經被人稱為基本的智識，而我雖並不否認牠們對於心智之培養有一種基本的價值，然我能夠忠實地說：我嘗遇見過不會寫也不會讀但智識却很豐富的人。我欲以這個實例來示明出智識和科學底程度，誠然是有高低，但這樣的等差，只有暫時的，地方的，相對的，或主觀的意義；萬物在‘絕對’中是一樣的。

你時常可以聽見人說笑道，在絕對底夜間，一切的貓都是灰色的，一切的婦女都是美麗的。這種

譏笑，並不會阻止我們再三研究‘絕對’——我屢次稱絕對為邏輯底主題。請你只要記住：切不可為牠是神祕的。絕對是一切的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之總和。

一切的科學底主體及對象，都屬於‘絕對’——通常稱牠為“世界”。

其他的一切科學，都是以有限的小片，相對的事件，為其對象；然心智底科學却研究一切的对象，研究這‘無限的’。我常時述及這一點，因為我們若不認清楚這一點，就很易把我底題目弄亂。我所領講的，是心智底科學；所處理的是萬物，是宇宙；因為我所應證明的，並不是我們當製鞋時或當研究天文學時心智怎樣適應，而是心智之一般的適應。我經已示明出牠底一般的行為，而這必然地帶領至包羅萬物的一般性，領至絕對。我們所欲學習的思維術，不是在這領域或在那領域中的思維術，而是以研究一般的世界為務的思維術。

心智是宇宙底一個特殊的部分，和別的科學

的或實際的對象一樣。但牠並不滿於部分的工作，而且牠知道牠自身和一切特殊的事物都是絕對的主體——這絕對的主體與一切的事物普遍地相互聯繫着——底品性或質辭。

人類的心智。有時被稱爲自意識 (Self-consciousness)。但用這個名辭來稱呼這樣的一個無限的工作者，來稱呼無限底找路者，來稱呼你底，我底，和每一個別人底對於世界以及對於一般的存在之意識，是過於狹小了。

心智是具有先天的觀念 (Innate ideas) 呢，抑心智好像是一張白紙而由經驗把智識印上去呢？這個問題，很早很早就有人討論。這是智識底起源之問題。理性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是從什麼地方得到我們底觀念，判斷，和結論？是從我們底頭腦底內部內省得來的呢，從默示來的呢，抑是從經驗來的呢？我們所經驗的一切事物，以及經驗所用的心智，是絕對底默示；當我叫你考慮這一點的時候，我想你一定會很迅速地決定智識是從什麼地

方來的。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都是經驗。假定心智是一張白紙，但欲寫字，這張內界的紙也必定和外界一樣地在寫底歷程中要有手，有筆，和有墨。換言之，一切的智識，都起源於世界有機體 (Worldorganism)。心智中所固有的，不是智識，而是意識，是世界意識 (World-consciousness)。牠所有的意識，不是這種或那種的意識，而是一般底意識，是一般底存在，是絕對。

有一個特殊的事實，使心智底科學不能前進。心智從外界得到的智識，稱為經驗的智識 (Empirical Knowledge)。心智所固有的智識，稱為跡先的智識 (A Priori Knowledge)。兩山之間常有谷，金不是鐵，部分總小於整體，一個三角形底諸角共等於二正角，圓形是圓的，水是濕的，火是熱的，等等，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不論在天堂上，在地獄中，在將來的時候，都是如此的，雖然我們還沒有經驗過那樣的地方和時間。這很顯明地示出我們底頭腦中藏有一個秘密；而神祕的商賈，他們利用這種

祕密，相信他們之關於上帝和較高的威權之自私的智慧，都是屬於永遠固有的真理。因為這個緣故，普羅列塔利亞特必須終結這個關於智識底起源之爭辯。

我們底邏輯問道：智慧是從人類底頭腦底內部神祕地生出來的呢，抑是同於一切的經驗從外界得來的呢？我們把牠是否從天上降下來的之問題置之不問。

答案是：明識，理會，了解，思維，需要內在的與外界的東西，主體與對象，頭腦與世界。真理在這里，也在那里。真理是有點神聖的，即，牠是無所不在的和是絕對的。

但怎樣解釋那超越過一切經驗之神奇的跡先的智識呢？答案：心智不僅具有知悉事物底一般形態之能力，但也具有把整體分為諸部分及以名稱來規定牠們底意義之能力。這即是說，牠把整體切分為許多薄片。但並不像製臘腸的工人一樣，把所有的薄片，都視為臘腸似的。你會從你自己底經驗

及從我底三番四說的話記憶出世界並不是一個單調的單位而是一個複雜的單位。這個紊亂的結，由心智上的隔分，由分類，把牠解開和釋明。但心智也從差異的事物抽繹出共相來。例如，當我們會悟金屬底概念之時候，我們並不計及金與鐵之間的差別。隨後，當我們繼續類分金屬，把金與鐵區分為不同的種類時，我們就很知道金與鐵是同一的一般的金屬的性質底不同的種類。我們知道牠們底名稱所表示的是什麼。並且，若這些名稱，保有牠們底意義，我們就知道不論是在天堂上或地獄中，金總不能為鐵，而鐵也不能為金。水和火，是我們從宇宙所取得的特殊物，而稱牠為火為水。那麼，這些名稱之有特殊的意義，是有什麼奇怪嗎？我們之確信：不管在什麼地方，若該地方所流行的是意義而不是謬妄，那末，火是燒的，水是濕的，圓形是圓的<sup>註</sup>，每一三角形底諸角之和是等於二個正角；這是有什麼奇怪的嗎？

這些示例，誠然是極通常的，但我以為牠們指

出得很清清楚楚：先天的智識與經驗的智識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形式上的。你會認識出這兩種不同的智識，是屬於同一類的，都是內界與外界之混合物。跡先的智識，我們知道牠與跡後的智識（A Posterior Knowledge）出自同源，並知道不論是跡先的或跡後的智識都是我們用心智去求得來的，那末，牠就不再是異蹟了。所以，心智之與世界聯繫在一起，是一切的智識底主源，而外界的自然以及我們底內在的理解力都是一個一般的自然——牠是真理，是絕對——底諸部分。

諾勒（Noiré）說：“僅惟逐漸的，遲緩的，按次的發展，能夠使有思想的人擺脫哲學的神怪病。”

辯證術或邏輯——牠謂世界整體（或整個的世界）是一個物體——是絕對的發展底科學。該格爾（Lazare Geiger）說道：“在自然的萬物底整個的組織中，沒有一件事情比神奇怎樣避去我們底視線和永遠退避得很遠以逃脫我我們底觀察更為奇怪的。在想像生出不連貫的和奇特的事物之地



方，理性就安放下‘齊一’和‘過渡’。”

我們增添道：理性底定理——或邏輯——主張謂整個的世界是齊一的，同時主張謂萬物都是神奇的，或主張謂只有絕對——即一般的存在——是神奇的。換言之，每一件東西都是神奇的，同時，沒有一件東西是神奇的。

我們證明出那些最差異的事物——如熱與冷，以及一切隔離得很開的互相反對的事物——都不過是平易的區別，是唯一的自然底形式；我們是證明出：按次的和實際的過渡，絕對的漸次，萬物底互相混合。

我在這些信札之中，試要證明出各種智識是宇宙底形式，並以通常的實例來示明，因為這些通常的實例具有一種通俗化的效果。但為欲滿足那些較準確的思想底要求，我將立即討論因果關係底神奇。‘萬物必皆有因’這個無可辯駁的命題，是被人視為最奇異的先天的智識，而牠之時常被人所誤用，引起了許多邏輯上的混亂。

## 15

我底兒子！

假如我從海外的航行回來，欲告訴你許多我所沒有看見過的事物，你可以很正當地懷疑我所說的話是否真確。健全的理性，要求：陳述那些不熟悉的事物，應以積極的樣式出之，而不應以消極的樣式出之。假如這句話是真的，那末，當我解釋心智底性質時，以消極的樣式出之，證明出牠並不是神奇的，並證明出智慧沒有什麼怪異的神語，我豈不是錯了嗎？我回答道：否。一直到現在，心智還是一個“燐火底意志”，被放大為一個熾熱的人。欲

理解‘燐火底意志’，必須移開去這“熾熱的人”。邏輯一定要指示出：人類的理性，並不是一奇蹟，並不是智慧底神祕的倉房。在這一類的事例中，消極的辦法，於程序上，是積極的。不論在什麼地方，若一件事物被偏見所掩蔽，我們必須先掃除去這些偏見，然後才能顯出牠底真相來。

著名的康德問道：“跡先的智識是怎樣可能的呢？”我們怎樣達到經驗所不能得到的事物底智識呢？答案是：心智不能成就這樣的一個異蹟。康德很詳細地和很深刻地證實這個答案。但他在美中留下一根齷齪的頭髮。

他發見出我們底理性只能夠解釋現象。而真理與現象之間的混雜，自古代就當牠為一個缺點地傳下來給他。他孜孜地謀求解決牠，但是還留下有工作待他底繼承人去做。超自然的事物底研究，與自然的事物底俗的研究，在本源上，是極交雜的。自然科學底真確的結果尚未為一般人所皆知時，思想家就已常把那些超自然的事物，留給信

仰，而把科學限於研究自然的現象。這即是說，科學已進到專以實際為務的階段，而不再注意及現象與真理之間的衝突。但是，邏輯——牠是人類的心智中所固有的——對於把信仰與明識分劈為二物，是不能滿足的。牠要求一種單元的體系，並且，非把原始的‘信仰之林’全然放於‘教化’之下是不停休的。

文化底邏輯的衝動，使康德繼續蘇格拉底所開始的工作。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從外界找求真理。然，我們底邏輯却謂：一切是真的，而真理是一切。伊洪派 (Ionic) 自然哲學家，把物質做為一種崇拜物。達爾斯 (Thales) 崇奉水為萬物底物，另一個人則崇奉火，再另一個人則崇奉數 (Number)。這種‘物的崇拜’，是崇拜真理。他們尋求理解，但是從‘誤解’出發。從宗教的文化到科學的文化，是一個步驟，並不是一個跳躍。當蘇格拉底轉移向內界去尋求真理並且以他底“明識你自己”來開始精密地檢查人類的靈魂時，就已取了第二個重要

的步驟。

大家都很清楚“世上最聰明的人”並不關心於空氣和水，並不關心於自然科學底較狹的領域內的東西，但關心於真美善，關心於人類（狹義的），關心於精神底領域，關心於靈魂。他讓他對這個特殊的部分之興趣使他崇拜精神的部分；這實在是不聰明的，因為結果使他忽視其他的物質的部分。照哥德底名言，同一樣事物對於一切人並不是都適合的。故，蘇格拉底之所為是對的。他，以及他以後的一切的哲學家，都研究心智。他們所遺漏的，是現在才微放光明的智識；思考力並不是一件神奇的工具，但是整個的自然底一特殊的然還是普通的部分。這些哲學家於一個特殊的美質中找尋真理，但你却應於萬物底相互關係中去認識出真理。

科學不斷地努力掃除那些異蹟以及對於異蹟之信仰。但這只能夠逐漸地完成，故邏輯家還多少有點偏執和混亂。偉大的康德也不是例外。他尋求

最高的真理，並且爲要尋求最高的真理而研究心智。他之所以受人家所稱頌的，是因爲他很清楚地解釋出：這種心智對於超越的東西並沒有負何種任務，而且牠只能夠領悟現象——自然的現象。然而他還是讓超越的殘物遺留着。

照康德之主張，我們之所理會的事物，是牠們底外形，而不是“牠們之本身”。可是，我們一定要相信：有一神祕的真理潛伏於外形或現象之下，因爲若不如是，則我們必達至一個荒謬的矛盾，即沒有呈現的東西，也能夠有外形。他謂這心智只能夠在經驗底領域中發生作用，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就應捨棄去關於超越的東西之無終止的根求。可是，我們應該在理性底屋中留下一點點地方給信仰，而信仰之所望的，是越乎經驗的護衛着上帝及其誠命的神祕的真理。

後來的哲學家，尤其是黑格爾，對於康德之指定心智僅只研究現象而信仰則研究‘絕對’和‘無限’這種劈分法，都不贊成。但他們還不能理會這事。

他們還不管全然把理解底本源和真理底單元性弄得清清楚楚。所以，現在的反動勢力，能夠重新大呼“退回至康德”之論調。大家都很知道勒信怨言斯披諾利在他那時候，被人當做“一隻死狗”。而馬克斯尖銳地說道：“現在的黑格爾，比在勒信底時候的斯披諾利，還要被人當做一隻死狗。”勞働階級底敵人，是進化底敵人。他們欲保持以前的狀態及他們所覺得很安適的好的舊時代。所以，邏輯底工作，是待普羅列塔利亞特去繼續的。康德以為形而上的真理，是與自然現象相對立，而且是不能驅逐出心智的；我們應顯示出這種形而上的真理，不過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空幻地誇大的東西。

照我們底邏輯，宇宙是真理，而萬物都具有牠底性質。萬物底相互聯繫示明出這樣的真理是邏輯的，而這樣的邏輯是真的；所以，這個定理可應用於科學所認為合理的和真確的之一切事物。

我為欲幫助你理解這絕對底一般的神奇，並且使你底思想擺脫去一切特殊的神奇，故引述康

德底理性底評判。牠謂：我們底心智，僅只與自然底其他現象聯繫時，才成爲智識底泉源。不過，他底評判僅限於神奇的因果關係。這表示出他不過是一個尋求邏輯之人，而不是操縱邏輯之人。有外形，就必定有呈現出該外形的或種東西；這種因果論定然是正確的。可是，康德以爲這個‘或種東西’在性質上是超越的，或形而上的；有外形，就必定也有或種很不同的，很離開的，很奇怪的，和很神祕的東西——這是一個全然錯誤的結論。

康德把絕對的真理與‘外形’分開，以爲絕對的真理是隱藏於外形之後面，而從外形來推究絕對的真理；這種推理，是以真理底拜物似的概念爲基礎。欲正確地運用推理力，第一個條件就是認識出：真理是世界底共通的性質。

每一現象，必有因果；這句話與我在前信所論及的“因果關係”是互相吻合的。這一個問題，也可以說爲：有‘賓辭’就必定有帶着賓辭的‘主辭’。我爲欲使人不會誤解我底意思起見，再著力地說道：我



並不懷疑這結論之正確，但我不過反對把這結論應用於形而上的東西；這個結論底形而上的運用，是和當“上帝底人”試要證明出他底神學是理性中所固有的之時候的教士之運用牠一樣無二的。

我們底理性底定理，示明出：一切的因果，是同種材料的；我們底推理力，是一種事實上的東西，並沒有生出什麼神祕的或形而上的幻夢。

## 16

今天我回轉來討論因果關係之問題。我們知道每一事物都有牠底因。我們雖沒有經驗過月球和天王星，但我們知道在那些世界體上也是如此的。這樣，心智就好像是一個神祕的倉庫，裏面藏有先天的智慧。這個倉庫底裏面，也藏有，例如，‘一切的白馬是白的而一切的黑馬是黑的’之智識。在未知的地方，其他的馬底顏色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但白馬和黑馬，不論在什麼地方，連在我們所沒有經驗過的地方，我們都知道是白的和黑的。可見，我們底心智顯然是一種超乎經驗的工

具。因為這個緣故，好像很難說出：這樣的神奇的默示之供給，到什麼地方才停止；心智將引我們超越乎經驗底領域而入於何種的神祕的境界。

我們為欲使人類的智力不會現示出好像是超越的，為欲規定牠在自然力底一般的範疇中的位置，就必須研究牠與因果關係和跡先的智識有什麼關係。

第一，要注意：一件事物，經了解釋之後，是與未解釋時一樣奇怪的。一件事物之科學的解釋，並不能——而且不應——掃除去我們對該事物之驚訝，而是把我們底驚訝減少到合理的限度。心智是很可以依然為一件很奇怪的東西或主體。不過牠底奇怪性應該減低到萬物——牠們都是同等奇怪的——底一般的限度。你“解釋了”水是什麼以後，你知道牠是二種化學的元素所構成的並且詳知牠底所有的品質以後，牠依然是一種奇怪的神聖的液體。

“萬物皆有其因”。什麼是“萬物”呢？牠們是字

宙底品性；是宇宙底附屬物。心智中有一種先天的智慧，知道：世界是一物；萬物並不只是任何一物，但是都屬於一主體。心智，在本質上，是絕對的統一。牠自己知道萬物是相互關係的；而因果關係之意識，不過是宇宙的相互關係之意識。且，我主張：宇宙的相互關係之意識，是我們底頭腦所固有的；當我們認識出牠是一個與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樣的事實，是一個與其他的一切現象具有同樣的一般的性質之現象時，就把牠之所以為頭腦所固有“解釋明白了”。

在我們底意識中，有或種先天的智識；這是一件無可疑辯的事實。所成為問題的，是怎樣解釋這個事實。在這一點上，普通人對於“解釋”，明悉，理解，等，都懷有一種過於誇大的見解。其實，“解釋”一件事物，並不是溶解牠，如糖溶於水中似的，而是類分牠。

蛋之孵化，當你明悉出這個歷程是屬於相同的歷程底全類時，就解釋了。假如你糾正一般人對

於解釋所懷的空幻的見解，就一定看出：萬物底一般的相互關係之先天的意識，是與水底潤濕，物體底重力，或黑馬底黑色，一樣地是自然的，明晰的，用不着再解釋的。

心智及其邏輯，就使我們已把牠解釋和理解了牠，牠依然是一個奇怪的主體。正如泥土本來就是不透明的和軟韌的，玻璃是透明的和脆的，萬物是具有先天的品質，所以，意識也有牠底分開的天的性質。到這個限度，心智不僅是從經驗取得智識，但心智也是一個智慧底倉庫。可是，這樣的智慧倉，若沒有經驗，其意義是等於有眼睛而沒有光。

爲欲使我們底題目不會彎曲，我再說多一遍。我們所要學的，是怎樣適當地運用我們底心智，怎樣自覺地運用我們底意識？爲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研究牠底本質。但牠底本質，一直到現在，還是隱蔽着的，神祕的。我們若以爲這種性質是超越的，我們就不能理解牠。所以，我們底課本底第一

段，說：心智和萬物，是屬於同一範疇，是屬於世界萬物底綱目。

第二段說：假如我們把人類的心智所發出的思想，分爲二類，即先天的思想——如因果觀念——和生於經驗的思想；我們應該知道這樣的區別，僅只當我們認識出思想雖因有一明顯的矛盾而分爲二類然還是一類的之時候，才是正確的。天先的智慧與後天的智慧，雖盛於二個不同的碟，但是取自於一個世界總鍋。

因此，因果底智識，雖可應用於世上萬物，但不能應用於整個的世界。假如一切的智慧確是世上的，那麼，我們就一定不可帶着因果概念而飛出於世界之外。

這是所爭論的特顯的論點。

萬物是一物，是互相依倚的，是在因和果底關係在類和種底關係中互相從屬的。萬物有一因，即是謂萬物有一個母親。每一個母親有她底母親。若推論下去，最終必歸結於世界母親（World-

Mother) 或母親世界(Mother-World), 必歸結於絕對——這絕對雖自己是絕對沒有母親的, 然一切的母親都包含於牠底胎中。

‘因’是母親; ‘果’是女兒。每一個女兒, 並不僅有母親, 祖母, 和曾祖母, 但也有父親, 祖父, 和曾祖父。女兒底本源或家庭關係, 並不是單方面的, 而是多方面的。同樣地, 萬物不僅有一個因素: 但有無數的因素, 而這許多因素聚合為‘一般的因’。

你底心智底裏面, 有這種天先的智識: 萬物各有其因。牠會接受這個教訓: 世界中一切的因素都是包含於絕對的世界因素 (Absolute World-Cause) 之中。不僅要確定心智底真確的概念, 但也要以心智去闡明宇宙底概念; 這就是邏輯底精粹。

萬物皆有其因, 但若要求世界母親也應該邏輯地有一個母親, 那就把邏輯應用得過度, 並誤解心智和牠底推理術了。

假如你認識出理解力是‘存在’底一小片, 那

末，你對於牠之爲一神奇的小片，就不會怪異了。存在是神奇的。‘存在’底諸部分，是互相產生的，卽，這一部分是生自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又是生自另一部分的。牠們都有牠們底先輩和因素。相對的諸部分雖是這樣的，但絕對的整體却不是如此。

我是我父底兒子，又是我子底父親；我一人既爲父而又爲子。同樣地，萬物同時既爲‘因’而又爲‘果’。雖‘父’與‘子’是兩個人，然‘父’底資格與‘子’底資格還是一個人底二種關係，而‘因’與‘果’雖區別爲二物，然牠們還是一物底二種關係。人與物，因與果，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相對的獨立體，這卽是說，是‘絕對’底相互聯繫或關係。

心智是我們所固有的，跟着心智和籍着心智而有物體之意識；牠雖爲我們所固有，然不過是和兒童底牙齒一樣，牠是生後方才發長的。我們所知道的萬物，只知道牠是宇宙底一小片。若這是神奇的，那末，因果關係之意識，也就是奇異的了。但，



在事實上，萬物底因果的依倚之智識，是天先的智識，正和一切白馬是白色的而黑馬是黑色的之智識一樣。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每一種先天的智識，都有一部分是後天的，而每一種後天的智識，都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所以，這兩種智識互相混合而構為一個範疇。

我底目的，是要使你確信：萬物都是世上的物，而因果的依倚，不過是牠底另一個名稱，正如德文之 Brot〔麵包〕在法文為 Pain，而在英文為 Bread。所以，假如天上有 Pain，天上也就一定有 Bread；假如有萬物，就一定有因果，這即是說，和‘存在’底單位有相互的關係。

因果關係底神秘性，也可以用別話來說。大家都說人類具有一種超乎經驗的智識，即人類知道不論什麼地方每一個變動發生，牠以前必定已有另一個變動。我們確實具有這種能力：在‘單一’中會認識出‘無限的複雜’，而在‘無限的複雜’中會認識出‘單一’。複雜，變動，活動——誰欲毫厘地辨

析牠們，誰欲劃下太過精細的區別呢？心智，是無限的活動和變動——即所謂：“世界”——底攝影機。牠是宇宙的變動底意識，牠具有宇宙的變動底意識。牠知道萬物有相互的關係，知道世界沒有一部是獨立的而牠底活動和變化也沒有一點是獨立的，知道萬物是聯繫的，互倚的和依於‘整體’的；這難道是奇怪的嗎？因為這種理解，於或種程度內，是心智所固有的，所以，牠知道只有變動，無限地連續的變化。而且，假如牠把任何一件事物拆離出這個歷程，牠是知道在該事物以前已有變動而在牠以後也一定有變動跟着的。

簡言之，我們必須勿驚異於自然底任何一小片，連對‘心智’這一小片也不要驚異，但驚奇於整個的宇宙。那末，拜物主義（Fetishism）就會消滅，而真的崇拜——世界真理底崇拜——就能開始。

我底親愛的佑仁，思維術並不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個緣故，我時時警戒你不要誤解。我上面所說的話，並不是要勸戒你不可驚奇於自然或藝術底

任何一小片，例如一幅風景或一個彫像。我底目的，僅在於欲使你想到整個的世界是何等地神奇，萬物是何等地美麗，而醜惡的東西是不存留的；因而，把神奇和驚異，減至適中的程度。美與醜之間的區別，是不過相對的。就使我謂僅只在偶像崇拜停止之時候真的神聖的崇拜——真理底崇拜——才能開始，你也會知怎樣去理會我底話，而不會暗說我蔑視過去的科學底教化，或暗說我恨偶像崇拜恨到忘記了我所屢次着重地說出來的話——即：偶像崇拜，也是神聖的崇拜，而‘錯誤’是通達到真理之路底一塊鋪路石。最小的物，是一宏偉的物。萬物都是真的，美的，和善的；因為整體，宇宙是絕對的真美善。我用沙勒特 (Fr. von Sallet) 底話來結束：

A sunny view of world and life  
Is balm for brain and heart,  
It is with health and beauty rife,  
With noblest works of art.

But do not for a moment think  
That it is captured in a wink  
The golden harvest does not grow  
Unless the early tempests blow.  
And only bitter woe and strain  
Will bright and lofty wisdom gain.

〔世界和生命之愉樂的見解，  
爲的是要安慰頭腦和心情，  
帶有許多的美麗和健康，  
帶有藝術底最高貴的作品。  
但你莫要一刻兒想  
在一瞬間會捉住了牠。  
黃金般的秋獲物是不會長成，  
除非早就受了風雨的飄零。  
而且只有過度的勞苦和刻骨的傷悲  
才會得到崇高而且璀璨的智慧。〕



## 17

親愛的佑仁，我底題目是世界中之最簡單的，但欲完全理解牠，却需要各式各樣的重複的陳述。因此，每一封信，在或種意味上，不過是同一論旨底複述。“這是很奇異的，”叔本華說，“我們看出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底幾個主要的命題，無數次地重申複說。……在較近代的思想家，如加德秀，斯披諾利，萊伯尼斯，以及康德，之著作中，我們也看出他們底幾個主要的命題是說了再說的。”

現在我叫你考慮着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說的話，即：哲學的主要著作底書名指示出哲學是從事於

研究邏輯，從事於解釋心智及其思維術。那末，你就會認識出我底述說之所以缺乏以種統系，是歸因於這題目底性質。牠沒有真正的始點和終點，因為牠底對象，是沒有始終的，沒有前後的，沒有上下的。

你可以反對道：心智與宇宙之關係，並不是心智所特有的，而是一件普遍的事情。那是真確的。

但，思維術之與世界智慧相吻合，是很容易看出來的。雖然萬物底普遍的相互關係是一切的事物和主體之本原，可是牠底研究是這以概括地研究一切的思想對象為務的邏輯底特殊的責任。

所以，我底功課，雖不過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然牠可以以任何地方為起點。故我常常以我在那個時候所讀的讀物做開端。今天我所讀的，偶然是著名的特凌德冷堡教授 (Professor Trendelenburg) 底邏輯底研究。這部書是很厚的，但你用不着怕我要詳細地講述牠。我對於第二流和第三流的哲學

著作，總是僅讀牠底序文，導言，或者也讀牠底起首的幾章。這樣，大概就會知道牠後面所說的是什麼。有些著作，牠對於該題目雖沒有什麼新的貢獻，然把該領域中的歷來的研究所成就的學說，較勇敢地陳述出來；這是我們所時常遇到的。我爲欲使兒子不僅信任他底父親——這樣反會使他不信任父親——故今天把我底議論與特凌德冷堡教授底著作聯繫起來。

在第二版的序文中，特凌德冷堡對黑格爾的流毒在德國所留下的“昏鈍的頭痛病”大加責罵。他說：“哲學不能夠重新得回牠舊時的力量，除非牠成爲堅實的；但牠不能堅實，除非牠是和其他的一切科學同樣地生長，除非牠不斷地發展，除非牠不再被人家當做新奇的東西，拿牠來研究，而隨後又把牠丟棄，但要人們歷史地研究牠底問題並再發展牠們。必須擺脫德國的偏見，照牠底見解，一個新規定的原則——一定是將來底哲學底基礎。這個原則，早就有人發見牠了。牠是在於柏拉圖和亞里



斯多德所奠下的有機的世界觀 (Organic world-outlook) 之中。”

特凌德冷堡教授是對的，但他忽視了：哲學家——就使是近代的哲學家——並非“各自獨立地起始”，並不“各有其自創的原理”，或者假如他們有自創的原理，這種“偽的創作”也不過邏輯——真的思維術——底歷史的發展底無足重輕的附屬物。邏輯底歷史的發展，使邏輯底對象，一代比一代明顯地傳下來。

我爲教授上的理由，而把這個意思著重地再說出來，因我以爲必須使你和高貴的讀者們確信我所說的明顯的妙語 (Paradoxes)，並不是我個人造出來的，但是自古以來的哲學家所討論底對象。我也欲鼓舞你再去讀那些哲學名著，看看最優秀的人們怎樣奮鬥離黑暗而向光明。

我爲欲使藏於人類的寶箱中的麥不被稗所掩沒，故努力闡明哲學底歷史的發展底結果，並使牠底對象更加明晰。在這里，再徵引特凌德冷堡底

話：

“哲學的研究法，有一種特別的地方，即是：在‘整體’中去認識‘部分’，並假定這‘整體’是從那決定‘部分’之思想來的。……在另一方面，經驗的研究法，牠底特點是：在牠底分散中去尋求個別的部分，至多是把牠們集合在一起，並假定每一件物都是特異的，故應該單獨地去研究。”

“一切人類的理解力總是有一種衝動，即欲以更進一步的創造的思想，來解釋神聖的萬物底奇異。當這種任務是從精細的研究着手時，那末，我們研究這一件物就不得不研究別一件物；因為萬物都指回至根本，其力量是和牠們從根本發生出來時的力量一樣大的。”

這幾句話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我們之運用心智，是要哲學地呢，抑經驗地呢？我們謀要理解‘整體’和‘部分’，這即是要尋求出一個系統的世界觀 (Systematic world-outlook) 或辯證術 (dialectic art)。

現在，我們一定先要說出：一切的思維法，不管是哲學的或經驗的，都是同一種的；這兩種不同的樣式包含着同一的核心。玫瑰花是異於荷蘭瞿麥花 (Carnation)；但牠們都具有花的性質。同樣地，哲學的思想與經驗的思維都含有思考底性質。區別是好的，但必須勿忽視牠們底同一。

有人說道：哲學家要在‘整體’中認識‘部分’，而經驗家則要在牠底分散中尋求個別的部分。但這二種研究法是同‘類’底異‘種’，並且，若忽視牠們底相互聯繫，牠們都是單面的。經驗的思想家，要在牠們底分散中理解個別的部分；然當他以爲他底精細的研究是對於‘整體’之一種貢獻時，他底思維就是哲學的了。反之，哲學的思想家，要在整體中理解部分；然當他以爲一切的部分都是整體底品性時，他底思維就是經驗的了。

可是，特凌德冷堡並沒有說得清清楚楚。我們若單面地運用這兩種研究法，就全然誤解了思維術。哲學家若以爲心智是智識和真理底唯一泉源，

他就錯誤了；因為心智不過是真理底一小片，而必須以世界底其他的一切部分去補充牠。在別一方面，經驗的思想家若以為智識和真理是只能求之於外界，而不計及心智的工具——他們藉心智的工具才能以提起他們底寶物——他也就錯誤了。實在說起來，這樣的單面的哲學家，只在論理上是存在的，這即是說，他們假定真理能夠為片面的。但在實際上，他們都不得不證明精神與肉體，內面與外界，一定是互相聯繫的。在心智底事實的運用中，世界的一切都宣告謂：‘部分’是在‘整體’中發生作用，而‘整體’是籍‘部分’而活動。

我們跡先地知道宇宙是一個整體。普遍的存在，只能視為做一個種類或一種性質的。我們若以為或者有一些東西並不備具一切的存在底一般的性質；這種思想，並不是思想，是沒有意義的思想，是謬妄。整個的世界，是最高的物體。可是，我們對整個的世界，只有一個空洞的概念。我們對於整個的世界，雖具有一個跡先的大略的概念，然這概念

是在科學底行程中逐漸獲得的。但，我們底概念，永遠不能為完全的，因為細節是分不盡的，而絕對的物體又是一個無限的變化。

關於細節，我們多少知道得精細些，但還不是精細，因為無限底最小的部分，也是無限的。一切的科學，都要尋求原子（Atom），但都沒有尋到。我們底理解所知道的，都不過是真理底賓辭或外貌；雖然牠們是真確的外貌，和我們具有牠們之真確的智識。

一切的思維法和一切的智識，都是不充足的。我之所以著重這一點，是要對抗那些把科學當做偶像之人們。我又著重一切的智識底真理，以反對那些謂我們不能探求真理而只能欽羨牠和崇拜牠的絲毫不懂的人們。所以，智識底定理謂：心智和理性以及思維術，都不是那些使我們能明瞭一切之獨立的寶盒。牠們是理論的分類，這分類在實際上僅只在萬物底普遍的相互聯繫中才有效用。明識，知悉，評判，或辨別和推斷……，都不能產生真

理。牠們只能夠以邏輯的區分和分類來把經驗弄明白和弄清楚。因為人在工作之前，先定下計畫，故哲學的研究法“假定整體是思想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神人同質的臆說（Anthropomorphic Assumption），詳細地研究起來，好像是全然謬誤的。我們底工作底心智上的計畫，是自然的原物底摹本，而且僅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心智底自由創造品。”藝術家很知道他們底思想和小說底自然的來源。把世界當為思想底產物，是顛倒的邏輯。合理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之第一個條件，就是去認識心智及其產物是世界主體底諸品性。



## 18

正如在政治史中‘動’與‘反動’是互相繼起的，也正如經濟的繁盛底時期是間隔着衰敗底時期的，故在著作界中哲學的傾向與反哲學的傾向是相間而起的。

黑格爾有一個時期攪動了德國底智識界，隨後就跟着一個安靜底時期。這個在沒有幾久之前幾乎被人當為偶像的思想界底英雄，就被人所攻擊和詬罵。差不多十年之後，哲學的微風重新吹動。邏輯底題目，智識底定理，重新為一般人所注意的對象。這運動是科學之重要的發見——如邁



爾 (Robert Mayer) 之發見熱的等量 (Heat Equivalent), 達爾文之發見物種原始, 等——所激起的, 故自然科學與哲學可以比喻做二個礦工, 他們在二端開掘一條隧道, 已經差不多要完成, 兩方之靈敏的耳朵, 都能夠聽得見他方之鐵錘底揮打和工具底響聲。

這個比喻, 雖含有好多真理, 然也會使人誤解。生理學不能由解剖蛙兔由解剖頭腦, 而探求出心智是什麼。沒有什麼顯微鏡, 沒有什麼望遠鏡會發現出理性和真理底性質, 或會顯示出辨別術底內容。

該格爾, 繆勒, 斯泰達, 和諾勒底語言學, 也不能藉任何原始的語言之助, 來解決這“一切智識底最後的問題”。

同時, 我並沒有否認這些學者之協作底價值, 但只表明出這個開掘鑿道的比喻是極不全的。馬克斯關於經濟公式所說的話, 可應用於邏輯公式, “當分析牠們時, 不論是顯微鏡或化學的試藥 (Ch-

emical Reagent), 都毫不適用。一定要以抽象力 (Power of Abstraction) 去代替牠們。”

自然科學與哲學之在最終的時候會聚合，並不是因為牠們都照牠自己底片面的樣式掘開去，但是因為這二個礦工在工作後就會面來交換他們底經驗。而且，哲學家依然可以為主要的人物，因為他們是邏輯專家，故一切可用的東西，不管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都利用牠們。在別一方面，自然科學家有他們自己的專門事業，然他們之增進邏輯，是比較次要地和被動地。

自然科學有牠自己底單元論，與哲學的德謨克拉西的單元論是不同的：在自然科學的單元論中，自然科學並沒有尊重哲學的研究底歷史的結果。諾勒是一個很著名的單元論的自然科學家。他名他底一部著作為單元的思想 (Monistic Thought)，但在牠底內容中，却示明出他是一個極不清楚的兩元論者。他談及“因果關係底兩元的性質”，且謂心智不僅照“機械的”因果關係而發生

作用，還照另一種因果關係而發生作用。他稱這另一種因果關係為“知覺的因果關係”（Sensory Causality）。

照他底意見，世界只有二種品質：“世界底真實的和客觀的品質，只是動作（Motion）與感覺（Sensation）而已。……動作是真正地客觀的，……牠只能使我們知道現象。感覺，則構成萬物底內在的性質。每一個主體，不論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原子，都具有萬物底二種品質，即，動作與感覺”。

所以，我很細心地在諾勒底著作中找尋關於下面這兩個問題之解釋，即：為什麼萬物底性質應該兩元地劈分為外界的和內在的，及為什麼感覺應該不被視為動作底一種。但我所能找到的，只是諾勒底“單元的”研究底二元的思考方法：

正如叔本華把“意志”（Will）給與整個的世界，而諾勒則以感覺給與整個的世界。

康德及其“評判的哲學”，在他們底時代，主張謂：我們底心智，僅只知道自然底現象，然因果關

係底神祕的法則，却指示向一個隱晦的物體，牠並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但人只能夠信仰牠，我們可以尊崇牠，但應該勿以科學去擾混牠。叔本華，一個聰明的承繼人，他雖具有很大的才能，然並沒有使哲學大進步，他以他底發見——即，意志是世界底性質——來使‘因果關係’底問題神祕化起來。康德和叔本華這些人底學說，現在穿起新的衣裳來——尤其是諾勒底學說——並且與科學底最近的發見混合起來。席林 (Schelling) 和黑格爾以批評的方法，來顯示出康德之把‘外形’與‘本質’，‘因’與‘果’，劃分為二，是不合邏輯的。但席林與黑格爾底成就，全然被諾勒等所忽視了。

假如有人問道：哥德與席勒 (Schiller)，莎士比亞與擺輪，誰是較偉大的詩人呢？你很知道這個問題是很蠢笨的。所以，你勿以為我是想欲把黑格爾擡高過康德或把康德擡高過黑格爾。他們好比是歷史底動輪底兩個輪齒。假如第二個齒壓着第一個齒所已壓過的東西，用蟬聯底程序就可以很

自然地把牠說明了。

自然科學也是解決世界問題之一個很有價值的協作者，可是，不是因為牠是在直接地開掘着邏輯的隧道，也不是因為牠旁涉及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研究，但是因為牠以‘自然力底統一’或‘物種底統一’這一種的廣博的對象，來照耀心智——邏輯底特殊的對象——並使心智成爲可以觸知的。可是，要科學地表現這個特殊的對象，必須具有哲學底全部武器。

現在你切不可爲我自負到要把我底渺小的人格放安於座上，做爲唯一的真的哲學家。我很知道我這個自學的人，有種種缺點。但因為我在少年時，就很誠懇地和無偏見地求謀理解我底研究底高尚的對象，故我相當地相信自己具有能力好解決牠。在別一方面，我知道我缺少智識，不能夠把人類的心智底性質——心智底性質在科學上已有好多的推究——表現得如牠底高貴的性質所應得的那種樣式和那種語勢。可是，假如我常時把我底

嘗試的著作貢獻給大眾，我將用這句話來自懲：—直到現在，米賽亞 (Messiah) 還沒有出世，他隨後會來；而我願做施行浸禮的約翰 (John the Baptist)。〔譯者註：米賽亞指耶穌，約翰在約但河為耶穌施浸禮。〕

你，我底親愛的佑仁，當我靈感勃發而溢流時，會冷靜地理解我底話，並把那些話降低到牠們底適當的程度，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崇拜偶像之人。雖一切的研究都不過是個人的心智底產物，然每一個人底心智，是那宇宙的心智——智識是由牠成就——底一部分。我底諸信札底結論底論點是：生產智識之心智，確是人底一部分，但牠更加是世界底一部分；牠是普遍的世界心智，絕對底理性，絕對的理性。

研究這在工作着的心智，並不僅是研究牠在製鞋時，在解剖學中，或在天文學中的，但在一切的領域中，在無限的中，在絕對中的；思維術或邏輯就是從這研究求得來的。‘無限’誠然是惟只存在

於諸有限的部分中，而你不能夠直接地理會這‘無限’；你只能直接地理會某一個相互關係的部分。而且當你理會某一個部分之際，你一定要知道每一部分是‘無限’底一個有限的部分，是宇宙底一個有限的部分。

在他底智識單元論之導言與證據 (Introduction and Proofs of a Mon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中，諾勒列舉出新的論點之後，譏嘲地添說道：他“不是要說出關於絕對之任何新的關鍵”。因為這個緣故，我欲指摘出他底“單元論”是種很淺薄的，牠沒有呈獻出事物底概念，而僅呈獻出物底名稱。

赫克爾教授 (Professor Ernst Haeckel) 對於這問題，知道得稍多一點，他在愛新諾斯 (Eisenach) 之自然科學第二十五次大會之演講中，他稱自然底單元論為“宏大的汎神論”。他以為一切宗教底精義是“確信萬物底最後的毫不會錯的共通的因素”。他接着說道：“承認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

頭腦是不能看透萬物底最後的因素。‘評判的自然哲學’ (Critical Natural Philosophy) 與‘獨斷的宗教’ (Dogmatic Religion) 就爲一致的了。”有一些自然科學家，以爲人類底腦力太有限而不能認識萬物底“毫不會錯的”(故還有點不知的)共通的因素；赫克爾教授是不是這樣的自然哲學家之一個呢？——我是不很清楚的，而且這著名的科學家他自己或者也不很知道。因爲他再說道：“我們對於自然之智識越進步，我們就越接近那不會達到的初始的因素。”他又再說道：“形式最單純的單元的信仰，其最高點就是確信上帝與自然是合一的。”

現在我問道：假如‘自然’，‘上帝’，和‘絕對的真理’是一物，那麼，我們對於萬物底初始的因素，豈不是已知道一點了嗎？在那種情形中我們有什麼必要把人類的智識說得那樣低卑，或，用黑格爾底話來說，指定牠專管玩笑和憤怒呢？

那麼，你就可以看出赫克爾對於絕對的自然，



就比較那不願絲毫涉及自然和絕對之諸納稍爲重視。但我現在之目的是在於使你相信：不論是諾勒或赫克爾或一般的“自然科學”，都非直接地開掘那會使我們明瞭智識底限制和萬物底初始的因素之隧道。在別一方面，我們底把心智當爲自然底一小片之選講，却栽培一自然科學，——這自然科學包括着“自然科學”，正如念四小時底絕對的‘日’包括着十二小時底‘日’和‘夜’一樣。

有限制的“自然科學”，以感覺得到的諸事物爲牠底主要的對象。光和聲，目和耳底對象，還是包括在牠底領域之內。嗅和嘗底對象，却立於分界線的上面的。但所謂心智的科學，如文法學和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道德學和法律學，尤其是邏輯學，却全然沒有被牠包括進去的。

假如我們記住這種限制是純粹形式的，那麼，這樣的限制是很好的。當謂“一切是動作”時，是和所羅門 (Solomon) 之謂“一切是空虛”一樣的。每一件物是曲的和直的，每一件物是大的和小的，每

一件物是暫的和久的，每一件物是真理和生命。但這樣說並沒有指出世界中怎樣有區分，並沒有解釋動作中怎樣有靜止，謬妄中怎樣有意義。

我們欲邏輯地區別，就必須要知道一切是等於一切；要知道這一切，宇宙，或絕對，是牠自己底因，而且是萬物底初始的因，牠包括一切的區別，連因果底區別和心物底區別都包括在內。



## 19

黑格爾說：“哲學應該謹防牠自己願欲被人當爲啓信的。”這個話的意思，是謂：宗教的情感，決不是科學的思想。但，這句話也有一種相反的意思，即：思想若沒有升高達到萬物底啓信的相互聯繫——不管是由於輕浮，抑是由於褊狹，使牠們囿於或種特殊的部門——就決不是聰明的世界哲學。

我在以前的某一封信中，經已著力地說：上帝的概念——假如你還允許用這個可厭的名稱——或絕對底概念，是邏輯的世界觀所不能缺的。我希

望把牠證明得使你更加相信。

你知道在我底字典中，一切的宗教和教派底神祇，都被稱爲“偶像”，而這種稱呼是很對的，因爲牠們都是“彫刻的偶像”。不崇拜整個的宇宙，而崇拜宇宙底無緊要的小片。

宗教，由牠們所崇拜的偶像，顯示出牠們毫沒有知道心智及其辨別術；而科學則常時由牠們底非啓信的漠視，顯示出牠們對於心智及其辨別術也絲毫沒有知道。

宇宙，是一個很通常的概念。大家都很熟悉牠，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但牠實在是一切概念底概念，是一切物體底物體，是牠自己底因素，除牠之外，沒有別的因素，也沒有別的物體。世界底一切，都包含於世界整體 (World-all) 之中。這好像是極顯明到你或者會奇怪我爲什麼要浪費許多話來談這樣明顯的事情。但當你想及人們不斷地在世界之外搜求‘世界因素’ (World-cause)，‘世界起端’ (World-beginning)，和超越的真理時，

你就會看出他們沒有理會整個的世界底概念，宇宙底概念。假如承認這種事實，那末，證明宇宙是一切因素底因素，一切起端底起端，和一切真理底真理，就並非是一件不需要的事務了。

現在你也許會說道：想欲立刻就理解整個的宇宙，是很鹵莽的。這種抗議，照說者對於這句話底字面所賦與的意義，在一方面是對的。但我還是希望當我解釋出並不是詳細地而是一般地理解這整體(All)，不是精微地理解一切事物，而只是概括地理解這整體時，我之所為是很正當的。而且，僅只這整個的宇宙底啓信的概念，才會使你理解人類的心智，思考，及其藝術。我們所欲理解的，並不是這個或那個概念，而是整個的概念，整體的概念。你會不再耽於迷信謂思考力或理解力是一件超出於世界底相互聯繫之外的東西。我假定你現在對於思維術已很有研究，不會把世界上任何事物摘單去思維。因為一個人若想像謂一段紫或一塊石是一件單獨的東西，與日光，空氣，地球，月

球，和太陽是沒有關聯的，那麼，他對於這個世界底萬物所具有的概念是極粗野的。

我主張謂人類的推理力及思維術之智識，是與‘世界概念’分不開的。並且，我欲這句話被理解爲：辨別內在的心智與外界的世界並不是錯誤的；但這些區別僅只是這個在本質上是無分別的物體底形式上的區別，是這絕對的世界整體底形式上的區別。

這個真神——即普遍的真理——底概念，由牠底分析，示明出：牠包括着思維術底特殊真理，如同牠包括着其他的一切別科學一樣，但牠却又極特殊地包括着思維術，因爲思維術一定不可像其他的特殊科學一樣地囿於任何特殊的對象，但在牠底意志和本質上就一定要爲‘世界智慧’。

所以，欲理解宇宙，就是欲明確地知道：這個萬物底物，在牠自身之外和除牠自身之外，並沒有起端，沒有因素，沒有真理，和沒有理性。欲理解宇宙，即是欲認識出：當一個人超出世上的無限而躍

入空幻的超越主義 (Fantastic Transcendentalism) 底領域時，他是非邏輯地應用這所謂形而上的邏輯的範疇 (The so-called Metaphysico-logical Categories) ——如始與終，因與果——是誤用心智，是積極地非啓信的。下面這一首問答的詩，很好地示明和斥責這種思考力底範疇的誤用：

“And when my life has passed away,

What will become of me?

The world has one eternal day,,

‘Thereafter’ cannot be.”

〔“我死之後，

將變爲什麼呢？

世界是永生的，

不能有‘以後’。〕

你欲求得宇宙之意義，就一定要亟力理解宇宙雖是包括着一切的相對的東西，然就全體來說，牠是與‘絕對’或啓信的神合一的。

如若你欲對於世界有聰明的見解，就一定要



知道那些被人稱為反對和矛盾的東西，牠們底自處之道，並不是與偶像崇拜者底邏輯所幻想的和教訓的一樣。照偶像崇拜者底邏輯之見解，上帝和世界，魂靈和肉體，真理和錯誤，生命和死亡，等等，是不能調和的反對物，是互相排拒的，是不能夠同在一起的，一定要依照永久的理性底法則把牠們分開。但，這種矛盾底學說。是一個全然褊狹的教堂屋尖似的智慧，牠不會使心智清楚而反使牠混亂。誠然，死異於生，黑異於白，曲異於直，大異於小，‘會滅亡的’異於‘永生的’。誰會蠢到否認那種事情呢？但連那些在表面上最矛盾的和最反對的東西，也很易把牠們歸於同一種或族，和把母胎中的雙生子歸於同一種或族一樣地容易。男的與女的既可以同居一巢，故最差異的物，雖牠們底性質不同，也可以為同一的，也可以為同一徑口底二顆子彈。現在的你，與為小兒的你，一定是同一個佑仁，然同時又是不同的佑仁。生理學者甚至說牠們能夠計算一個六十歲的人底肉，骨，皮，和毛變

換了幾次。老人雖是與初出世的他是同一個人，然他從沒有爲同一的。

你從這個實例，就會看出：一切的差別是屬於一個性質——一般的，最高的，普遍的，絕對的，和神聖的性質——的，而這個絕對的世界體，是崇高地啓信的，因爲牠包括萬物，而且是萬物底終始。

這位‘世界神’ (World-God) 是不過一個觀念麼？否，牠是真理和生命！而且，所謂“上帝底存在之實體學上的證據 (Ontological proof),” 與我在邏輯底聖殿中所宣告的‘世界真理’，是很符合。這是很有趣的。這種證據，是博學的安色倫 (Anselm of Canterbury) 最先提出。雖是如此，然也要有笛卡爾和斯披諾利以他們底名聲來贊助他。他們主張謂“最完善的物體” 必然有存在，因爲否則牠就不能爲最完善的。

“我很理解，”笛卡爾在論正確的思維術 (Concerning the Method of Thinking Correctly) 底第四節中寫着道，“當我承認一個三角形底臆說時，

我一定要承認牠底三角底總和是等於二正角。但沒有東西使我確信這樣的一個三角形底存在。可是，在我所具有的最完善的物體底概念中，我看出‘存在’是與牠不能拆離地聯繫着的，正如在三角形底概念中，其三個角底總和是與二正角不能拆離地繫着的。……所以，上帝之是完善的物體或存在得如完善的物體，最少是和任何幾何學上的推證一樣地確定的。”

這種主張，我以為是和日光一樣地顯明的，並且應使你全然確信：存在的不是超越的偶像，而是絕對的完善的‘世界物體’底真理。假如你欲說這完善性是不十分偉大的，因為牠有許多很明顯的缺點，那末，我要叫你不要辨別到毫厘絲忽，但要清醒地認識出：這些缺點之屬於完善，和惡慾之屬於美德——僅只戰服了惡慾的試誘才為真確的美德——是一樣合乎輯運的。完善，假如沒有缺點可戰服，那末，完善底概念就一定是一個愚笨的概念了。

現在，讓我說幾句道歉的話，因為我不斷地把‘宇宙’和‘宇宙底概念’互易着，來做結束。我時常把一件東西底觀念，說得好像牠是該件東西之自身。可是，當你看見一張你所不認識的人底照片時，你豈不是就問：這是誰？所以，你豈不是把這張照片去代替那個人之自身，而沒有過失和誤解嗎？概念——或觀念——與本物的關係，是和照片與原人的關係一樣。這一段話，也反對這種不正確的邏輯——牠只知觀念與物體之分離，理性與其對象之分離，但沒有會悟這樣的區別底形式性，沒有領會世界底一致，沒有領會啓信的和最高的真理，沒有領會最高的物體底真理。

我底親愛的佑仁，這封信是代啓信辯護，但僅代那包括着非啓信——因為有非啓信，啓信底舉止才鎮靜而莊肅——之啓信辯護。你假如欲稱這樣的世界觀為汎神主義(Pantheism)，一定要記住牠不是感情的，過於興奮的汎神主義，但是常識的汎神主義，是帶着無神的意味的崇奉。



## 20

親愛的佑仁！

今天我欲和教師教書時那樣的精確來陳述我底主張。

白捲心菜底概念包括過去的和將來的一切白捲心菜。

捲心菜底概念包括紅的, 白的, 和許多別種的捲心菜。菜底概念包括更廣的領域。植物底概念所包括的更廣。有機體的領域更加廣大。最後, 世界底概念包括我們所知的和未知的一切東西, 我們不能知道牠底終末, 故稱牠為無限。

假如我們循這條路追溯去，我們立即就看出宇宙的概念分爲二部分：世界和概念。我們因而看出世界是可理解的，而概念是世上的。我們知道牠們是聯繫得很緊密，各爲各底主辭而同時又爲別底賓辭，而且，不管我們左看或右看，總看出概念是在世界之中而世界是在概念之中。

我們所研究的對象，誠然是概念——或較精確地說，是概念底能力——而不是在牠之外的世界。再者，概念底能力，不過是一切的觀念之集合名辭，所以，不過是純粹的和單簡的觀念之另一名稱。但我所不斷地反復申說的，是：我們不能以那與世界底別部分脫離開的概念爲我們底研究底對象，因爲那樣的概念一定是空洞的抽象，牠僅只與世界——例如，捲心菜或別的特殊的概念——聯繫，才能夠具有內容。

白捲心菜，捲心菜，菜，植物……等概念是特殊的概念而同時又是一般的概念。牠們都不過是相對的。捲心菜底概念，當牠與牠所包括的各種菜

比較時，牠是一般的或抽象的；當牠與某底概念比較時，牠是特殊的和具體的。一切的概念都是如此。牠們同時是抽象的而又具體的。僅這最終的概念，世界概念，既不是具體的，而又不是抽象的，但是絕對的，邏輯之理解所不能缺少的就是這絕對底概念。

我們剛才看出世界概念是由世界和概念這二部分構成的。同樣地，化學家告訴我們謂水是二種原素構成的，這二種原素拆開來不能為水，混合就構成純粹的水。但我們用不着這樣遠的實例。我底燈子，照牠底現在的構造，是異於把同樣的材料而照別的無意識的樣式合在一起的。

所以，世界概念是一個比構成牠之諸部分還要優越得多的主體。為欲使這個意思明確之故，我將尊稱這由世界和概念所構成的主體為“宇宙”，使牠別於牠底諸成分。

現在，我不怕任何詭辯家 (Sophist) 把我底話塞入我底口，宣言道：包羅世界的思想，或宇宙，



是絕對。牠包括萬物，而世界和概念雖是牠底成分，但僅只代表分類或相對。

我們欲理解思想，但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思想，而是包羅世界的思想，哲學上的思想，牠不僅是思想，而是活的真理，宇宙，絕對，或最高的物體。

宇宙之與牠底諸部分，是和望遠鏡之與牠底諸集光輪(Concentric rings)一樣。我們底心智，是一種特殊的輪，牠使我們看見集中的東西底整個的形像。我們底眼睛之所以注視着這個照相機——我在前面的某一封信中這樣地稱呼牠——不是爲牠自己之故，也不是爲牠底照片之故，但是爲原物——普遍的世界——之故；而普遍的世界，是我們底研究底目的。這是和人家購買佛勒德列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底照片一樣。不管購買的人對於這張照片如何繫念，到底他不過是繫念着這位老戰士。思維術也是這樣；牠所求的是絕對，是世界智慧；可是，牠不是爲智慧之故而求世界智慧，而是爲那包含真理之世界之故而求世界智慧。

假如我簡簡單單地說世界，而不詳細地述說世界概念，那末，我可以把這冗長的討論刪短。但若如此，我就一定把我底論點失去——我底論點，是：人類的心智是世界底一部分；抽象的區別把心智當爲是從世界其餘一切部分分開出來的部分，需要用一個包括一切的名稱來稱呼‘整體’或‘絕對’。

絕對的概念是絕對底概念，是最高底概念。不僅以前所歸於上帝的一切的真美善可適用於牠，但牠也使一切的思維有邏輯，一致，和形式。

柏拉圖是一個對於思維術有許多貢獻之哲學家，雖然牠沒有充分地說明牠。在他底稱爲“哥基亞斯”（Gorgias）的對話中，他使蘇格拉底說下面這一段話：“你以爲人們是爲欲他們不論在什麼時候所做的事而從事那事呢，抑是爲他們從事該事時的目的而從事那事呢？例如，那些吃醫生所叫他吃的藥之人們，是爲欲吃藥而吃藥呢，……抑爲他們吃藥時的目的——即，健康——而吃藥呢？……”

同樣地，那些到海外去貿易的人們，並不喜歡他們所做的職業；因為誰願意在海上受苦和冒險呢？他們所欲的，是他們航海的目的，即，求富；他們是為求財富之故而航海的。”

柏拉圖因而謂：人們底直接的目的，並不是他們底真正的目的，而是達到最終的目的之手段，是達到福利或求“善”之手段。他繼續說道：“所以，我們當求善之際，我們去的時候就去，因為我們以為那是較善的，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之站住，也是為着同樣的善。”

現在，我們比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更進一步。正如人類的行為之真正的目的，不在於直接的目的，而在於最一般的目的，在於福利；正如倫理的行為僅只人類的公共福利才會證出牠們是正當的；所以，世界底萬物底生存之因，不能求之於直接的環境，應該求之於廣大的無限的宇宙。那萌芽，滋長，和結實的植物，其因素並不是埋於土中的種子，如農夫所想的一樣，而是地球，太陽，風，和氣候，簡

言之，是全個的宇宙，而這全個的宇宙包括着種子裏面的胚胎。

假如我們把這種見解應用於我們底特殊的對象——思考力——我們就看出牠不是偏狹地人類的力量，也不是超越的力量，而是普遍的宇宙的力量。據荷馬（Homer）所說：永生的神，他稱呼萬物所用的名稱，是與那些非永生的人們所用的不同。但你一會悟了絕對底概念，你就會理解神底語言，你就理解出心智之自身不過是很微的小塊，若與宇宙聯繫，就是宇宙的一個成分，是‘絕對’底一個成分。

萬物都有兩重性質，牠們都是無限的，無窮的，和未知的東西底有限的部分。正如一切的東西是小的而又是大的，是暫的而又是久的，故人類的心智所包含的東西，是可知的而同時又為不可知的。我們不應崇拜思考力。然我們也不應忘却牠底神聖的性質。人應謙卑，但不要狗似地屈服於超越的精神，而要驕傲地意識到他底精神是真的精神，

是宇宙的真理底精神，而挺直身體地行着。

一切的東西都能夠用眼去看，應所看得見的那些東西也包括在內。正如眼睛是視覺底工具，故心智是概念底工具。正如眼鏡和各種鏡是幫助眼睛觀看之手段，故感覺，經驗，和實驗是幫助心智思想之手段。心智備有這種工具就能夠同化牠底概念中的一切的東西。牠理解一切，但只是相對的意義上的“一切”。我們之理解一切，是和我們用錢去購一切一樣。我們自然只能買到那些有出賣的東西。我們不能用錢去購買理性和日光。我們能以眼睛去看一切的東西，然還不是一切的東西；聲音氣味是看不見的。正如一切的東西是大的而又是小的，故一切的東西是可知的和可想的而同時又是不可知的和不可想的——這是照“一切的東西”這個名辭在人底語言或神底語言中含有什麼意義而定。這個名辭有兩重意義，一是應用於任何特殊的東西，一是應用於整個的宇宙。人類的心智是普遍的，但牠只是一個普遍的小部分。

看那顏色很壯麗的罌粟花。你看見整個的花，但你並沒有全然看見。你沒有看見牠底香味或牠底重量。在人類底語言中，“整個”是謂相對的整個，這整個同時又是部分。宇宙底每一細小的部分都是這樣的具有兩重性質的東西。但在神底語言——這是哲學所說的語言——之中，僅只絕對的宇宙是整個。

當所討論的題目不是心智而是世界底別部分——如，眼睛——時，絕對底普遍的觀念就不很重要，因為視覺底能力和貨幣底能力一樣地很少有在形而上學上被妄用之危險。

我們知道謂眼睛能看見牆角底周圍，能看透過木板，或能看見花底香味，是和白的粟色一樣地沒有意義的。我們底眼睛雖不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然並不阻止牠們為能看見一切的東西（一切可看得見的東西）之普遍的工具。

假如你理解這道理，你就也看透出那些大呼“無識瘋”的教授們——他們照波斯列蒙 (Du Bois-

Raymond) 之樣子,坦開腹部在沙泥上打滾,而誠懇地嘆道:主呀!主呀!——底可憐的智慧。人類的心智 誠然是無智識的,這即是說牠是不斷地學習着,因為自然中有無窮的材料供牠學習。自然底每一微細的部分中總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正如每一朵瞿麥花中總有一些看不到的東西一樣。但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照那些無智識的人們——他們底心中已有一個超越的怪物,故很難理解人類的心智——所指的意義來說,這樣的萬物底不可思議性或任何一物底不可思議性,僅只對於‘偶像崇拜者’才存在的;這些偶像崇拜者不很了解真的精神,和他們之不很了解真理底精神一樣。

正如我們確知在天上不能有沒有刀柄和刀身的刀,或白的黑馬;正如我們確知智識底能力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不能為絕對的能力,但總是一種特殊的能力。知識底概念,和刀底概念一樣,是只能為一種有限定的工具。刀可以有許多種類,心智也可以有許多種類,但在牠自己底皮膚之外,在牠底

特殊的概念底範圍之外，就沒有什麼刀或心智存在。

你可以藉這種標準，去量度那些超越地妄想  
着智識底無限的能力之人們底愚蠢的思想。他們  
對於心智或宇宙，可思議的東西或不可思議的東  
西，都沒有正確的概念，因為否則他們就不會那樣  
無意識地談論“知識底限制”了。你也知道僅只從  
這絕對底概念，才能看清楚理性底相對的有限性  
和無限性。





## 21

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人民的邏輯，尋求這個最高的物體。人民知道牠一定是供人使用的，但問道：供誰使用呢？柏爾（Baal）呢，抑耐布察尼沙（Nebuchadnezzar）呢？一切其他的東西，都隸屬於這最高的物體，牠使我們底思想和行動有統系，一致，和邏輯；但牠是在哪里，是誰，是什麼呢？隨後發生出這個問題：我們怎樣才會知道牠呢？既然超越的默示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末，只有兩條路可行，即：理性和經驗。

通常的思想都以爲這兩條路是分開的；但，這

種想法是錯誤的。牠們實在只是一條共同的路，牠籍經驗的理性 (Empirical Reason) 或理性的經驗 (Reasonal Experience)，使我們認識出：最高的物體，是萬物所歸屬的，不是特殊的，不是一部分或一微片，而是整個的宇宙之自身。

我們爲康健而吃藥，我們爲求富而勞作。但不論是康健或財富，牠們都不是目的。當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吃的時候，康健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假如沒有康健，克羅沙斯 (Croesus) 底一切財富有什麼用呢？所以，康健和財富一定要合在一起。這樣，還是不夠的。在我們底身體中，有一種精神，驅使我們前進。還有別的寶物和需要，例如，‘滿足’一定是牠們之中的一件。但，世界底驅動的精神，是那麽不知足的，是那麽無限的，是非得到“一切的東西”不停的。一切的東西，整個的世界——那是真正的和最後的目的。

我在前一封信中，提及了蘇格拉底及其學派，他們在那與經驗離開的理性之路上徘徊，要尋求

最高的物體——他們稱牠為真，美，和善。柏拉圖的對話，描畫了一幅很壯麗的真理底形像，示出：真理並不是康健也不是財富，不是勇敢也不是虔信，而是“最高的善”，但牠也和別的東西一樣，是僅依倚於人之對於這些東西之理解和運用。照此，牠們有時是善，有時是惡，牠們不過是相對的“善”。愛與忠，信與實，誠然是善的，但並不是善；牠們不過是“具有”善。我們所欲尋求的，是那在一切的場合中都是絕對地真的，美的，和善的東西。

當蘇格拉底叫他底門徒定下‘善’或‘合理’底定義時，他們大都列舉許許多多善的和合理的行為，而蘇格拉底不斷地不得不教訓他們謂這並不是他底詢問之目的。他們列舉特殊的美德，然他所欲知道的是什麼是絕對的美德。他們詳舉善的東西，然他所欲尋求的是善，純粹的善；而善的東西，具有惡的品質，僅只在一定的場合中才是善的。

蘇格拉底派隨後發見出僅‘洞悉’或心智能確定帶領他們達到‘絕對’之條件。他們以為‘洞悉’，

人類的心智，哲學，是神聖的。因此，他們就求得了他們底名言：“明識你自己”，——這名言在他們底用語中是等於：退入於你自己和血之裏面去。但，他們並不因而能把心智當做‘神底諭語’ (Oracle) 用。後來的基督教的哲學家，當他們變更他們底研究底對象底名稱，把真，美，和善，改為上帝，自由，和永生時，那種方法也沒有較好的運氣。

在歷史底行程中，人們對於邏輯底對象，給與許許多多的名稱，因而引起了混亂；我們欲擺脫這混亂，必須記住不論是異教徒的或基督教徒的研究，都把他們對於‘絕對’之探求，建立於最高的物體之理解底固有的需要——牠應為一切的和行動之基礎——之上。多神論一定要有一位最高的神，不管他底名是基亞斯 (Zeus) 或周披德 (Jupiter)。因為有這種統一之需要，故多神終極自然為一位永生的神所替代。哲學家與神學家之分別，只是前者之尋求世界底支點，(Fulcrum of the World) 於現實的地域比於想像的地域多。古代的哲

學，經過了二千多年的傳遞，終而生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邏輯，牠知道心智是求知這最高的物體之工具，不過心智切不要默思，但要跑出牠自己之外，並且意識地把牠自己與整個的世界聯繫起來。構成這最高的物體，永生的真，美，善，和理性的，就是這種聯繫。其餘的一切東西，用柏拉圖底話來說，“僅只具有牠底性質”。

蘇格拉底派雖為許多空幻的飾物所妨礙，然他們還是向着真正的邏輯跑；因為不論是康健或財富，或任何別的善，或任何別的美德，都不能使他們滿足。他們所欲知道的，不是真的現象，而是真理之自身。真理是宇宙，而人若欲合理地運用他底理性，若欲對於這最高的物體——照這名辭底古典的意義說——有合理的見解，就必須認真理為宇宙，為唯一的真理。

舉世的人都談邏輯，都謂思維必須合於邏輯。但，我底兒子，你假如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並不願僅在言語中過活，但也欲精確地知道那些辭句應

該有什麼意義，那末，你就很難找到一本書對於邏輯底對象有充分的闡明。最好的書，在下面所說的意義上，或者是聖經。假如你是欲尋求始與終，目的與運命，簡言之，是欲尋求那會給與你以及萬物一種明確的扶助，尋求萬物所繞之而動的中心，那末，聖經並不告訴你歷史底某一部分底起端，但告訴你一切歷史底絕對的起端和終末，告訴你一切存在底一般的目的和命運。那就是我所稱為邏輯的。

宗教的神話並不使獨立的思想家滿足，他們謀求從他們底自己的研究來使他們底頭腦也有一致和邏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這一方面有很好的功績。後來的哲學家，加德秀，斯披諾利，康德，也有很好的貢獻。他們所共同蒙受的主要的妨礙物，就是這固執的成見：人類在他自己的頭腦中能夠有理性。假如人類有這麼樣的理性，牠還不是合理的理性。囿於腦殼的心智，並非如古代的哲學家所想的——一樣，牠自己是沒有智慧的。所以，智慧並

不是從研究頭腦而可以得到的。黑格爾說得對：理性是在頭腦之中，牠是在一切物之中，“一切的東西都是合理的。”我再說道：‘一切’ (all) 是“現實的純粹的西蒙” (Real Simon Pure)

你對於“研究你底頭腦”這句話不會誤解吧。我並不反對精細的默想，但只要你知道人們之把思想與看，聽，觸分開，把心與身分開，是不對的。哲學家欲在理性或智識與世界的別部分之聯繫之外，在經驗之外，找尋理性或智識，是與基督徒欲在肉體之外找尋解救一樣。尤其是對於心智底性質之研究，幻想謂應該爬入心智底自身之裏面去研究。

誰欲知道星，就望向天；誰欲增進他對於植物的智識，就去採求植物。但，誰欲研究心智，切不可研究頭腦，也不可用解剖刀來解剖頭腦。他雖一定會找到頭腦，然並不是心智，也不是理性。

而且，頭腦也沒有和許多過於熱烈的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容易割開的。那些研究頭腦底本



質之解剖學家，很知道這種本質並不是某一個人底頭腦所含有的；但是許許多多人底頭腦都具有的；他也知道一定要精細地研究了許多頭腦之後才能找到一般的頭腦，牠是異於彼得底頭腦，也異於保羅底頭腦。這就可以指示出你底頭腦並不僅是你底頭腦，但也具有這普遍的頭腦底性質。你從這個實例，就很易判定你底理性並不是單你自己底理性。黑格爾說得對：不僅人是合理的，但“一切的東西都是合理的。”

誠然，那些最腐敗的制度可以用這句格言來做護符。所以，有人說邏輯大家黑格爾並不是民衆底哲學家，而是皇家的普魯士邦底哲學家。我不欲污辱他，也不欲代他洗白，我也並不是忽視了他把邏輯底偉大的宗旨遺留於神祕的深奧底狀態之中。但我認識出：連那些最壞的偏見，最可憎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在牠們發生的時候和情狀中，也是很正當的。反之，最合理的事物，因被時間底車輪所壓，而變成爲腐敗的和合理的。簡言之，

“善”並不是任何特殊的制度，而是建立於宇宙底相互聯繫之中。僅只‘絕對’是絕對地善的。因為這個緣故，不僅資本家底報紙底保守的編輯人是十足的黑格爾信徒，但那些共產黨宣言底革命的著作家也是十足的黑格爾信徒。



## 22

親愛的佑仁！

蘇格拉底說：我們行路的時候，行路並不是我們底目的；我們站立的時候，站立也並不是我們底目的。我們總有較遠的目的，一直推論下去，最後，一般的福利是我們底行為底真正的目的，換言之，“善”是我們底行為底真正的目的。更詳細地解析，你就會看出你底私人的善或福利，所謂自私的福利，是很不夠的。

你不僅與你底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和朋友有關係，但也與社會和國家有關係，最後，你是生

活於整個的人類之國際關係中的。你底福利是依於他們底福利，依於整個的人類底福利。

我很知道那些眼光褊狹的人們底眼界沒有廣於他們站在禮拜堂底屋尖時所能看見的。他們之思維，是以這句壞格言爲準則：襯衫是比外衣較合身。假如我必在襯衫與外衣之間擇一件來穿，那末，我寧願不穿襯衫而穿外衣，不願穿襯衫而無外衣致成爲衆人所譏笑的對象。一個老人假如他種一株或者他不能親眼看見其結實之樹，他就不是——一個這麼凡俗的人，不然，他一定撒下那些今年夏天就會結實之種子了。

在這里，我們必須想到蘇格拉底底門徒們，他們尋求這以‘善’爲名的‘絕對’，他們只從道德的立點——尤其是人類的立點來思想牠，而並沒有在最終的時候也從宇宙的立點來思想牠；所以，他們是褊狹的。正如康健和財富是合在一起的，而且人類的福利，並不僅是康健和財富，但需求一切<sup>三</sup>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美德，所以，‘善’並不包括於全人類

底相互關係之中，但是超越過這些關係，而與全世界繫在一起。若沒有全世界，人是不能爲什麼的。沒有光，他就沒有眼；沒有聲，他就沒有耳；沒有物理學，他就沒有道德。人並不是萬物底尺度，而人與萬物之聯繫——或很密切或不很密切——反是全人類底尺度。褊狹的道德並不是善——照‘善’這個字底最高尙的意義說——，宇宙或最高的物體才是絕對的真，美，善，是，和理。

我在前信中，說及普遍的合理性，謂並不僅人是合理的，但山，谷，森林，和田地，以及笨伯和惡漢，都是合理的。你很熟悉下面這句學生歌：“從高峯所來的是什麼？”你也知道牠把什麼東西都弄成爲皮的。牠說有一座皮的山，一個皮的車夫，一封皮的信，連父母和姊妹都是皮的。我之所以提及這首歌，是欲藉此來說我是很知道當我們說皮是合理的和理性是皮的之時，我們就一定會引起了語言的混亂，而這種混亂的語言，並沒有異於動物之吱吱，呻呻，和咆哮。語言僅只當牠以各種名稱來

區分世界和辨別萬物的時候，才是合理的。

這是很易明白的。但那些沒有受過邏輯的訓練的人們，亂用他們底心智，把區別誇大到忘記牠們之間的聯繫。他們這種錯處，很難看出。萬物不僅是分開的，但也是聯繫的。可是，邏輯以前沒有認識萬物底相互關係，故該受譴責。理性底科學，常時把理性和經驗當做是兩件不同的，沒有一樣共通的性質的東西而研究。所以，我亟力主張謂：無理性的經驗和無經驗的理性，都是沒有的。

那些爭辯理性與語言誰先誰後之語言學家，都同意謂語言和理性是繫在一氣的。我們不能夠沒有運用理性而說話，或沒有意義而談話，因為歧歧，啞呀等，都不是語言。在另一方面，沒有把世界底萬物特殊地分開，沒有辨別皮革和女人，或理性和經驗，是不能夠有語言的。

自然地，皮革的美人底觀念，不過是一個很幼稚的浪費。然牠是造來示明一切的名稱和事物底辯證的互流(The Dialectic Interflow of all Names

and Things)。牠直接地示明出：照正確的意義說，理性僅是存在於人底頭腦中，可是，當不知道和不記住謂人類的頭腦是與一切的頭腦相互聯繫的，而理性是與世界底一切相互聯繫的，所以，照這名辭底最高的意義來說，整個的存在和僅只整個的存在是合理的，那末，‘理性僅是存在於人類底頭腦中’這句話就不真確了。

你欲當研究任何對象時都能合理地運用你底理性，你就一定要知道整個的世界是同一性質的，連皮革和你底姊妹，也是如此。皮革與你底姊妹，中間顯然是有一個很闊的深淵，可是，牠們都具有同樣的材料和同樣的力量在活動着，正如一隻黑馬具有和白馬一樣的馬底性質；所以，從這觀點看起來，你底姊妹確實是皮革的，而皮革是像你底姊妹的。這樣的話是很奇妙的 (Paradoxical)，然我說得這樣極端，是要充分地著重一切的存在底絕對的整一性 (The Absolute Oneness of all Existence)，因為牠是理性底合理的運用所不可缺的基礎。



試再以現在激動民衆底思想之問題爲示例。在民衆政治中，有兩個潮流。一個潮流是稱爲‘行爲底宣傳’。這個潮流，在俄羅斯和愛爾蘭是以炸彈，火藥，和子彈來施行的。另一個潮流是言語底，投票底，和合法的煽動底宣傳。當討論這兩個潮流之差異時，若抱着一個目的，欲確定哪一個策略，對於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和爲什麼是利便的，那末，每一種策略都要把牠底相對的真理表現做爲絕對真理，所以，這種討論是不合理的。但假如你已領悟尋求真理之方法，已知道運用你底推理力之真正的方法，你就會今天在這裡贊助這個策略，而明天在那裡則贊助那個策略，然還認識出一切的路都是達通至羅馬的。假如有一些同志有時舉手反對你，你還要把這些反對者當做朋友，而你底鬥爭，連肉搏的戰鬥，還不過是相對的鬥爭，是以理智來運用刀槍。

我們底普羅列搭利亞的邏輯，是寬宏大量的，而不是狂熱的。這種邏輯不願爲無感情地合理的，

也不願爲無理性地感情的。牠並不廢除去友與敵之間，真與僞之間，理性與愚笨之間之差別，但牠使那誇大那些區別之狂熱安靜下去。牠底根本的格言是：只有一個絕對，即世界整體。

你要好好地記住：世界整體底概念，若在牠之外或除牠之外還有東西，那末，這樣的概念——假如有這樣的概念之可能——是比‘一塊木的鐵’還要悖理。你，同時因而看出：一切的差異，具有一種共同的性質，牠不容許兩物或兩個意見之間有超越地廣闊的差異。因爲宇宙是最高的物體，故一切的差異——連那些意見之差異也在內——都是極不是本質的。

爲欲研究邏輯之故，你要時時特別地注意本質上的差異，並且以你底日常的經驗來查核牠。

我們藉我們底邏輯，學會了神底語言，而在這種語言中，只有一個物體，即，普遍的或一般的物體。在別一方面，人類底語言，却稱每一細小的部分爲一個“物體”；但這樣的物體，只能爲相對的物

體。

麥田中的每一穗麥，牛皮上的每一根毛，甚至一穗麥或一根毛底每一微小的部分，都是一個相對的物體。但這些相對的物體，同時是非本質的無關緊要的附屬物。因此，世界底諸微小的部分之間的差異是本質的而同時又是非本質的；換言之，牠們具有相對的本質；而且只具有‘最高的物體’底性質；牠們與這最高的物體相比，就成爲絕對地非本質的。你之是好是壞，你底國家之是快樂抑是愁苦，是自由抑是不自由，對於你和我是極重要的，但對於絕對的大整體是斷然不緊要的。在宇宙的歷史中，任何一個國家底運命之意義，並不大於我底頭上的一根頭髮之意義，雖然我底頭髮沒有一根是偶然有的但牠們都是很有聯絡的。所以，每一件物，摘單出來就爲非本質的東西，普遍地相互聯絡起來就爲必要的，合理的，本質的，和神聖的微細的部分。

現在，我們就要說出牠全體底寓意。人類的理

性——邏輯所研究的特殊對象——參與於這個一般的物體。牠不是單獨的物體。牠若為單獨的物體，就一定是空空洞洞的，就不能產生出任何智識。心智僅只與物質的頭腦聯絡並與整個的宇宙聯絡，才能存在和動作。思維不僅要用腦，但也需要整個的人；不僅需要整個的人，但也需要宇宙的相互聯繫。單惟理性並不顯示出什麼真理來，藉理性所顯示出來的真理，是這個一般的物體——絕對——底啓示。

假如你對於理性是如斯地思維，那末，我底兒子，你對於世界的思維是合理的，是聰明的，合乎邏輯的，和正確的。



## 23

### (甲)

雖然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實在的起端，因為我們是生活於無始無終的宇宙之中的，但我們這些難免一死的人類總必定有一個起點。因此，我就回溯從柏拉圖起到黑格爾止——雖然在柏拉圖之前和黑格爾之後還有許許多多哲學的思想——的邏輯史。這兩個人名，是兩個發光點，照耀在這兩點之間的萬物。

我們底先輩底錯誤，是和他們底實證的成就一樣地有教育的價值。那通達至普遍的世界觀之

扶梯底梯階底形式上的錯誤，對我們特別有教訓。我們在扶梯上走上走下或者是太不規則了，但現在英國公園底迂曲的路徑都改爲筆直的法國式的道路了。

蘇格拉底·柏拉圖派之不於個別的善中尋求善，但在一般的善——當做“純粹的”或絕對的東西——中尋求善，不在諸美德中尋求美德，但在一般的美德中尋求美德，——這是他們之一種成就。但把個別的與一般的之間的分離過於誇大，是錯誤的；而這種錯誤使他們不能成功。照柏拉圖之意見，疾馳於地上的道路上的是白馬和黑馬，但疾馳於柏拉圖的“觀念”之中的，疾馳於觀念的烟霧之中的，是一般的馬，牠既不是棕的，也不是白的或黑的，既不是和賽跑的馬一樣地輕快，也不是和拉車的馬一樣地遲笨。柏拉圖的邏輯缺少我們底現在的——或者你寧願稱牠爲將來的——德謨克拉西的邏輯所教的，即：一切的事物底相互關係之一般的理解，謂萬物雖有各種差異，然是一類底諸

種。這特殊的事物與一般的事物之間的邏輯的關係，在高貴的柏拉圖底頭腦之中是顛倒的。

他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的時代很相像；在那個時代，夏令派斯 (Olympus) 是在崩潰的狀態之中，和現在的基督教國 (Christendom) 是在崩潰的狀態之中一樣。希臘的神話之對於世界之合理的解釋，其不能使柏拉圖滿足，是和基督教的神話之不能滿足我們一樣。他欲不從微小的傳統的故事之路昇上到宇宙的真理，但欲科學地，和一切的哲學一樣地，昇上到宇宙的真理。他底意向是很好的，但軟弱的肉體不能勝任這千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務。

我剛才說影響柏拉圖底哲學的，就是這教會所撫育的對於‘特殊’與‘一般’之間的關係之顛倒的見解。讓我較詳細地示明出：他底宗教的顛倒的見解，是什麼構成的。

風，湧，日光，化學的和物理的力量，簡言之，各式各樣的自然的力量——這些力量都是自然底



一般的力量底諸種標本。希臘人對這些標本都以極清醒的眼光去看牠們，但，一般的自然，做爲齊亞斯 (Zeus)，高坐於夏令派斯。同樣地，希臘人很熟悉美的東西，但把美描寫做一個不能近的女神——亞弗羅得德 (Aphrodite)。誠然，哲學家已不再相信舊時的神祇，可是他們還是把‘一般’或‘類’神秘化爲‘觀念’。柏拉圖的觀念，和異教徒底神祇一樣，是‘一般’或‘類’底神秘化。而且，柏拉圖——一個多神主義底苗裔——在這里露示出他雖很能辨別善與善的物，美與美的物，真與真的物，但他還不能理解一切的一般性是混合爲整——底絕對的一般性，故真，美，和善是合一的。對於‘對絕’的研究，要等到基督教的——神主義援助牠，才變成爲單元的。你從這一點就可看出宗教和哲學是有一章是共同的，這一章是以‘萬類底類’ (The Genus of all Genera) 爲其研究之對象。信仰與科學之差別，是在於科學已不再服從想像及其器官——牧師——之指揮，但謀求以較精確的思維，以

心智，來領悟其所研究的對象物。所以，信仰與科學之有一部分相結合，是很自然的。

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說：“當一個婦女是強壯的時候，她之爲強壯的，難道不是依照着同樣的概念和同樣的力量而說的嗎？“同樣”這個形容辭底意義，是謂力量不論是在男人或在女人中都沒有什麼分別。”

這段話徵引自柏拉圖底孟農 (Menon)，顯示出柏拉圖的研究是研究着‘一般’——在這事例中，是研究着力量底一般性，牠在男人和女人中，在牛和騾中，在張三和李四中，都是同樣的。我們依藉着‘類’，才知道黑馬和白馬都是馬，狗和猴都是動物，動物和植物都是有機體，而整個的世界底各式各樣的東西是聯繫在一氣，或者說，是同樣的。柏拉圖只局部地會悟出這種同一，例如，只限於對於能力，理性，美德，等等。但，謂一切的東西無限地是同樣的；謂每一‘種’也是一‘類’，而每一‘類’相對地也不過是一種；謂事物以及觀念，肉體以及靈魂，

是同樣的，——這些道理却留待急進的德謨克拉西的邏輯去發見。

柏拉圖對於‘一般’所具的概念是褊狹的，故對於智識或科學所見到的原理也是褊狹的，即對於心智及其功能所具的概念是錯誤的。蘇格拉底的柏拉圖和柏拉圖的蘇格拉底都稱‘明識’(Knowing)為‘記憶’(Remembering)。他們要稱頌‘明識’，就叫我們不要信仰教士，但應以理性去研究。可是，他們所教我們的，還是錯誤的研究法，褊狹的思維術。

在孟農一書中，蘇格拉底研究美德是什麼。他並不裝起教師的樣子。他知道人家稱他為最聰明的人，但他解釋出這樣的稱呼是對的，因為別人都自以為知道得很多，而他底智慧却在於謙卑地知道他並沒有知悉什麼。他並不教他底門徒什麼是美德，但鼓勵他們和他一同去尋求牠。可是，他對於研究之觀念，是錯亂的。

他以為靈魂，“永生的靈魂”——牠死而復活，

永遠生存，無所不知，但必須“記憶”——是屬於永生的物——他超絕地把永生的物與難免一死的物分隔開來——的。因此，思忖和研究，在他看起來，是頭腦底棍棒，是‘回憶’或‘冥想’。他之尋求智識，並不是藉自然科學而於世界底相互關係之中尋求牠，但是冥想地在人類的頭腦之中尋求牠。

爲欲弄清楚他底記憶論(Theory of Memory)他在孟農中叫一個無學無識的奴隸來，而開始將幾何底根本的原理教他。他向這奴隸問種種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排列得很精細的——叫他回憶那些原理，來回答那些問題；在開始時，他回答得錯誤，但後來他就回答得很正確了。蘇格拉底就很滿意地藉這事實來證明出那一個人底頭腦是具有跡先的智慧。但蘇格拉底·柏拉圖的邏輯忽視了這樣的智慧是需要那些僅只由內界與外界之聯合才會印入記憶之概念。所謂具有先天的智慧之永生的靈魂，後來騷擾了世界很久。

你切不可因爲我這樣批評柏拉圖，就以爲我

是輕視他。反之，我是極賞識他底神聖地永生的著作。“尊重蘇格拉底，尊重柏拉圖，尊重亞里斯多德，但更尊重真理。”我也要使你確信我是一個極稱頌自然科學之人，但我還是欲告訴你說牠是耽於褊狹的推理的。

邁爾(Robert Mayer)，一個發見熱的等量(Equivalent of Heat)之很有天才的人，嘗證明出地心吸力底力，電底力，汽底力，以及熱底力等等，都不過是一個力量底諸種類，一般的天然力底諸種類。但，不，不確是那樣的！他確定那些力量互相代替時之數量的關係。邏輯的智識，因而前進，知道個別的力與一般的自然力僅只在形式上有分別，在本質上是同樣的。達爾文在他底物種原始中，成就了一個類似的證據。但不論是邁爾或達爾文，都沒有把那一般的表式應用於邏輯所要求的‘世界單位’。你若欲懂邏輯術，就一定不僅要知道一切的力都是力底樣式，個別的動物及物種是動物的本性底變異，但也要絕對地確信只有一個存在——牠是無

限的神聖的物體，除牠之外，就沒有什麼神，一切的力量，材料，和變更，都包含於牠底裏面；這種確信，是不能有例外的，是和你知道你底存在那樣確定的，是和你知道在月球上‘部分’也是小於‘整體’那樣明確的，是和你知道火是燃燒的那樣明顯的。

這是先天的智識，其他的一切智識都是牠底結果；你必須先喚起牠，先“記憶”牠。

所以，我們底普羅列搭利亞的邏輯教你不要和那些古代的哲學家所為的一樣地耽於內省的默思，不要說五官是欺騙者而閉着眼睛塞着耳朵掩着鼻子地尋求真理，同時也不要和許多自然科學家一樣地相信謂人不藉心智就能夠看見，聽見，和嗅出智識。

誤用心智之過失，是一件違犯聖靈（Holy Ghost）之罪。蘇格拉底·柏拉圖的記憶論，是這種罪惡底一個極端，而我們底近代的科學——牠純粹從外界找求真理和僅只把那些可秤的和可觸的東西做為真理——是這種罪惡底另一個極端。

因為這一封信與下面的一封信之關係比較平常的來得密切，故我把牠們合為第二十三封信，而以甲乙分之。

## 23

### (乙)

我底兒子，我們今天還是柏拉圖之賓客，並且我欲指示給你看：雖自然科學在柏拉圖的時代還沒有發生牠底第一根羽毛，但這位哲學家就已忖度到牠底頑固的褊狹性了。誠然，在或種意義上，柏拉圖的理性之褊狹，並不減於現在的一部分的所謂精確科學 (Exact Science)。但柏拉圖的邏輯至少有一點優越的地方，即，牠眺望‘至高無上的’而褊狹的自然主義還只囿於瑣屑的境界。所以，我希望你會高興去較精密地研究：在柏拉圖的冥想



之翼下的真理，宇宙，怎樣會露現出來。

蘇格拉底在法鐸 (Phaedo) 中說道：“那末，靜聽我的話。薛柏呀，我在少時極高興研究自然科學，因為我以為知道一切的東西底因素，知道一切的東西怎樣開始怎樣存在和怎樣消滅，是一樁很莊嚴的事情。我一件想過一件，熟思了許許多多東西。是不是如有一些人所主張的一樣，動物是當冷與熱開始分解之時生的呢？使我們能夠思想的，是血呢，抑空氣呢，抑火呢？抑或不是血，不是空氣，不是火，而是頭腦呢——頭腦產生一切的知覺，如看，聽，和嗅，而知覺產生記憶和思想，而記憶和思想當牠們底工作完畢的時候就產理解呢？再者，當我考慮這一切的東西底消滅，以及天上和地上的變動的時候，我就最終地覺得我自己是很沒有能力好從事於這種整個的研究了。這已夠對你證明出：這種整個的研究，使我對於從前所很熟悉的事物都懷疑起來，我甚至忘記了我嘗以為是知道的許多別的事情——例如，人是怎樣生長。我以

前想道，人人都知道人之所以會生長，是因為飲食之故。因為我們把食物吃進去，可為肉的變為肉，可為骨的變為骨，人身底其餘的別的成分也是如此；故人之從小長為大，從低長為高，好像是很自然的。你豈不是以為這是很合理的嗎？……把這事情再想得深遠一點。我以為：一個人若站立於小的東西之一旁，看起來他是大的，是高了一個頭；而一匹馬在另一匹較小的馬之一旁也是如此。或者，較明顯點，十是大於八，因為牠是多了二，二尺長的東西是長於一尺長的東西，因為牠多了一尺。”

薛柏隨即問道：“你現在怎樣想呢？”

蘇格拉底說：“齊亞斯神為證，我以為我是離知道任何一事物底因素很遠。我甚至不承認一加一之等於二是因為一加於一。因為我不明白牠們當未相加之時怎樣被人當做一，而現在牠們相加，這是牠們之變為二之原因。我也不能使我自己確信假如把一來除，這種除是牠之變成為‘二’之原因。因為這是和求得‘二’相反的方法。

“但當我聽見有人從一本書，他說是安那克沙哥拉斯（Anaxagoras）所著的，讀到了一個主張：排列萬物的是理性，理性是萬物底因，——我很快樂，因為求得了萬物底因素。……現在，假如有人欲尋求萬物底因素，欲尋求萬物底起源，存在，和消滅，他只要找出什麼是維持其存在之最好的方法。……所以，對於他自己以及關於一切別的事物，只要研究那最好的，他就會知道那壞的，因為好的和壞的之理解是同樣的。想及這種說法，我就很快樂，因為我能夠相信已找到了一個教師，他對於萬物之因之見解，是和我底見解一樣。我所指的，是安那克沙哥拉斯，牠現在會先告訴我地球是圓的抑是平的，然後由於比較哪一樣是較好以解說牠底必然和因素，並示明出這樣是比較好的。當他主張地球為萬物底中心的時候，我希望他解釋出地球之為萬物底中心為什麼比較非為萬物底中心好；而當他解釋了之後，我就決意不再尋求別的因素。同樣地，我決意尋求太陽，月球，和其他星球

等等底因素。……因為我相信他既然謂理性排列萬物，就一定以為萬物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如此是最好的，而不會再引用任何別的因素來說明萬物了。

“但，我繼續讀出而且看見：人們並不用理性以成就什麼，論及萬物底排列，也並不引據何種理性，但引用空氣，水，伊太（Ether），及許多別的駭異的東西。我於是不得不把這希望捨棄去了。

“我以為他也是和別人一樣，說蘇格拉底以理性成就萬物，但當他臆列我所做的尋底因素時，或者說，第一，我是坐在這裡，因為我底身體是由骨和筋構成的，而骨是堅的且是由關節分開的，筋之組織使牠們能伸能縮，等等。同樣地，假如他欲徵引我們底談話底因素，他一定要引述別的類似的事物，如聲音，空氣，聽覺，以及許許多多別的東西，但全然不引及這個真正的因素，即：因為他們判我有罪就較能討好雅典人，所以，我也以為依然坐在這裡是較好的，並且以為忍受他們所判決的

刑罰是較公正的。因為我若不以為聽從政府是比逃走比較公正和比較美好，則我底骨和筋早已就給狗吃下了，或早已就被帶至麥加拉 (Megara) 或波亞特安斯 (Boeotians) 了。

“所以，臆列諸如此類的因素，是很不合邏輯的。但，假如有人謂我若沒有這類的東西(筋、骨，以及我所有的一切東西)，就一定不能做我所欲做的事，他是說得不錯的。但若謂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筋骨這些東西，而非出於對於美好之自由選擇，那末，就說得太過淺膚了。這表明他沒有能力認識出萬物各有因，而因又有其因。然有些人却稱牠為因。因為這個緣故，有些人以為從天上降下一陣旋風，繞地球而吹，以這旋風來解說地球怎樣會不散；另有一些人，則以為地球是安放於空氣之上，好像是一個廣闊的槽安放於腳架之上一樣。”

上面是蘇格拉底所說的話；他底話雖有點不合時式，但我還是叫你時常細心讀牠。所引的話，雖稍長一點，但我想最好是勿刪得太短，並且要把

牠底大意表述出來。

這一段話所說的，就大體說起來，是和我在以前的信札所說的一樣。照蘇格拉底之見解，我們底一切的舉止和行動都具有一個較廣大的和較一般的目的，而他稱這目的爲“善”，所以，我們之幹壞事，也是爲‘善’而幹的。人總是爲了求某種福利之故而犯惡罪。是錯誤的善和誤解的善。把這道理應用於自然科學，即是謂牠誤解了牠底一切的良好發見底相互關係。這種誤解，在現在還是真確的。自然科學所認識的相互關係，雖然一天比一天廣大，但還不知道絕對的相互聯繫，特別是不知道心與物之聯繫或思想與現實之聯繫。自然科學是跟約翰福音書 (Gospel of John) 的樣子：亞伯拉罕生伊撒，伊撒生雅各……。但牠忘記了這些祖宗究竟並不是祖宗，而是老耶和華 (Jehovah) [譯者註：猶太人稱上帝爲耶和華] 所生的。希臘的自然科學，是很粗俗的；故蘇格拉底很輕視牠。我們，在另一方面，現在很有理由好重視自然科學。因爲這

個緣故，我才以牠底顯著的實例，來示明出：若忽視普遍的觀念，其世界觀就必然是褊狹的。

自然科學自蘇格拉底以後，獲得了很豐富的經驗，故現在的自然科學，比在安那克沙哥拉斯時代的自然科學精確得多。牠告訴我們萬物是怎樣起始，生存，和消滅。我們可比老蘇格拉底欣喜得久些。可是，你一定要更進一步地從邏輯學知道：一切的生長，存在，和滅亡，都不過是形式底變更。自然科學底因，實在不過是宇宙底果。牠們是理性——假如理性不是單獨的而是與‘世界整體’互相聯繫着的——底果。我再說道：我們底心智，並不是我們底，牠並不屬於人，但連同着人都屬於宇宙。理性和世界，真，美和善，連同着神——你不應該崇拜牠，但應於精神中和在世界中，於真理中和在現實中，去理解牠——都是一物，一體，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永遠是同樣的。

蘇格拉底顯示出他對於“好和善”以及理性所具有的概念，還是褊狹的，神人同性論的 (Anthrop

omorphic), 而並不是宇宙的。他有一種成見, 以為理性是比世界底其餘的部分古老, 牠是統治者和預先的計劃者; 他為這種成見所支配, 而這成見現在還支配着那些相信上帝的無學識的人們。在別一方面, 我們底理性論, 却很知道我們底頭腦中所具有的精神, 不過是世界精神底發射。可是, 你切不可以為‘世界精神’是一個星雲的‘世界怪物’, 是一個奇巨的精神, 但應該把牠視為自然的宇宙, 牠雖有一切的變動和一切的差異, 然永遠是合一的, 真的, 善的, 合理的, 最現實的, 和最高的。





## 24

我底兒子，我們所欲尋求的思維術，並不是純粹的和形式的，而是一個與實際聯繫着的學理，是實際的學理，是學理的實際；牠並不是一件孤獨的東西，並不是一件“單獨”的東西，但是與萬物聯繫着的；牠與宇宙有一種聯絡。所以，我們底邏輯是哲學，是世界智慧，是形而上學。我把形而上學包括進去，不過牠不可排拒任何東西，連超越的東西也不可排拒。我們底邏輯，教我們道：豐裕也和一切的東西一樣，假如具有意識和必要的限制，並在適當的時間和在適當的地方舉行，例如在懺悔節

(Shrovetide Festivities) 的時候在庫龍 (Köln) 的地方舉行，是一種極合理的和最高尚的樂事。

一切的大哲學家，都尋求並實行這樣的思惟術，生活，和世界智識，雖然有許多哲學家是求幽靜和忍欲。世界是隱居於茅舍中所能理解的嗎？

是和否！當你遊歷過許多地方之後，最好是退你來研究，把所得的印象加以分類，而思索哪一種生活方法是對的。這樣地，與世隔絕的思想——這是照該字底相對的意義而說的，即，與觀察和經驗，與享樂與生活，相聯繫或相接觸的——是一個真實的教主。肉體和靈魂是聯在一起的，若把牠們分開，就必須記住這樣的分開，拆離，和區別，不過是形式上的，而牠們實在是一物，是一物底諸品性，這一物是無限地偉大的，偉大到一切別的東西都不過是牠底邊緣。

辨別術無限地區分這個無限的物體，同時知道萬物在真理中是無區別的，是互相關聯的，是合一的

不僅是俗人忽視了這個真理（因而忽視了絕對的真理），但哲學的名宿也是不理會牠的。數千年來，‘雲肉兩元論’特別阻礙人家理解宇宙的相互關係。全部哲學史不過是心物單元論與心物兩元論相搏之歷史。哲學是逐漸地向單元的目標前進的。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一顆光明的三角星熄滅之後，哲學的天空就為黑雲所蓋滿。異教徒脫離開舞臺，而基督教及其教會底教義統治了人們底邏輯，一直到在近代底開始時新的科學的光明升起來才止。在近代的早期的最著名的思想家中，加德秀和斯披諾利尤為特著，而他們自然只能相對地和困難地釋放他們底思想。斯披諾利——猶太種人——之反對褊狹的思想，和主張一種宇宙哲學，是特別有趣的。他寫一篇論理解之改進及論求事物底真確的智識之最好的方法（*Treatis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on the Way by which it is best to a true*

Knowledge of Things)。他，和我們一樣，是在尋求最好的方法，真的方法，真理底方法。他，和我們一樣，想謀研究和實行最好的思維術。

他開始說：“經驗告訴我：日常生活所呈獻的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虛的。我又看出了：我所懼怕的一切的東西，其為善與為壞，不過是照牠之使心怎樣想而定。故，我最終決意研究是否有真正的善，……是否有一種東西，若發見牠和達到牠，就永久地獲得一種固定的和最高的明瞭。……在生活中所最常找到的，和人類所視為最善的，都可歸結為：財富，聲譽，和感覺的愉快。”

斯披諾利隨後就揭露出這些通常所稱為善的東西底陰暗的方面及其空虛，謂牠們“在其本性上是不穩定的，”然他所欲尋求的是“永久的善”，這永久的善，“所不穩定的，是牠底達到的程度，而不是牠底性質。”

但怎樣會尋到這永久的善呢？

“在這裏我只簡約地說明出我之所謂真正的

善，而同時最高的善，是有什麼意思。我們欲完全理解牠底意思，就一定要記住：善和惡，不過是相對而說的，故同一樣東西，照牠底關係，可以稱之爲善，也可稱爲之惡。‘完美’與‘不完美’也是如此。”

斯披諾利，預先決定他底研究底目標，發見出：真正的，最高的，和永久的善，是“統一一底智識”，在這統一一底智識之中，靈魂與整個的自然是在一起的。他說：“這就是我所求的目標”。

“我們欲達到這目標，必須研究道德，哲學，和兒童教育底原理，以及全部的醫學；因爲康健是很可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標的。我們也不可忽視機械學，因爲有許多困難的事物可用藝術來使其爲容易的。最要緊的，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改進理解之方法。”

我底親愛的學生，我們又再說到我們底題目底樞紐。心智是誰或是什麼，牠從什麼地方來，往什麼地方去？答案：牠是——顆光——牠不在牠自身

之內發光，但照耀着外面的整個的世界。因為這個緣故，那些以思想底能力為牠底對象之科學，雖是一種有限制的科學，然同時是一種普遍的科學或普遍的世界智慧。

但，一種特殊的科學欲為一般的世界智識，豈不是矛盾嗎？一切的智識，一切的特殊科學，都包括於一般的智慧之內，豈不更好嗎？我欲對於世界有聰明的見解，豈不是一定要明識一切的事物嗎？任何一個頭腦，怎樣能夠欲求獲一切的智識，欲知道一切的事物呢？答案：你不能明識一切的事物；但你很容易知道：你底特殊的智慧以及一切他人底特殊的智慧，是一般的智慧底諸部分，合起來就構為一個相對的整體，而這個相對的整體，聯合世界的一切，就構成為絕對的物體。這種理解，是純粹地邏輯的理解，同時是普通的理解，普通的物體底理解。

蘇格拉底尋求美德和“最善”，斯拔諾利尋求固定的和最高的明瞭，然他們限於人類的生活底

狹小的範圍，而沒有達到宇宙的相互關係。你切勿因此而弄不清楚。他們求達他們所要的對象時所用的手段和工具，是心智。而心智的研究，一定領引至心智底研究，必須引至“理解底改進”，領引至“理性底評判”，領引至“邏輯”，終而必領引至這智識：思考底能力，是單元的‘世界總體’底一個分不開的部分，是絕對底一個分不開的部分。這種智識，幫助一切的思維，使牠們有一致，理性，和意義。

斯披諾刺尋求怎樣改進心智時，說了一句話，我以為是值得加以較精密的注意的。他說：假如我們欲尋求改進心智之方法，我們豈不是一定先要改進理解，使我們能夠尋出這樣的方法，使我們能夠認出達到理解底改進之路。這樣推論下去，豈不是沒有終局的嗎？“我們必定要有一把鐵錘來鍛鐵，而我們欲有鐵錘就一定要先造鐵錘；但我們欲造鐵錘，先要有別的鐵錘和其他的工具，而欲有這些東西，又先要有別的工具，這樣地推論下去而沒有終局。我們必定不可這樣就證明人是沒有能力



好鍛鐵。人，在開始的時候，藉他們底身體底自然的工具，僅只完成那些最容易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吃力和很不完美。他們逐漸地完成那些比較困難的工作，而且做得比較省力和做得完美一點。這樣地，他們從最簡單的勞動，進而運用工具。”

我對於他這個推究銳利的智識之歷程，最稱贊的，就是他不把鐵錘當做一件有限制的工具，不和那些思想沒有訓練的人所想的一樣。牠以爲鐵錘並不是一對鉗。斯拔諾利謂當打物的時候，拳頭就是鐵錘；而一塊石頭和一根棍棒更加是鐵錘了。一對鐵鉗當用來釘鐵釘的時候就成爲鐵錘，而一把鐵錘當用來拔鐵釘的時候就成鐵鉗。不論是拳頭或棍棒，理性或非理性，都是一樣。換言之，萬物是分開的，但從沒有過度地離開得如空幻的夢想家所想的一樣。正如鐵錘與鐵鉗，鋸與銼，是工具底類底諸部分，故萬物是‘整體’底諸部分，是‘絕對’底諸部分。所以，親愛的佑仁，你就應該認識出相對與絕對之間並沒有一個無橋可渡的深潭；並不

是可以把一個稱贊得高入天雲而把另一個咒罵得墮入地獄。你應該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是辯證法地相互關聯着的；無限，永生，神聖，僅生活於有限，於特殊的事物；而在另一方面，世界底諸部分，僅能生活於整體，於絕對。簡言之，把你底概念，提高到爲宇宙的概念，並不是要你崇奉這至高無上的物體，而是要你從一切的部分去認識牠。

——完——

